الله
رسول
محمد
伊斯兰
与
佛教
阿德南•奥克塔尔（哈伦·叶哈雅）著
马 滔 译

世界上，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一些人对佛教起了兴趣，主要是受到了其迷信、玄密以及奇异特色的激励。通常地，那些接受佛教的人并不是因为相信其哲学逻辑，而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其“神秘”氛围的吸引而进入这一迷信当中的，因为它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其它哲学非常不一样，也非常奇异。有关佛教的书籍和电影将佛描述为巨大的神秘之源。同样地，佛教僧侣们也成为了玄密与神奇的知识拥有者。他们用他们的袈裟、光头、修行方式、复杂的仪式、庙宇、坐禅、瑜伽以及其它类似的奇怪行事迷住了西方人。这本书用《古兰经》的光辉检验了佛教的迷信特征，让你清晰地看到这一迷信宗教的更多荒谬层面。当我们以《古兰经》的光辉来考虑佛教的外表、经典、基本信仰和修行方式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其基本哲学是建立在非常怪异的信条之上的。事实上，它的修行包含着的奇怪的形式引导其奉行者们去崇拜石头和粘土做成的偶像。

作者简介

作者阿德南•奥克塔尔以笔名“哈伦•叶哈雅”成名，一九五六年生于安卡拉。他曾在伊斯坦布尔的米玛尔•希南大学学习艺术，后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哲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作者出版了众多有关政治、信仰以及科学方面的书籍。他的主要努力方向是驳斥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披着科学外衣的现代神话。哈伦•叶哈雅的书吸引了各类型的读者——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也无论他们的年龄、种族或国籍如何。因为这些书开拓了读者们的视野，促使他们去思考有关诸如真主的存在、真主的独一等重大问题，帮助他们从无神论的谬误体系中摆脱出来。

寄读者

本书中有一章是专门针对进化论的，因为这一理论组成了所有反精神哲学的基础。从达尔文主义反对创造的事实以及真主的存在的一百四十年以来，它让许许多多的人抛弃了自己的信仰或陷入疑惑当中。因此，揭露其欺诈性是关乎信仰的一个重要责任，让人们认清真相是当务之急。由于有的读者可能只有机会阅读我们的一本书籍，我们在这本书中放入特定的一章来阐述这一课题。

在作者的所有著作中，有关信仰的论述均出自《古兰经》明文，而对经文的解释则清晰透彻，号召人们学习遵行。作者简洁流畅的写作风格使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容易理解和阅读，即使是严格的无神论者也难免被书中精彩的事实论述所吸引，无法辩驳。

本书及作者的其它著作均可作为个人阅读或团体学习研究之用。这些作品极具说服力，只为真主的喜悦而成书，对有志于宣传伊斯兰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推荐人们阅读这些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你不会发现作者的个人观点、建立于可疑来源之上的解释、以及未经考证的方面，也不会发现那些会在人们心中引发疑惑的悲观思想理论。

伊斯兰

与

佛教

阿德南•奥克塔尔（哈伦·叶哈雅）著

马 滔 译

作者简介

哈伦•叶哈雅为作者阿德南•奥克塔尔的笔名，他于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安卡拉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学业之后，相继在伊斯坦布尔的米玛尔•希南大学学习艺术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哲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出版了许多有关政治、科学和信仰的书籍。哈伦•叶哈雅是著名的反进化论作家，他的作品揭开了进化论者们的伪面具，以及达尔文主义与诸如法西斯主义等血腥意识形态的黑暗关系。

哈伦（亚伦）和叶哈雅（约翰）原是与反抗思想进行斗争的两位先知的名字，作者的笔名就是为纪念这两位尊贵的先知而起用的。作者在该书封面选择使用最后的先知的印章，象征着本书的内容与之有关。该先知印章代表着《古兰经》（最后的经典）与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最后的先知。在《古兰经》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的指引下，作者致力于反驳每一个无神论思想体系。

哈伦•叶哈雅的所有著作都只有一个目的：传播《古兰经》的信息，鼓励读者们思考诸如真主的存在、真主的独一和后世等信仰问题，并揭示无神论体系的虚伪与谬误。

哈伦•叶哈雅的著作在很多国家深受喜爱，从印度到美国，从英国到印尼，从波兰到波黑，从西班牙到巴西都有众多读者。其中一些作品被译为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阿尔巴尼亚语、俄语、波斯尼亚语、波兰语、马来语、维吾尔语和印尼语等多种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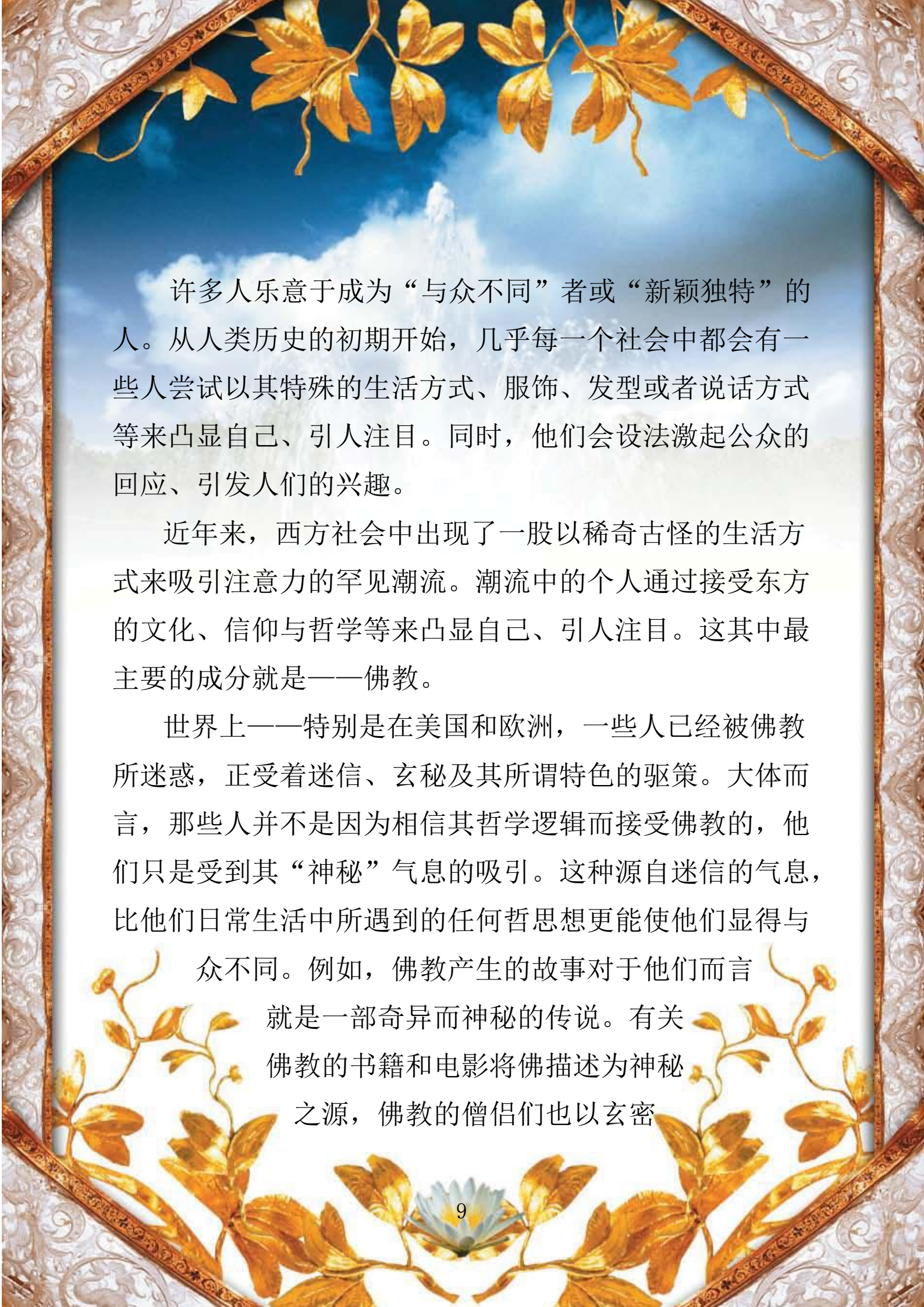
在世界各地获得高度评价的这些作品，为许多人树立并加强了对真主的信仰。阅读和研究这些著作的每一位读者，都可体会到其具有的简

单明了、自然流畅的笔调，以及科学合理的观点。那些认真阅读并对这些著作进行思考的读者们，不会再拥护无神论或唯物主义哲学，因为这些书具有不可抗拒、不可辩驳的特点。即便有人依然坚持谬误去辩护，他也只能以感情性顽固去辩护，因为其观点支柱已被驳倒。当今的一切悖谬思潮，在哈伦•叶哈雅的作品面前，均已实际性失败，感谢哈伦•叶哈雅写作的这些书籍。

无可质疑，这是《古兰经》的智慧与清晰的结果。作者的目的不是以自己的著作骄傲，而只是希望能以此作为人类寻求真主正道的一个工具。另外，这些作品的出版和印刷，不以任何物质利益为目的。

因此，鼓励他人去阅读这些作品、开拓他们思想和心灵并指引他们成为真主的真诚仆人，是一项意义非凡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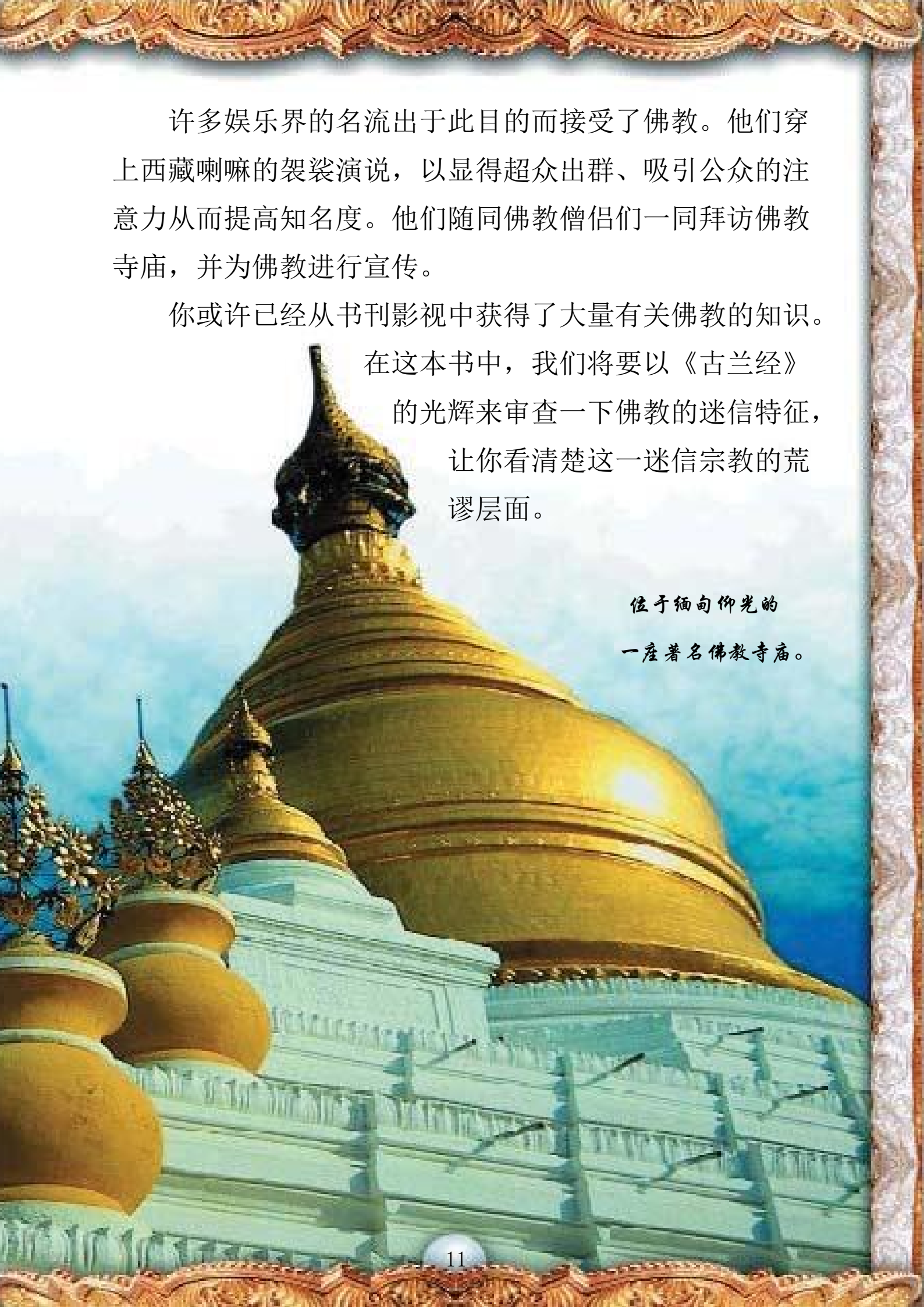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若传播可模糊人们思维和削弱信仰的书籍，将导致思想混乱，引起疑心和茫然，造成时间和精力的浪费。那类书籍在作者颂扬真主永恒力量的作品前，是不会发挥作用的。在信仰方面心存疑虑的人们，通过阅读哈伦•叶哈雅的著作可以认识到，作者的目的就是驳倒无神论观点，并宣传《古兰经》的道德价值。从读者的反响中可看到这些书的影响力和成果。人应该意识到：世界上存在压迫和混乱，以及人们遭受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无神论意识形态的盛行。脱离这一切的办法，就是通过宣传创造的奇迹与《古兰经》的道德价值，从理论上消除无神论意识形态。当看到世界上日益增多的压迫和混乱时，我们更应该加速这项工作，否则将后悔莫及。

在这项重要工作中，哈伦•叶哈雅的著作发挥着先驱作用。如果真主意欲，这些著作将成为一座桥梁，让人类在二十一世纪获得《古兰经》所阐述的安宁与和平、公正与公平、美好与幸福。

“真主所喜悦的宗教，
确是伊斯兰。”
（《古兰经》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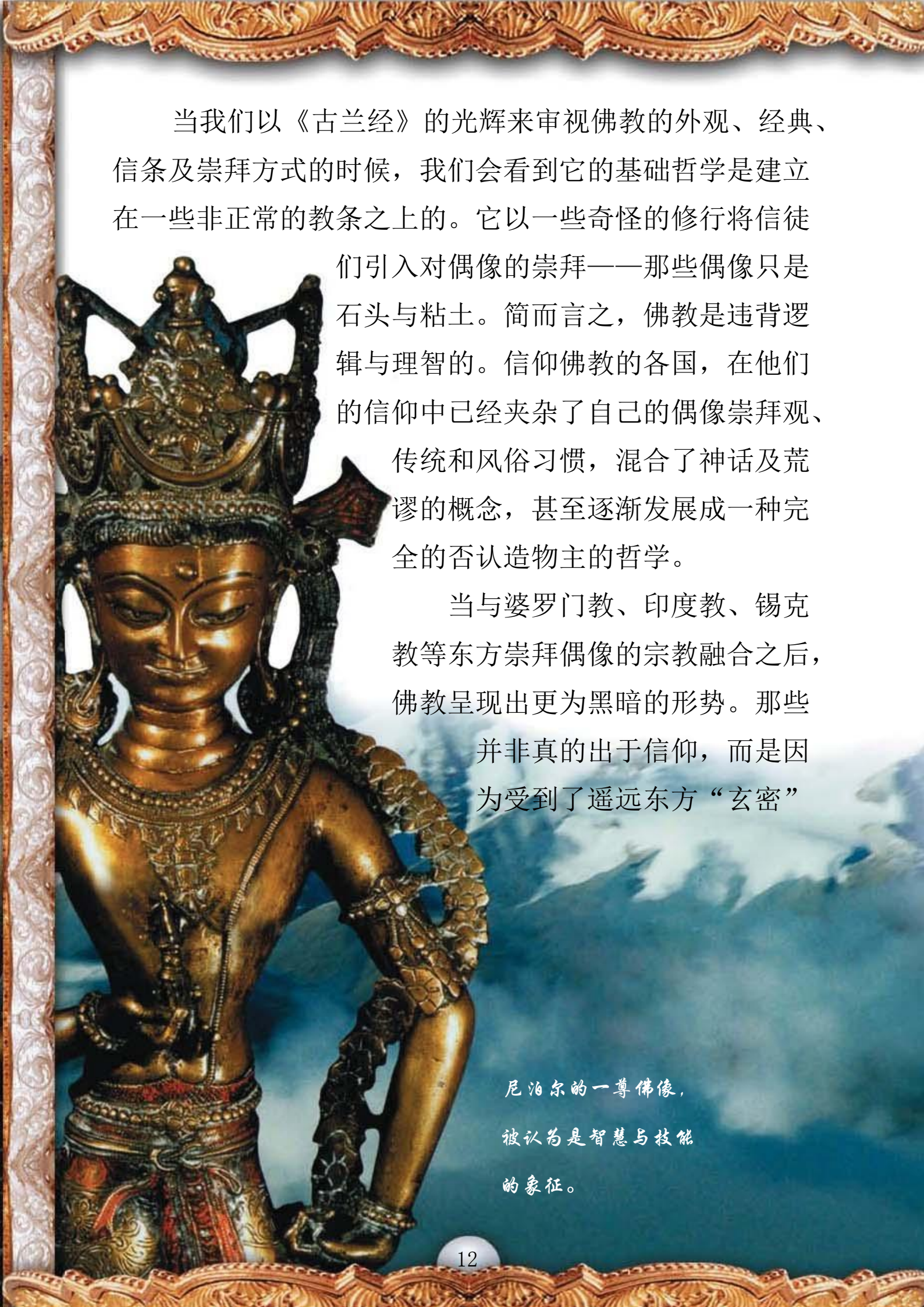
导 论

许多人乐意于成为“与众不同”者或“新颖独特”的人。从人类历史的初期开始，几乎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人尝试以其特殊的生活方式、服饰、发型或者说话方式等来凸显自己、引人注目。同时，他们会设法激起公众的回应、引发人们的兴趣。

近年来，西方社会中出现了一股以稀奇古怪的生活方式来吸引注意力的罕见潮流。潮流中的个人通过接受东方的文化、信仰与哲学等来凸显自己、引人注目。这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佛教。

世界上——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一些人已经被佛教所迷惑，正受着迷信、玄秘及其所谓特色的驱策。大体而言，那些人并不是因为相信其哲学逻辑而接受佛教的，他们只是受到其“神秘”气息的吸引。这种源自迷信的气息，比他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哲思想更能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例如，佛教产生的故事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部奇异而神秘的传说。有关佛教的书籍和电影将佛描述为神秘之源，佛教的僧侣们也以玄密

及神奇知识导师的身份出现，他们以其奇异的袈裟、光头、崇拜方式、复杂的仪式、住所、冥想、修行等等奇异的方式习俗令西方人着了迷。

由于这些原因，佛教成了那些试图证明自己由于这些原因，佛教成了那些试图证明自己与所处社会与众不同之人，以及那些试图展示自己发现的玄密价值之人所利用的重要工具。如果某天一个普通人突然剔光自己的头、穿上一件绚丽的袈裟，并且用一种他从未说过的神秘词汇开始宣讲佛教，那他无疑是在吸引注意力、试图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一座佛教寺庙，其四壁绘有数只眼睛，代表佛能观万事万物。在佛教迷信的观点中，佛是具有超能力的偶像。

许多娱乐界的名流出于此目的而接受了佛教。他们穿上西藏喇嘛的袈裟演说，以显得超众出群、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从而提高知名度。他们随同佛教僧侣们一同拜访佛教寺庙，并为佛教进行宣传。

你或许已经从书刊影视中获得了大量有关佛教的知识。在这本书中，我们将要以《古兰经》的光辉来审查一下佛教的迷信特征，让你看清楚这一迷信宗教的荒谬层面。

位于缅甸仰光的一座著名佛教寺庙。

当我们以《古兰经》的光辉来审视佛教的外观、经典、信条及崇拜方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的基础哲学是建立在一些非正常的教条之上的。它以一些奇怪的修行将信徒们引入对偶像的崇拜——那些偶像只是石头与粘土。简而言之，佛教是违背逻辑与理智的。信仰佛教的各国，在他们的信仰中已经夹杂了自己的偶像崇拜观、传统和风俗习惯，混合了神话及荒谬的概念，甚至逐渐发展成一种完全的否认造物主的哲学。

当与婆罗门教、印度教、锡克教等东方崇拜偶像的宗教融合之后，佛教呈现出更为黑暗的形势。那些并非真的出于信仰，而是因为受到了遥远东方“玄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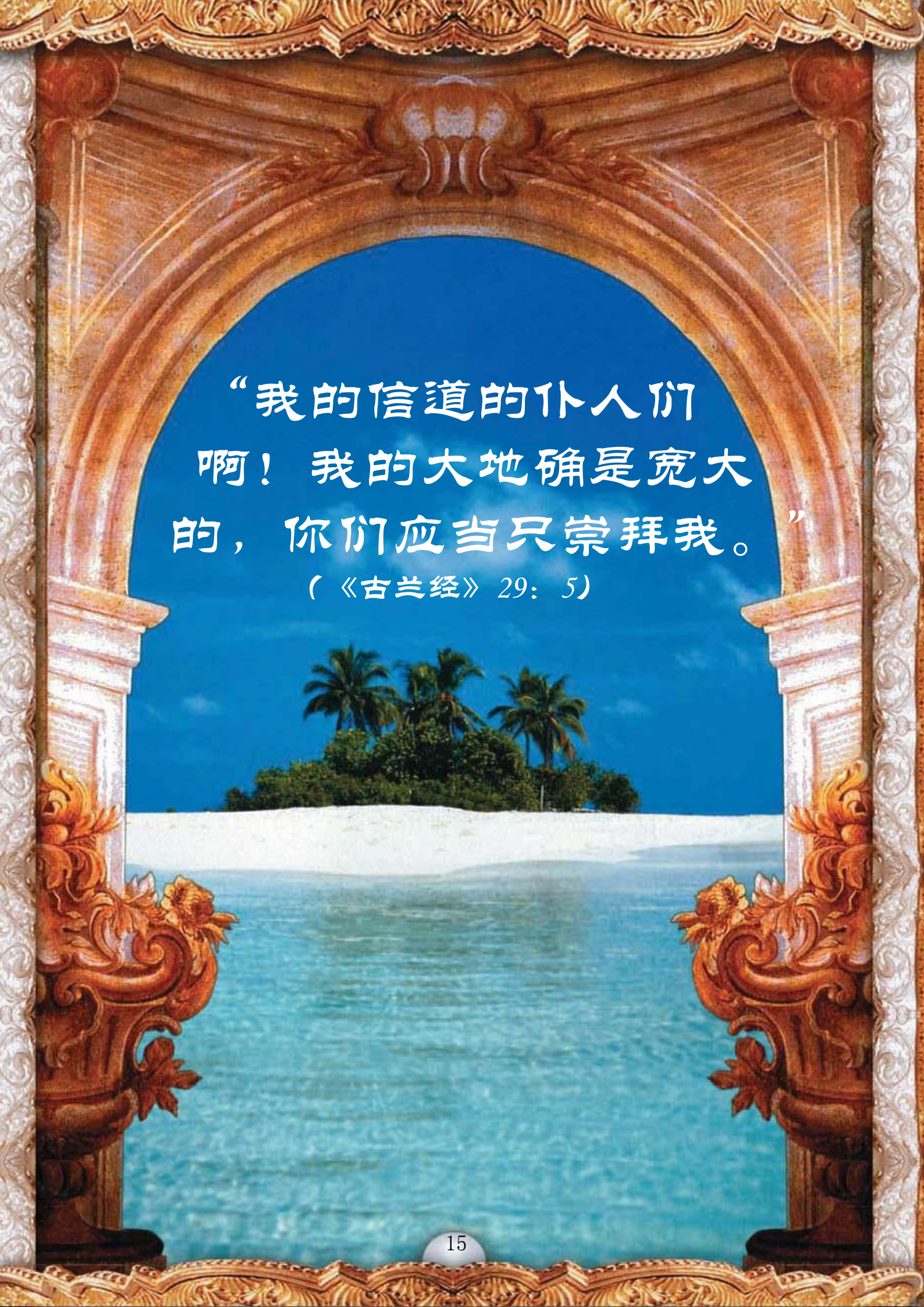
尼泊尔的一尊佛像，被认为是智慧与技能的象征。

的诱惑，或者仅仅是为了引起他人注意而接受这一宗教的人，将会明白佛教包含的荒谬教条将会带领他们去否认上帝（真主、造物主）、崇拜偶像及过一种迷信的生活。无视佛教的愚昧层面、将其作为一种潮流而盲目追随的人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那些为佛教而进行宣传的人，常常将其作为一种灵魂救赎的方式。那些渴望从唯物主义社会的桎梏及文化——那里充满着忧愁、焦虑、争吵、无情的竞争、自私及虚伪——中得到解脱的人，寻求佛教将其作为到达心灵平静、安宁、宽容与成功生活的途径。

然而，佛教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是一个带来满足的信仰。相反地，那些佛教信徒们常常身心疲惫地成为极度悲观主义者。一个佛教徒，即使是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对于手持钵盂乞讨之事也不觉得不妥，他相信有的人下辈子将转世投胎变成老鼠或牛，他向石头或金属雕刻出来的偶像寻求帮助。佛教荒谬的信条给这些人的心智带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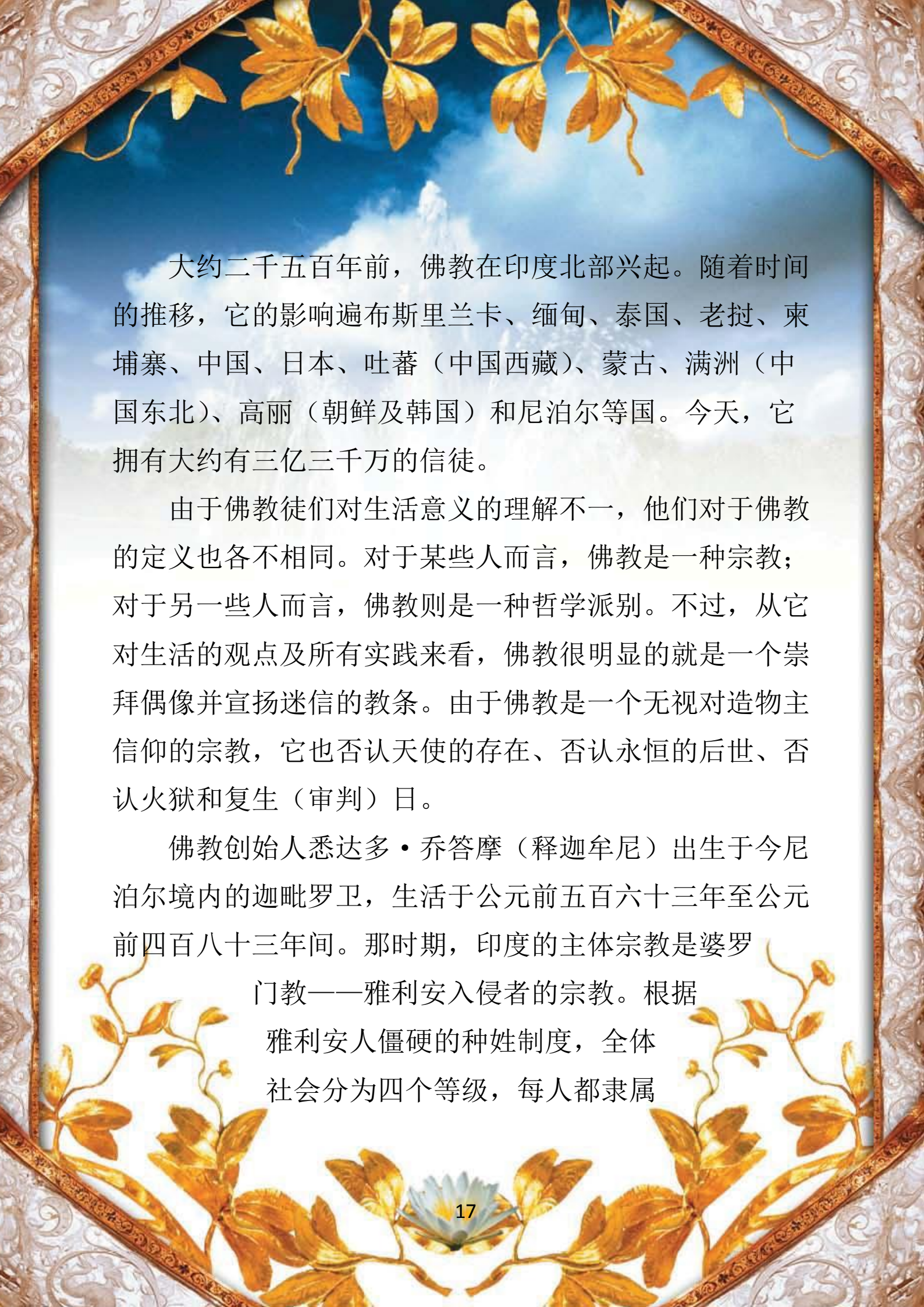
"真主以其文辞抹煞虚伪，证实真理。"

（《古兰经》42：24）

了严重的损伤。在佛教盛行的国度，或者是佛教僧侣居住较多的地区，悲观主义及失望情绪是非常普遍而明显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佛教对其信徒们不断灌输的懒散和怠惰。由于缺乏关于永恒后世生活的任何信念，佛教并不鼓励它的信徒们去发展自身、改善环境或提高文化。伊斯兰一直鼓励它的追随者们为自身去寻求和致力于更好更优美的生活。伊斯兰富有生机的道德教诲要求人们去研究和学习、去发展自身、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真主（上帝）在《古兰经》中说道：**“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古兰经》35：28）

在这个世界上寻求真正的幸福与满足——脱离所的愁苦、忧伤及无情罪恶——的唯一途径，就是顺服真主——我们的造物主，并以一种真主喜悦的方式去生活。我们的主，是诸天与大地的唯一统治者，他已经告诉了全人类获得救赎的途径——追随《古兰经》、将其作为正道的指引。真主在尊贵的《古兰经》中指出：**“……（这是）一章经，我把它降示你，以便你奉主的命令而把众人从重重黑暗中引入光明，引入强大的、可颂的主的大道。”**（《古兰经》14：1）那些信仰诸如佛教等崇拜偶像的宗教之人，他们将会意识到他们的迷误：

“那是真主，你们的真实的主宰。在真理之外，除了迷误还有什么呢？你们怎么颠倒是非呢？”（《古兰经》10：32）

“我的信道的仆人们
啊！我的大地确是宽大
的，你们应当只崇拜我。”
（《古兰经》29：5）

佛教——
一个崇拜偶像
的宗教

大约二千五百年前，佛教在印度北部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遍布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中国、日本、吐蕃（中国西藏）、蒙古、满洲（中国东北）、高丽（朝鲜及韩国）和尼泊尔等国。今天，它拥有大约有三亿三千万的信徒。

由于佛教徒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不一，他们对于佛教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对于某些人而言，佛教是一种宗教；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佛教则是一种哲学派别。不过，从它对生活的观点及所有实践来看，佛教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崇拜偶像并宣扬迷信的教条。由于佛教是一个无视对造物主信仰的宗教，它也否认天使的存在、否认永恒的后世、否认火狱和复生（审判）日。

佛教创始人悉达多·乔答摩（释迦牟尼）出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生活于公元前五百六十三年至公元前四百八十三年间。那时期，印度的主体宗教是婆罗门教——雅利安入侵者的宗教。根据雅利安人僵硬的种姓制度，全体社会分为四个等级，每人都隶属

于其中的一个等级。婆罗门教的祭司位于社会的最高级，无情地压迫地位较低的民众。

乔答摩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王室家庭，父亲名首图驮那（净饭王），释迦族，属尊贵的刹帝利种姓。在度过了舒适而优越生活的青年时期后，乔答摩在二十九岁的时候离开了宫殿，开始了神秘的修行，直至八十岁时生命的终结。他的一生中建立的特定准则，包含在了今天我们称之为佛教的教条之中。

佛像是佛教信仰的重要体现。这一荒谬的宗教引导人们去相信雕塑能给人带来恩惠。

“你们教我不要信真主，而以我所不知的事物配他；我却要教你们崇拜万能的至赦的主。”
（《古兰经》4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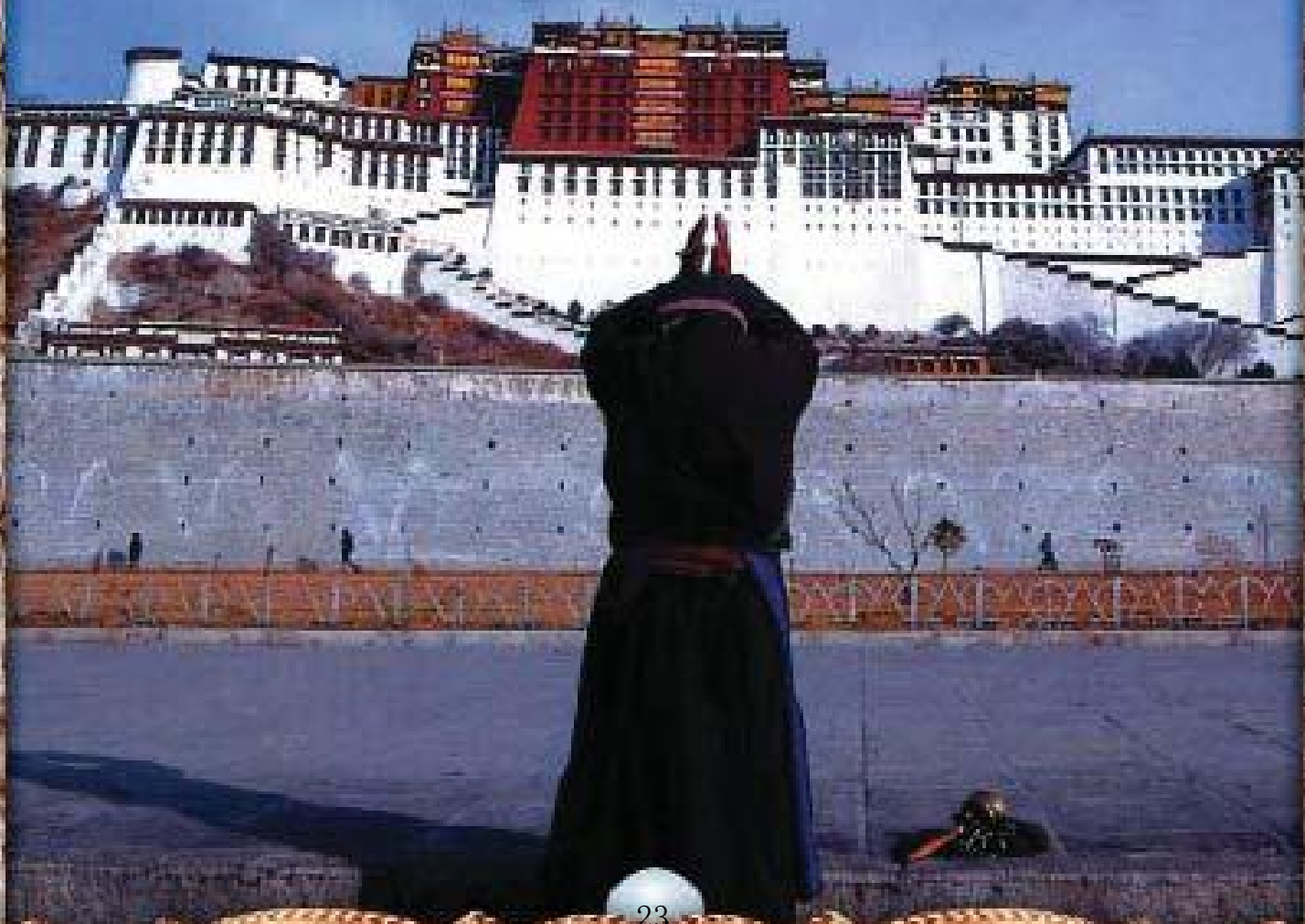
“有人对他们说：‘你们来遵守真主所降示的经典吧。来服从使者吧！’他们就说：‘能满足我们的，是我们的祖先的宗教。’……

……即使他们的祖先无知无识，不循正道，（他们仍要遵守）他们的宗教吗？”
（《古兰经》5：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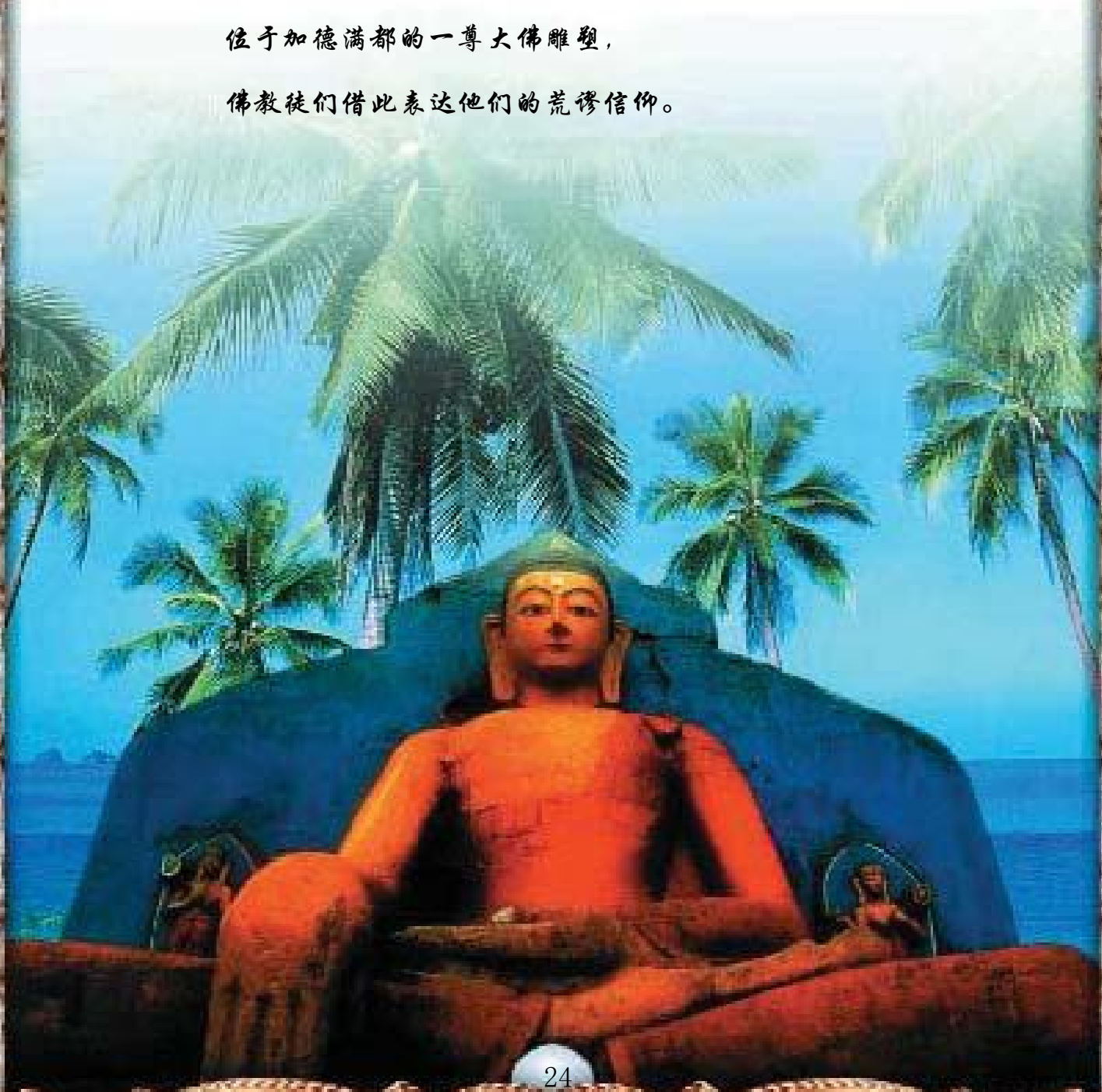
“这些偶像只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名称，真主并未加以证实，他们只是凭猜想和私欲。”

（《古兰经》53：23）

左图：一尊被中国西藏的佛教徒们称之为“西藏保护者”的佛像。有着十一个头和数只手臂的这尊佛像，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多个名称。然而，一个由木头或石头雕刻出来的物体具有威力的荒谬说法，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会去相信的。

下图：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容纳了先前达赖喇嘛的坟墓，是中国西藏最大的建筑物。今天西藏的佛教徒们在布达拉宫前顶礼膜拜，标志着他们是如何将达赖喇嘛神化的。

“佛”一词意为“智慧者或觉悟者”，示意着悉达多•乔答摩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我们今天所知的佛教教义典籍并非来自乔答摩所生活的年代，而是在他死后的三四百年间才写成的。本书随后将对这些佛经进行详细的检验，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包含了违背逻辑的错误信条与行为，并荒谬地将佛作为偶像来进行崇拜。

位于加德满都的一尊大佛雕塑，

佛教徒们借此表达他们的荒谬信仰。

老挝首都万象的一所佛庙。这所佛庙附属的佛学院承担着传播佛教荒谬信仰的任务，将人们引向怠惰与迷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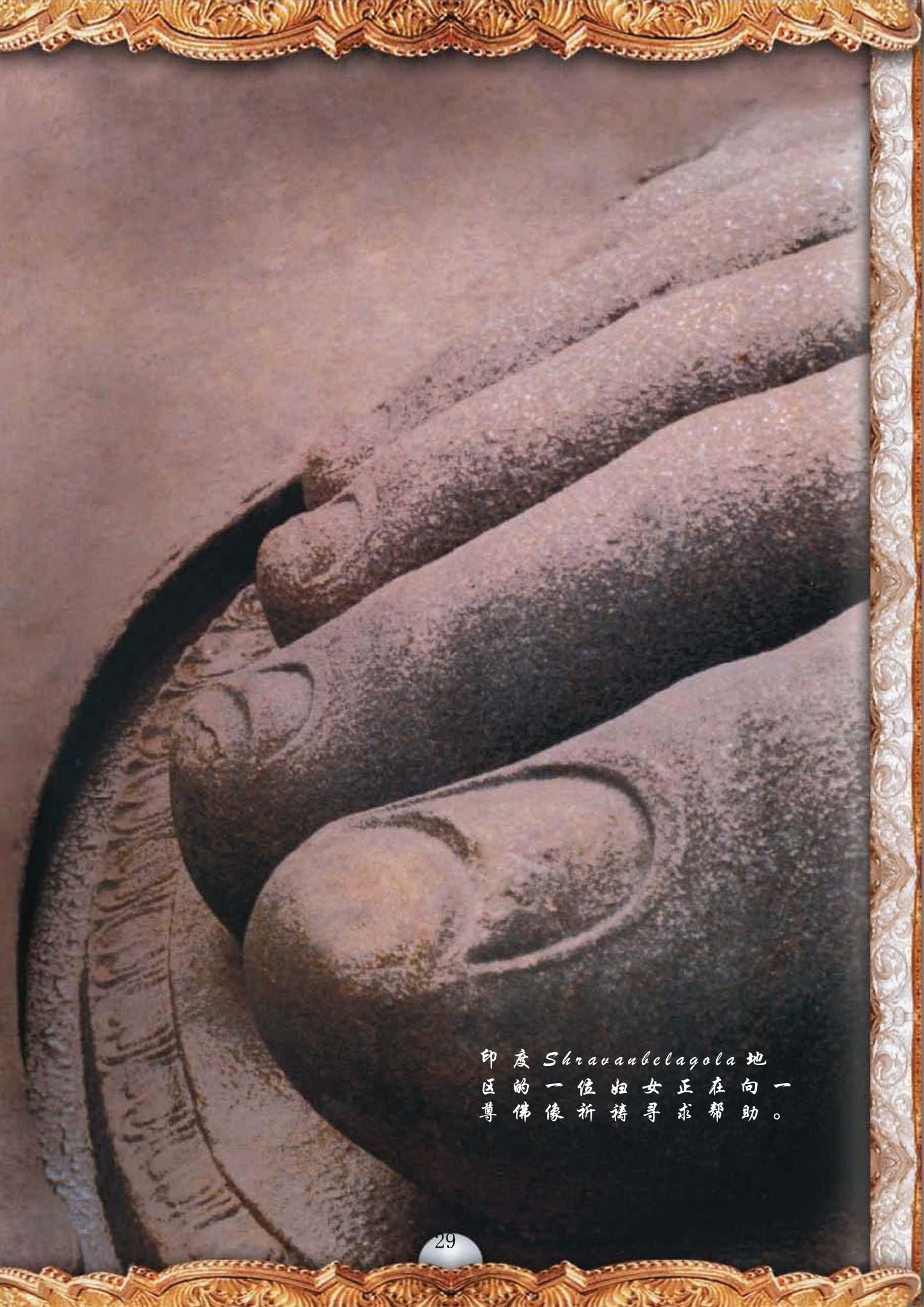
那些以佛来匹配造物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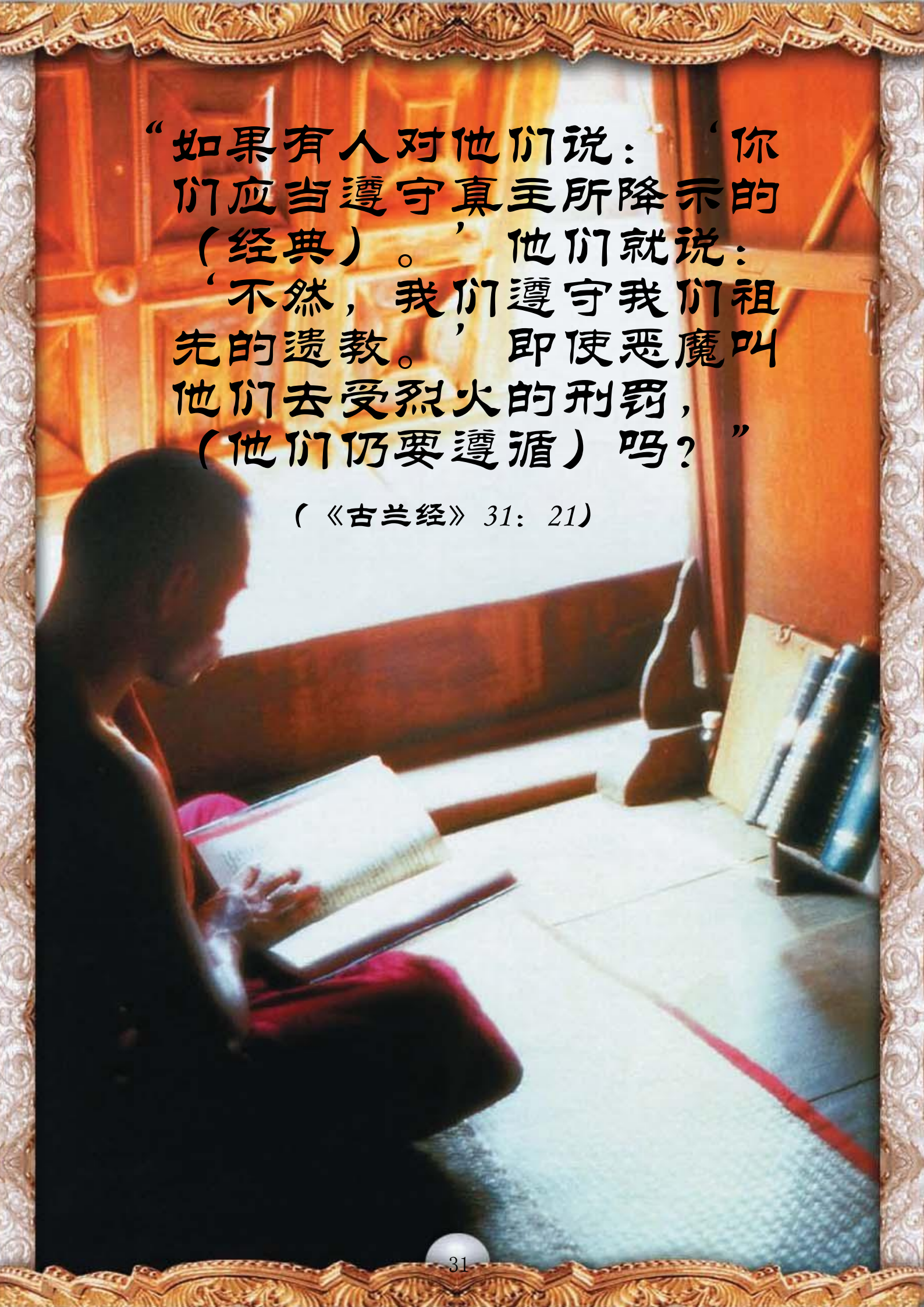
无论从其根本信仰还是从其哲学与实践上看，佛教都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宗教。佛教徒们对佛极度热爱、崇敬与畏惧，甚至将其当作了神灵和主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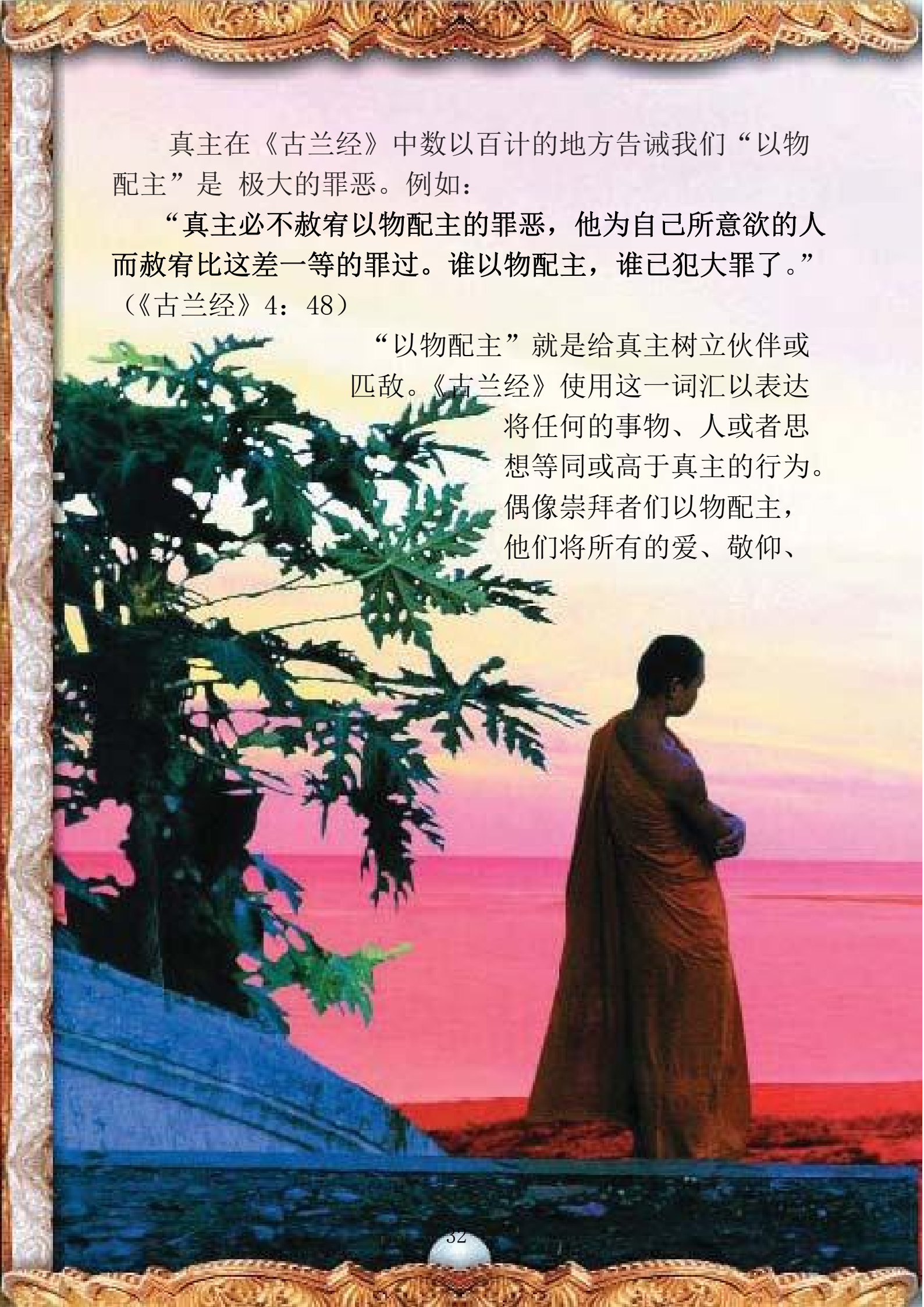
虽然我们没有来自悉达多•乔答摩时代的文献去表明他曾主张他的信徒们去崇拜他，已经崇拜偶像的婆罗门信徒们却很快为他树立了塑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培养出对佛陀的极度热爱，开始崇拜这些偶像，并将其认作了神灵。

"……不信道的人们遵守虚伪，而信道的人们遵守从他们的主降示的真理。"

（《古兰经》47:3）

“难道他们不知道它不能和他们对话，不能指引他们道路吗？他们以它为神灵，他们是不义者。”
（《古兰经》7：148）

印度 Shravanbelagola 地区的一位妇女正在向一尊佛像祈祷寻求帮助。

然而，所有源自真主（造物主）启示的宗教都遵循认主独一的信仰——真主是独一无二的。真主在《古兰经》中叙述道：**“你们的主是独一的主，故你们应当只归顺他。”**（《古兰经》22：34）类似于佛教徒一样否认真主的全能，并崇拜人的塑像，就是《古兰经》中所描述的“以物配主。”

上图：佛教信仰中代表无限光明的“大光明佛”。仅此一项便可看出佛教是多么愚昧的一个宗教。

下图：日本佛教中的一尊观音佛像。

"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应当遵守真主所降示的（经典）。'他们就说：'不然，我们遵守我们祖先的遗教。'即使恶魔叫他们去受烈火的刑罚，（他们仍要遵循）吗？"
（《古兰经》31：21）

真主在《古兰经》中数以百计的地方告诫我们“以物配主”是 极大的罪恶。例如：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谁以物配主，谁已犯大罪了。”（《古兰经》4：48）

“以物配主”就是给真主树立伙伴或匹敌。《古兰经》使用这一词汇以表达将任何的事物、人或者思想等同或高于真主的行为。偶像崇拜者们以物配主，他们将所有的爱、敬仰、

兴趣和崇拜都奉献给了所敬畏的图像、遗骸或者物体。《古兰经》中指出了这种将“别的神灵与真主同受崇拜”的荒谬形式。（参见《古兰经》15：96；17：39；51：51）

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对造物主独一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古兰经》中经常重复“除安拉（真主） 外别无应受崇拜者” 这一言辞，它是信仰的第一要素。因此，任何除真主外还有其他“强大”存在的观念都是背离真理的“以物配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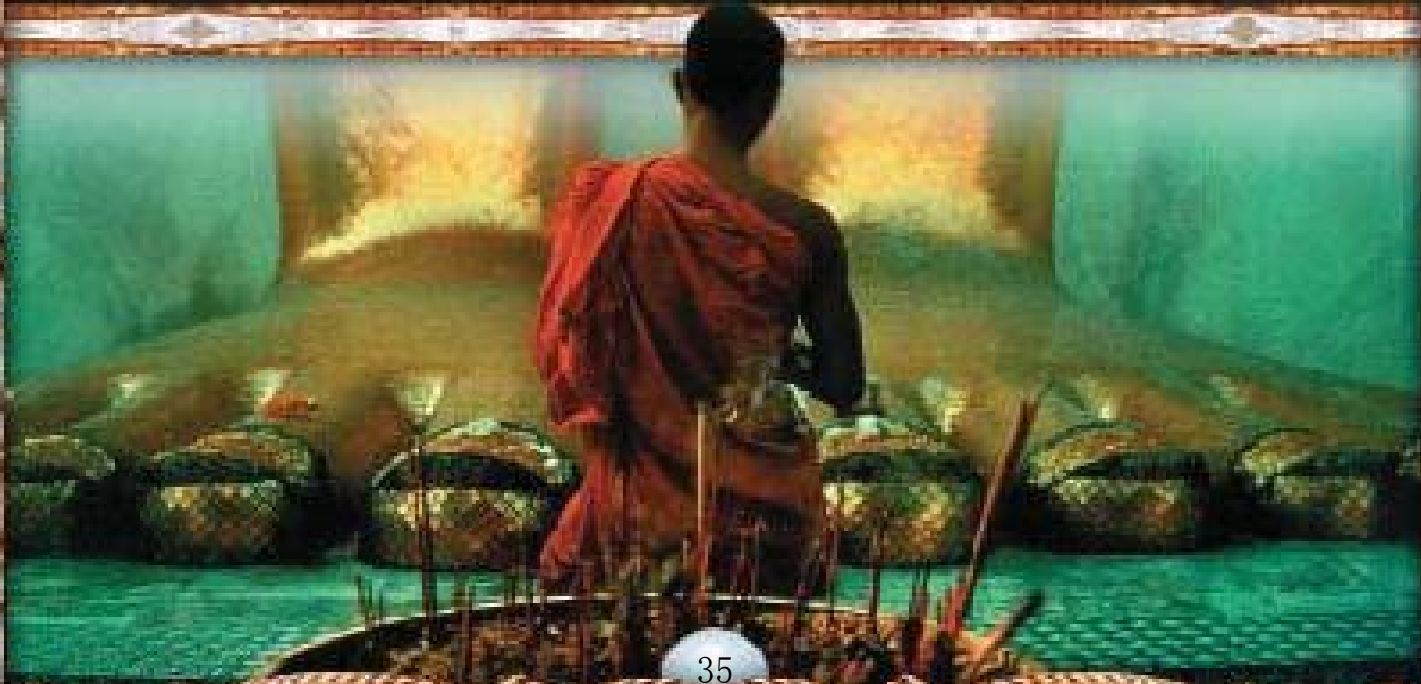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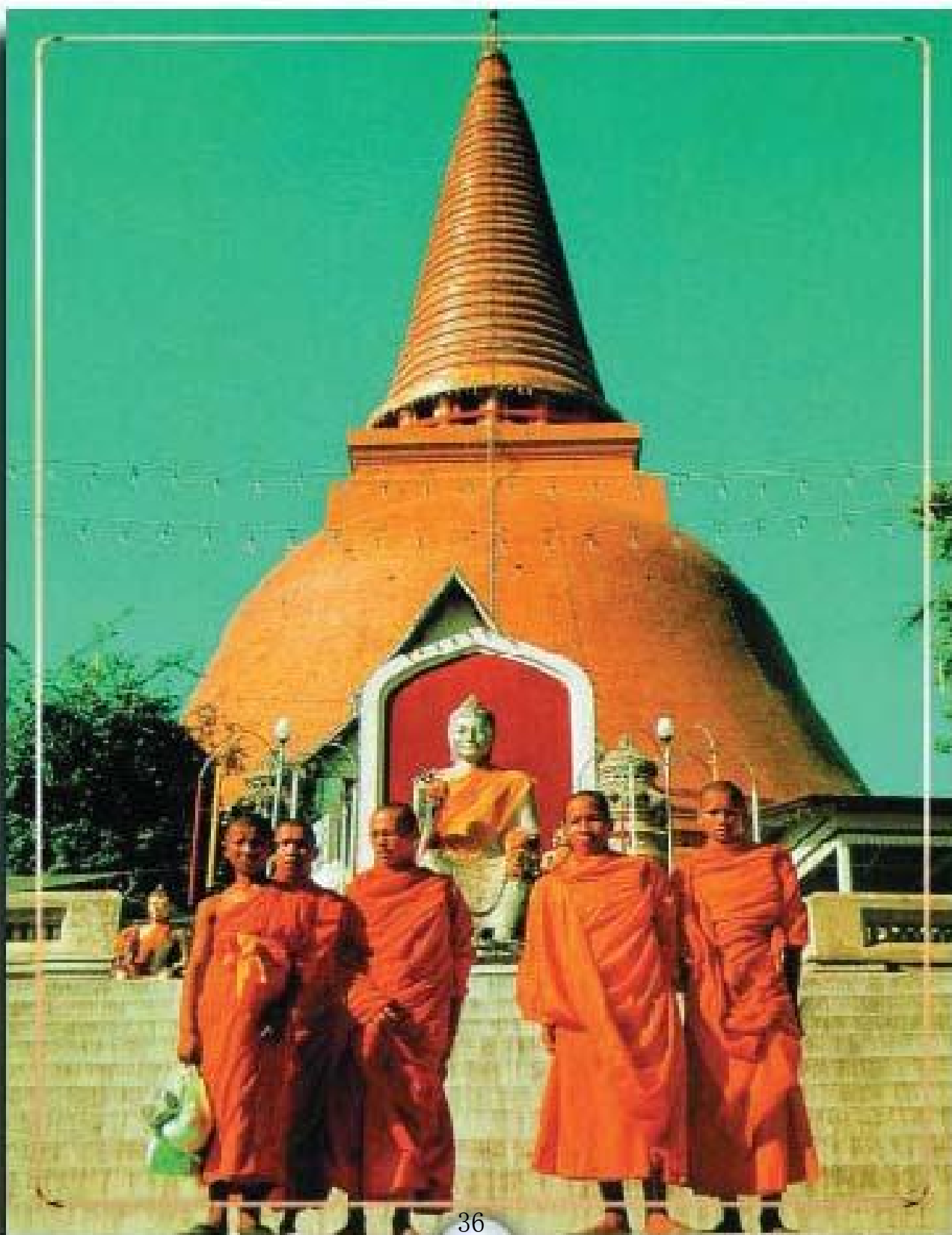
《古兰经》中，我们的主通过很多的经文描述他自身的属性，并告诉我们除他外别无其他神灵。下述经文中，真主叙述了他的部分尊名：

“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全知幽玄的，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

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君主。他是至洁的，是健全的，是保佑的，是见证的，是万能的，是尊严的，是尊大的。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是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的。

他是真主，是创造者，是造化者，是赋形者，他有许多极美的称号，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他，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古兰经》59：22-24）

为了让人类理解， 真主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属性特征。例如， 他的慈悯无限宽广， 向人类表明了他“ 至慈的”属性。没有任何人能够拥有或创造出属于真主的属性。类似佛教徒那样，将被造物与造物主相匹配、认为他们具有某些造物主属性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例如，真主是全明的（能观一切事物）和全知的。当一个人暗中做一件事，没有任何人看到的时候， 我们的主确已在看着他并知道他

所做的一切。真主看到并知道宇宙中发生的任何事件的任何细节，因为他是创造万事万物的独一造物主。真主在《古兰经》中肯定道：

“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众目。他是精明的，是彻知的。”（《古兰经》6：103）

“它不能回答他们的问话，
也不能主持他们的祸福，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古兰经》20：89）

一个人无论在哪里， 真主是绝对与他同在的。当你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真主知道你此时此刻的想法。真主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他都在看着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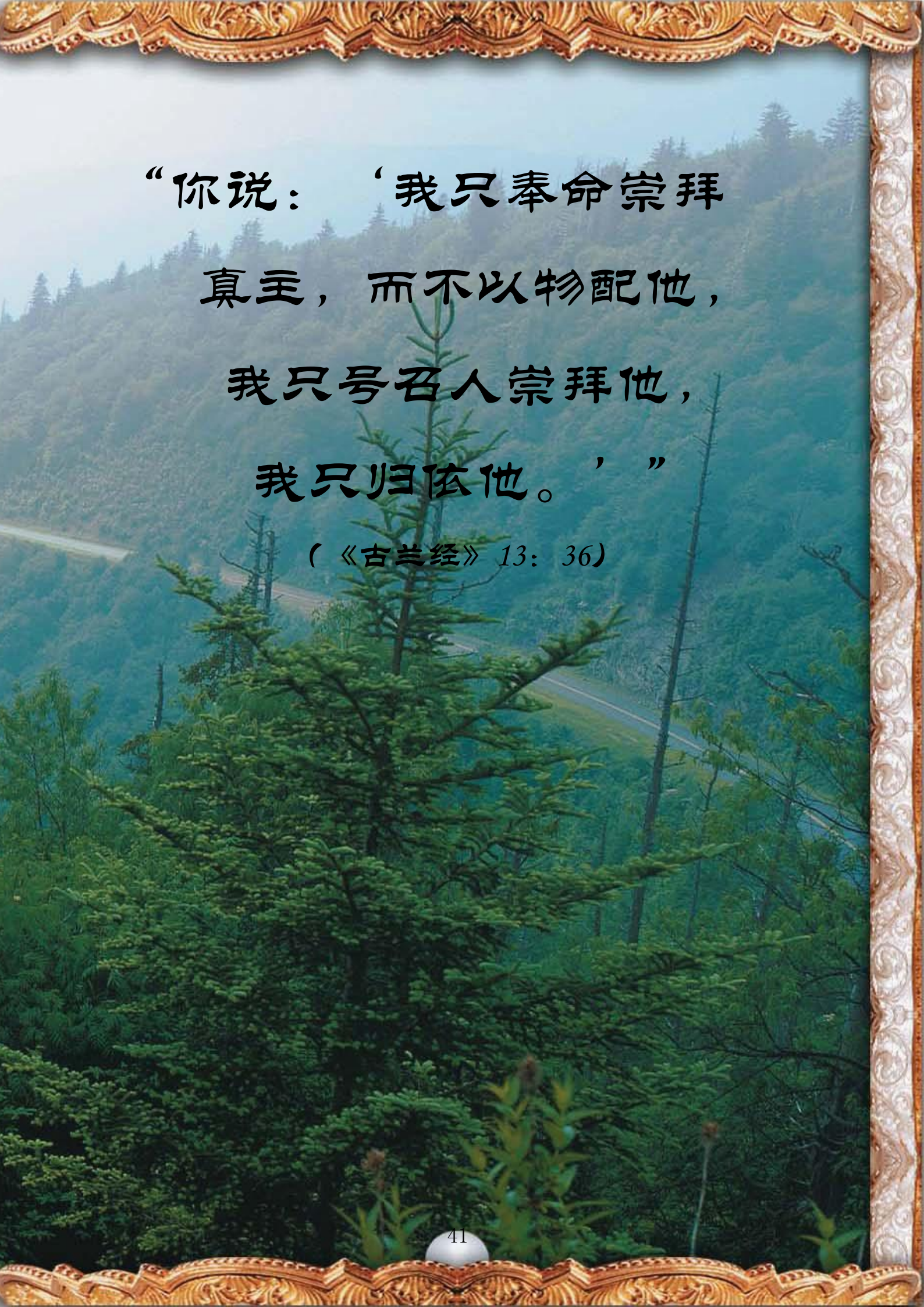
“无论你处理什么事物，无论你诵读《古兰经》哪一章经文，无论你们做什么工作，当你们着手的时候，我总是见证你们的。天地间微尘重的事物，都不能逃避真主的鉴察， 无论比微尘小还是比微尘大， 都记载在一本明显的天经中。”（《古兰经》10：61）

“他是在六日内创造天地，然后升上宝座的。他知道潜入地中的，和从地中生出的，与从天空降下的，和升上天空的。无论你们在哪里，他是与你们同在的；他是鉴察你们的行为的。” （《古兰经》57：4）

佛教徒们却将佛陀认作全明和全知的。在佛教国家中，佛陀（悉达多•乔答摩）的雕塑随处可见，每一个寺庙都绘有佛眼，昭示着佛陀在每时每刻都以他那木雕石塑的眼睛察看、以那木头耳朵在监听。正因为这样，佛教徒们在自己的家里树立佛像，在这些佛像面前顶礼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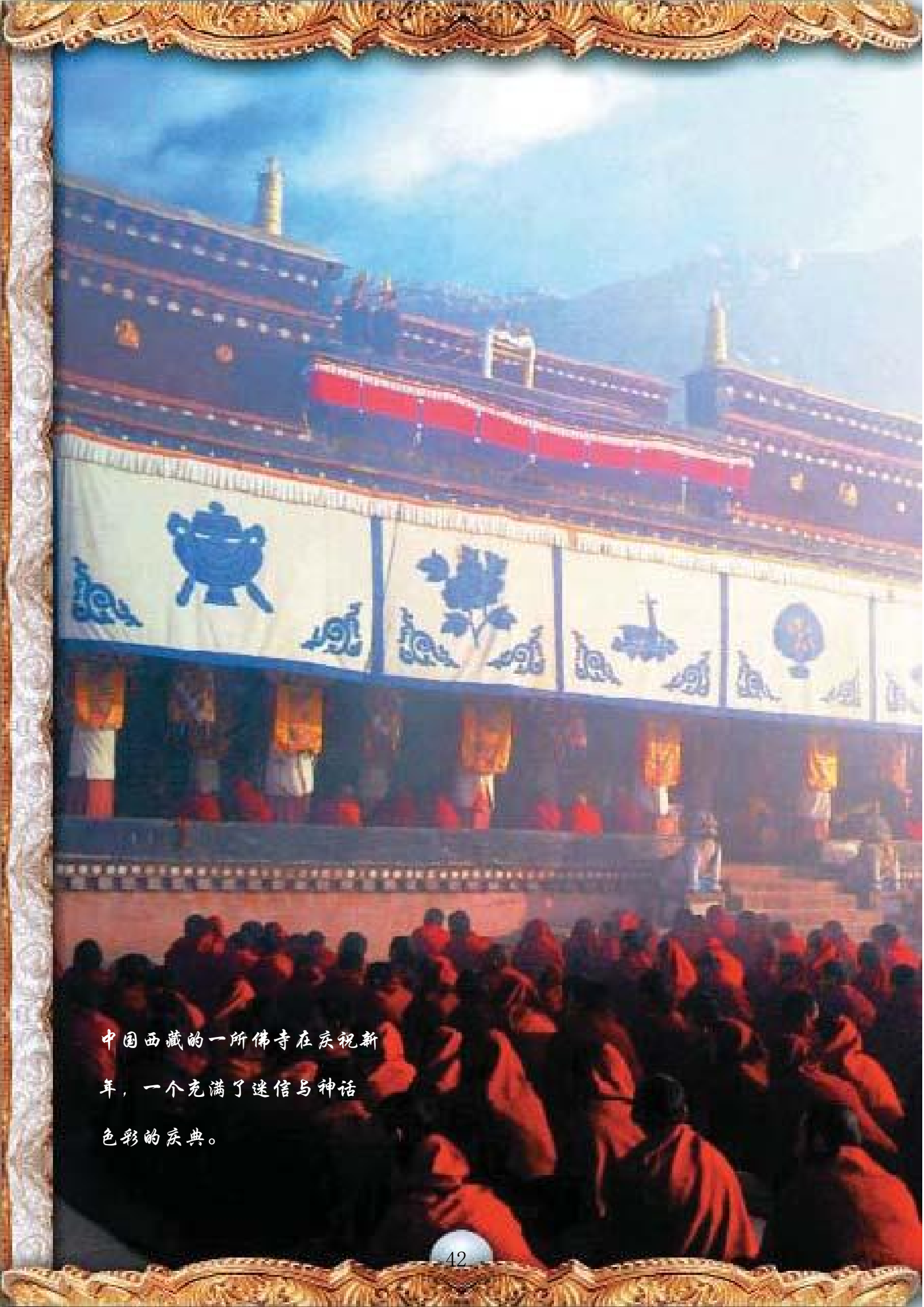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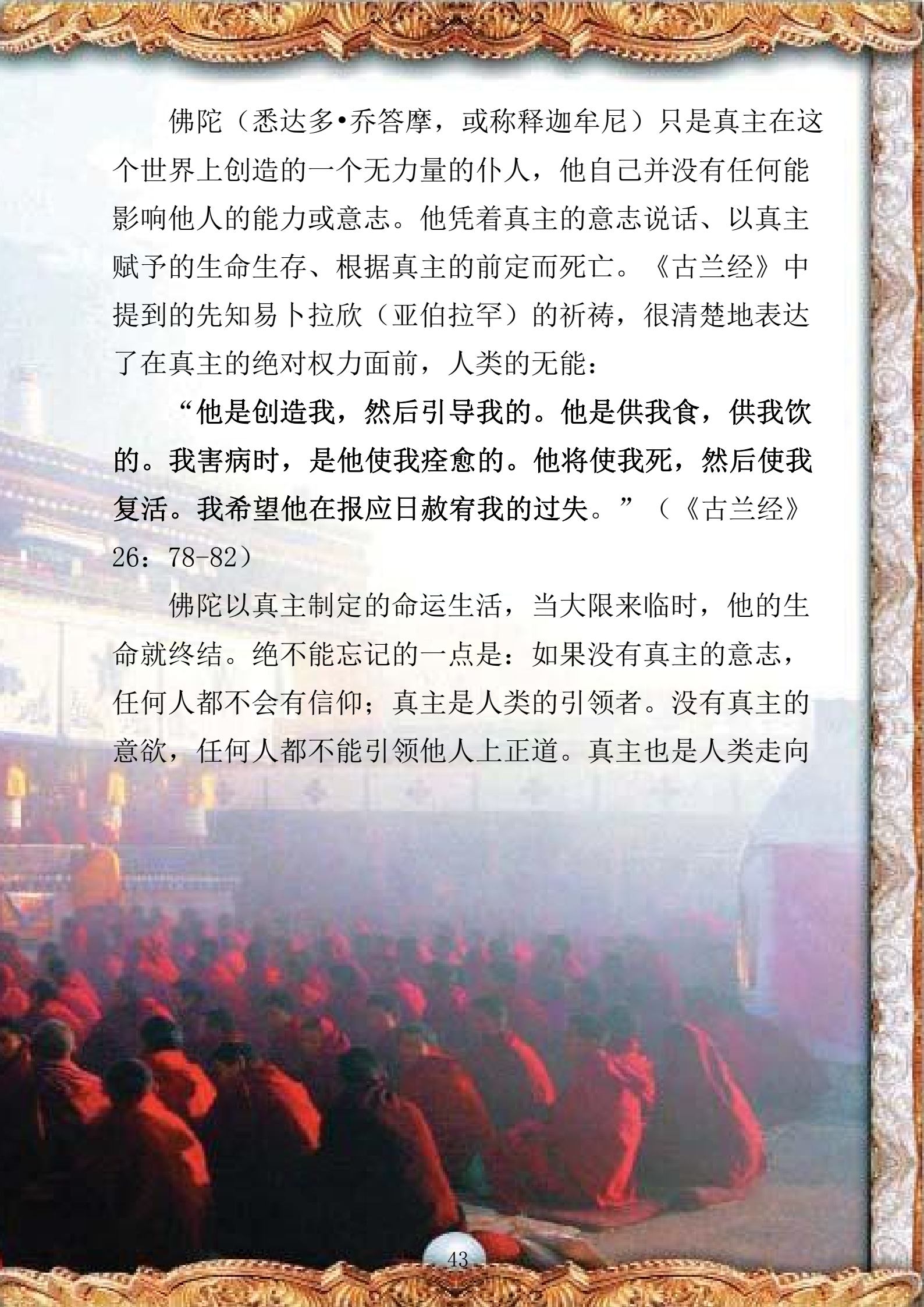
就这样，佛教徒们的行为与理智相悖并犯着严重的罪过。在《古兰经》中，真主告诉我们以物配主的人确已严重地迷误了，他们所制作的神像绝无任何的能力：**“他们有**

“真主创造你们，然后供给你们，然后使你们死亡，然后使你们复活，你们的配主，谁能做那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呢？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

（《古兰经》30：40）

脚能行呢？还是有手能擒呢？还是有眼能见呢？还是有耳能听呢？”（《古兰经》7：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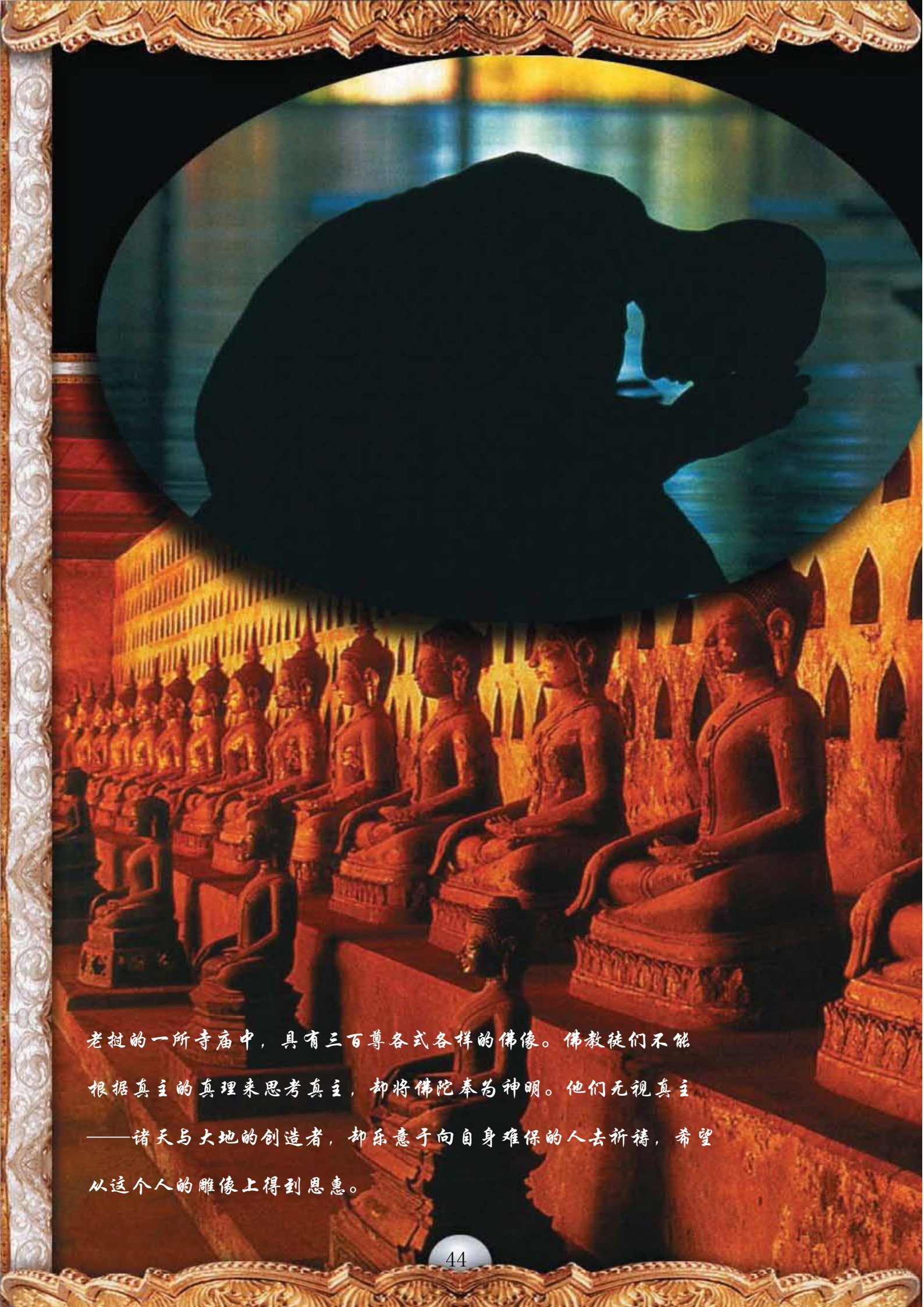
不要忘记：“偶像崇拜”不仅仅意味着对物质偶像的崇拜。如果有人因一个富人的财产而崇敬他，没有意识到这些暂时的拥有只是真主给他的考验，却认为那是他自己拥有某种力量的话，已经将人神化而以物配主了。真主在《古兰经》中警告说：

“有些人，在真主之外，别有崇拜，当做真主的匹敌；他们敬爱那些匹敌，像敬爱真主一样——信道的人们，对于敬爱真主，尤为恳挚——当不义的人，看见刑罚的时候，假若他们知道一切权力都是真主的，真主是刑罚严厉的。”（《古兰经》2：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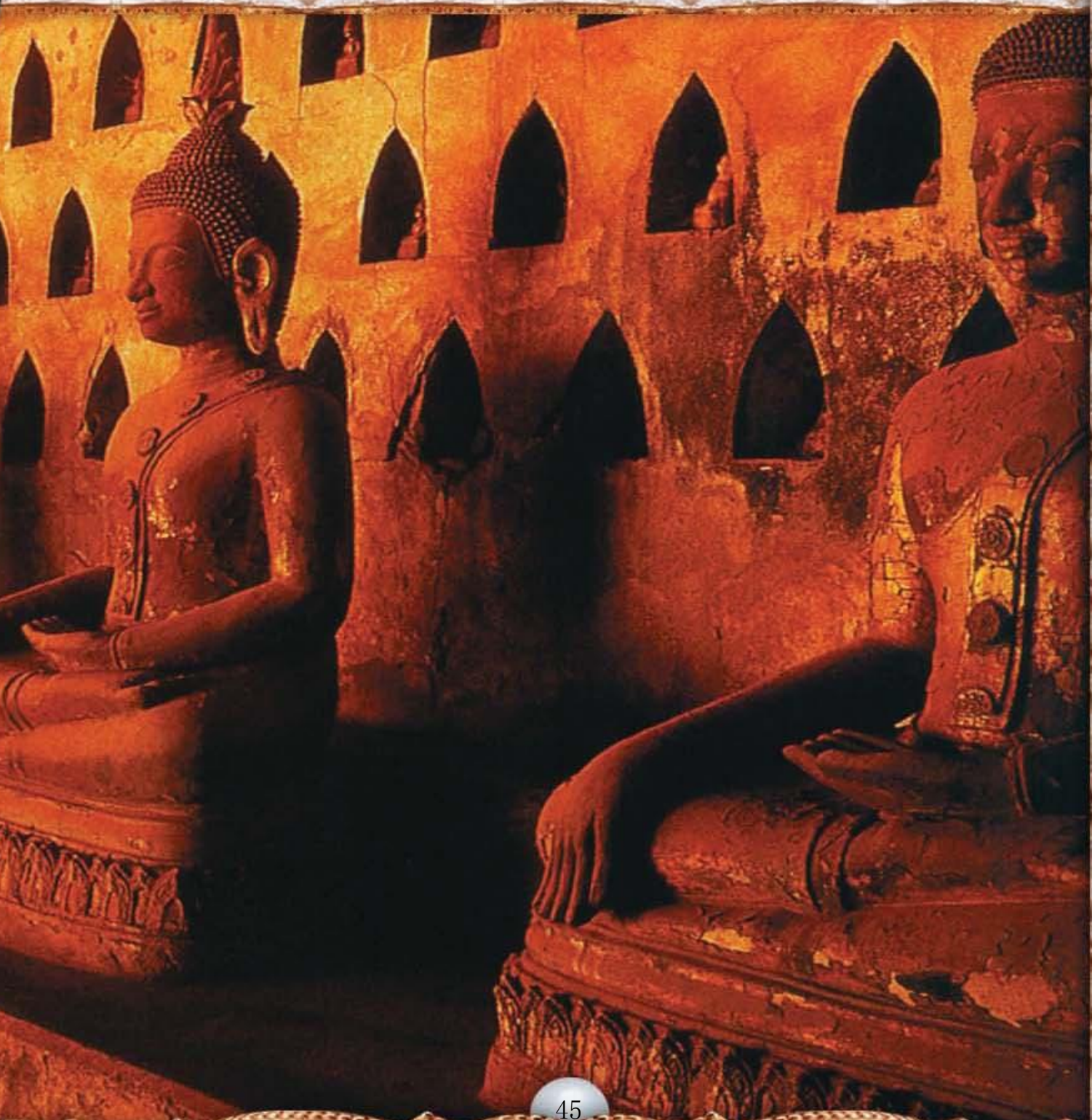
“你说：‘我只奉命崇拜
真主，而不以物配他，
我只号召人崇拜他，
我只归依他。’”
（《古兰经》13：36）

中国西藏的一所佛寺在庆祝新年，一个充满了迷信与神话色彩的庆典。

佛陀（悉达多•乔答摩，或称释迦牟尼）只是真主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的一个无力量的仆人，他自己并没有任何能影响他人的能力或意志。他凭着真主的意志说话、以真主赋予的生命生存、根据真主的前定而死亡。《古兰经》中提到的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祈祷，很清楚地表达了在真主的绝对权力面前，人类的无能：

“他是创造我，然后引导我的。他是供我食，供我饮的。我害病时，是他使我痊愈的。他将使我死，然后使我复活。我希望他在报应日赦宥我的过失。”（《古兰经》26：78-82）

佛陀以真主制定的命运生活，当大限来临时，他的生命就终结。绝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如果没有真主的意志，任何人都不会有信仰；真主是人类的引领者。没有真主的意欲，任何人都不能引领他人上正道。真主也是人类走向

老挝的一所寺庙中，具有三百尊各式各样的佛像。佛教徒们不能根据真主的真理来思考真主，却将佛陀奉为神明。他们无视真主——诸天与大地的创造者，却乐意于向自身难保的人去祈祷，希望从这个人的雕像上得到恩惠。

“他们只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崇拜（偶像）。”

（《古兰经》*11：109*）

真理与真美的引领者。影响人类心灵的宣传与号召，只能在真主意志的范围内进行。的确，真主是我们必须赞美、崇拜与祈求的唯一绝对的力量。正如真主在《古兰经》中所宣称的：

“他们没有真实地尊敬真主。真主确是至强的，确是万能的。”（《古兰经》22：74）

《古兰经》中列举了很多崇拜偶像之人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祈真主赐其平安）的民众。他们将他们的所谓神灵雕刻成像，并向其跪拜、顺服。真主在《古兰经》中这样叙述道：**“当时，他（易卜拉欣）对他的父亲和宗族说：‘你们所依恋的这些雕像是什么东西？’他们说：‘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崇拜他们的。’”**（《古兰经》21：52-53）

正如上述经文所言，人类

“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复活时来临之日，反对真理者将受亏折。”

（《古兰经》45：27）

追随这种崇拜，就如同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遗产一样。于是，无论它是多么的不合逻辑，这种偶像崇拜成了人们从童年时期就记住的一种社会活动，甚至在最现代的社会中也无视它的荒谬。《古兰经》中，真主提到示巴的民众，他们就如同先知易卜拉欣的民众一样：

“我发现她和她的臣民都舍真主而崇拜太阳，恶魔曾以他们的行为迷惑他们，以至阻碍他们走上正道，所以他们不遵循正道。他们不崇拜真主——揭示天地奥秘，而且深知你们所隐讳和表白的主。”（《古兰经》27：24-25）

这些经文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另一重点：恶魔（撒旦）以偶像崇拜的宗教信仰迷惑人们，使他们远离真主的道路。例如，恶魔引诱人们去崇拜太阳，但他本身知道太阳并不是一个应受崇拜的神灵，而只是真主的一个创造物——就像宇宙中的其它被造物一样。换句话说，任何违背真主启示的崇拜偶像的宗教信仰，实际上都来自于恶魔的启示，恶魔这样做只为了使人们不去崇拜真主。真主在《古兰经》中提到的另一偶像崇拜的例子是有关以色列后裔的。当他们在先知摩西（祈真主赐其平安）的带领下脱离法老迫害的时候，遇到了一伙崇拜偶像的民众，便要求摩西为他们设置一个类似的偶像。真主在《古兰经》中是这样叙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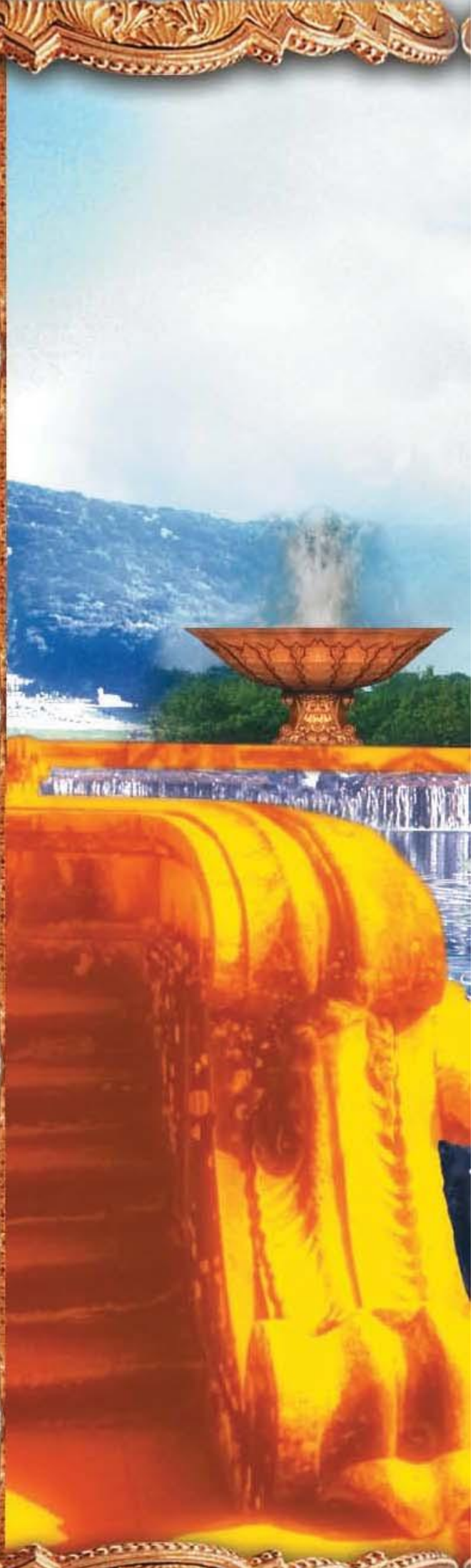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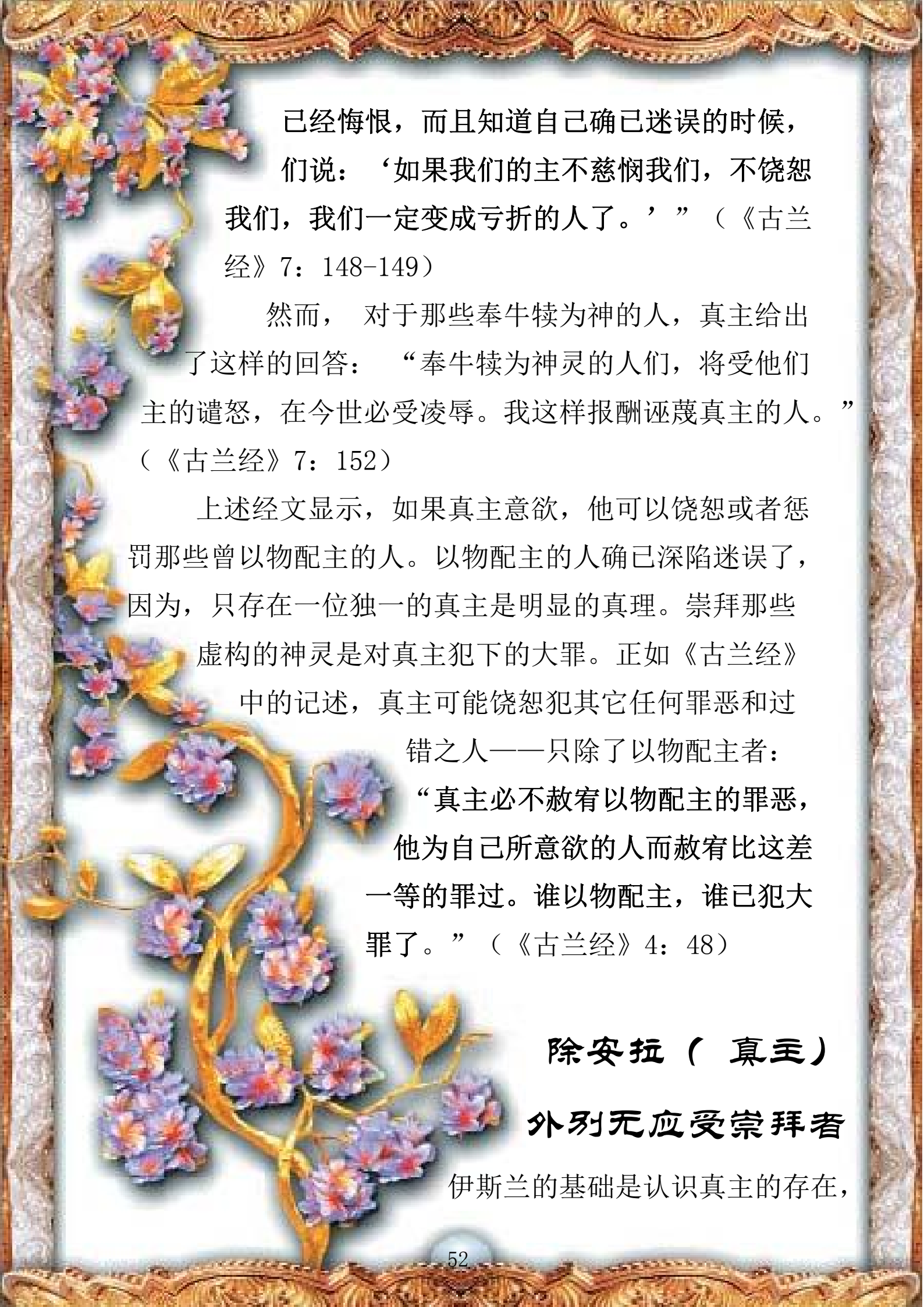
“我曾使以色列后裔渡过海去。当他们经过一伙崇拜偶像的民众时，他们说：‘穆萨（摩西）啊！请你为我们

"你说：'真主做我和你之间的见证已经够了。他知道天地间的一切，确信邪神而不信真主者，确是亏折的。'"

（《古兰经》29：52）

设置一个神灵，犹如他们有许多神灵一样。’他说：‘你们确是无知的民众。那些人所崇拜的神灵是要被毁灭的，他们所行的善功是无效的。’”（《古兰经》7：138-139）

从这个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后裔们的愚昧行径——他们想要一个能用眼睛看到的神灵，以便能对它进行膜拜，甚或举行庆典。这表明了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真主的力量。虽然摩西向他们阐明了真理，但当他一离开的时候，他们很快便为自己铸造了一个偶像——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迷误。真主在《古兰经》中告诉了我们随后他们的悔恨：

“穆萨的宗族在他（离开）之后，以他们的首饰铸成一头牛犊——一个有犊声的躯壳。难道他们不知道它不能和他们对话，不能指引他们道路吗？他们以它为神灵，他们是不义者。当他们

“你们所当崇拜者，
确是独一的。”
（《古兰经》37：4）

已经悔恨，而且知道自己确已迷误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我们的主不慈悯我们，不饶恕我们，我们一定变成亏折的人了。’”（《古兰经》7：148-149）

然而，对于那些奉牛犊为神的人，真主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奉牛犊为神灵的人们，将受他们主的谴怒，在今世必受凌辱。我这样报酬诬蔑真主的人。”（《古兰经》7：152）

上述经文显示，如果真主意欲，他可以饶恕或者惩罚那些曾以物配主的人。以物配主的人确已深陷迷误了，因为，只存在一位独一的真主是明显的真理。崇拜那些虚构的神灵是对真主犯下的大罪。正如《古兰经》中的记述，真主可能饶恕犯其它任何罪恶和过错之人——只除了以物配主者：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谁以物配主，谁已犯大罪了。”（《古兰经》4：48）

除安拉（真主）外别无应受崇拜者

伊斯兰的基础是认识真主的存在，

“（他是）东方和西方，
以及介乎东西方之间
的主……”
（《古兰经》26：28）

“他创造万物，
并使各物匀称。”
（《古兰经》87：2）

以及理解除他外别无主宰。在《古兰经》这一伊斯兰的天启之源中，真主告诉我们，这就是伊斯兰的最大要素：**“你们所当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古兰经》2：163）

确实的，只有一个绝对的存在，其它的一切都是他的创造物。真主创造了我们生存的宇宙，而宇宙在他的创造之前，没有任何的物质存在——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是一个完全的虚空。当宇宙被创造的时候，才开始有了时间、空间和物质。所有这一切都受造于永恒而不受任何支配的真主。《古兰经》中，真主叙述自己是宇宙的完美造物主：

“他是天地的创造者， 当他判决一件事的时候，他只对那件事说声‘有’，它就有了。”（《古兰经》2：117）

真主创造了在那一时刻及所有时刻产生的一切事物。真主不断创造了每一滴天空降落的雨水、每一个出生的婴儿、每一片树叶发生的光合作用、每一生命体器官的功能、每一颗星球在星系中的轨道、每一粒发芽的种子……创造了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所有一切。宇宙中的所有一切，无

“大地上的动物，没有一个不是由真主担负其给养的，没有一个不是真主知道其住所和贮藏处的。”

（《古兰经》*11:6*）

论大小，都根据他的命令而运作：

“还是那创造万物，然后加以复造，并从天上地下供你们给养者呢？除真主外，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你说：‘你们拿你们的证据来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古兰经》27：64）

从生物的细胞到宇宙间的群星，所有的系都处于一种美妙的秩序和完美的运作中。这种令人惊异的秩序，每一刻都被控制着，完美而和谐地持续运行。因为我们的主以他永恒的知识能力掌控着一切：

“他创造了七层天，你在至仁主的所造物中，不能看出一点参差。你再看看！你究竟能看出甚么缺陷呢？”（《古兰经》67：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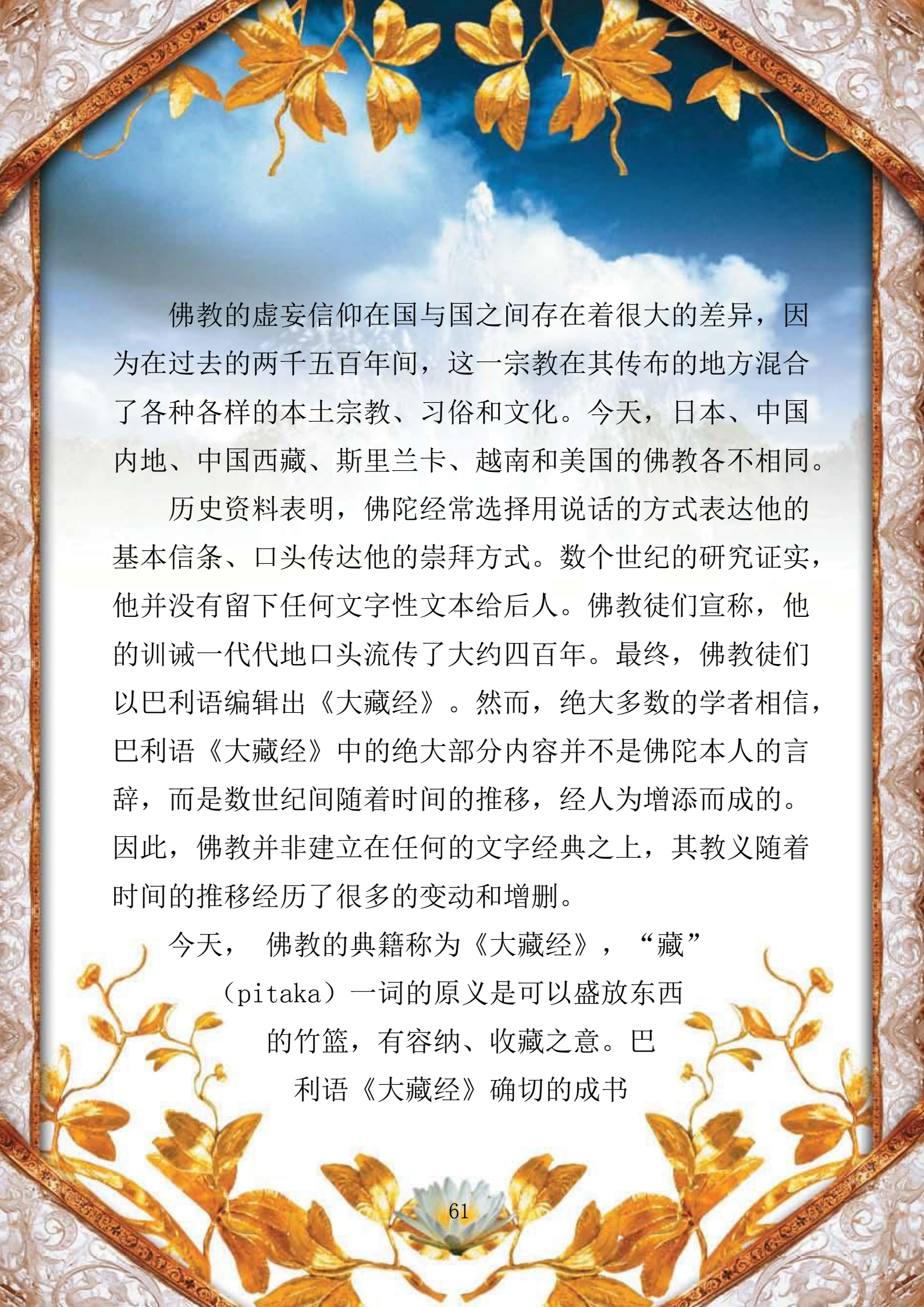
“大地上的动物，没有一个不是由真主担负其给养的，没有一个不是真主知道其住所和贮藏处的。”（《古兰经》11：6）

否认真主作为造物主，而去崇拜他创造的物体的话，真是一种巨大的理智缺失。宇宙间美妙的秩序与所有生物的无瑕设计告诉我们，必然有一个造物主创造了这一切。《古兰经》中，真主宣告除他外别无其他神灵，也没有其他的存在拥有力量：

“真主没有收养任何儿子，也没有任何神灵与他同等；否则每个神灵必独占他所创造者， 他们也必优胜劣败。赞颂真主，超乎他们的描叙。”（《古兰经》23：91）

真主无所不在，知道所有的一切。他是独一而真实的绝对存在，所有的一切都服从他的意志。真主存在于每一时刻每一地点，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不能企及的，也没有任何的生命可以违背他的意志。他是完美而无任何缺陷和弱点的：

“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 和他们身后的事； 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觉，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古兰经》2：255）

“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
（《古兰经》42：4）

佛教的
虚妄
信仰

佛教的虚妄信仰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这一宗教在其传布的地方混合了各种各样的本土宗教、习俗和文化。今天，日本、中国内地、中国西藏、斯里兰卡、越南和美国的佛教各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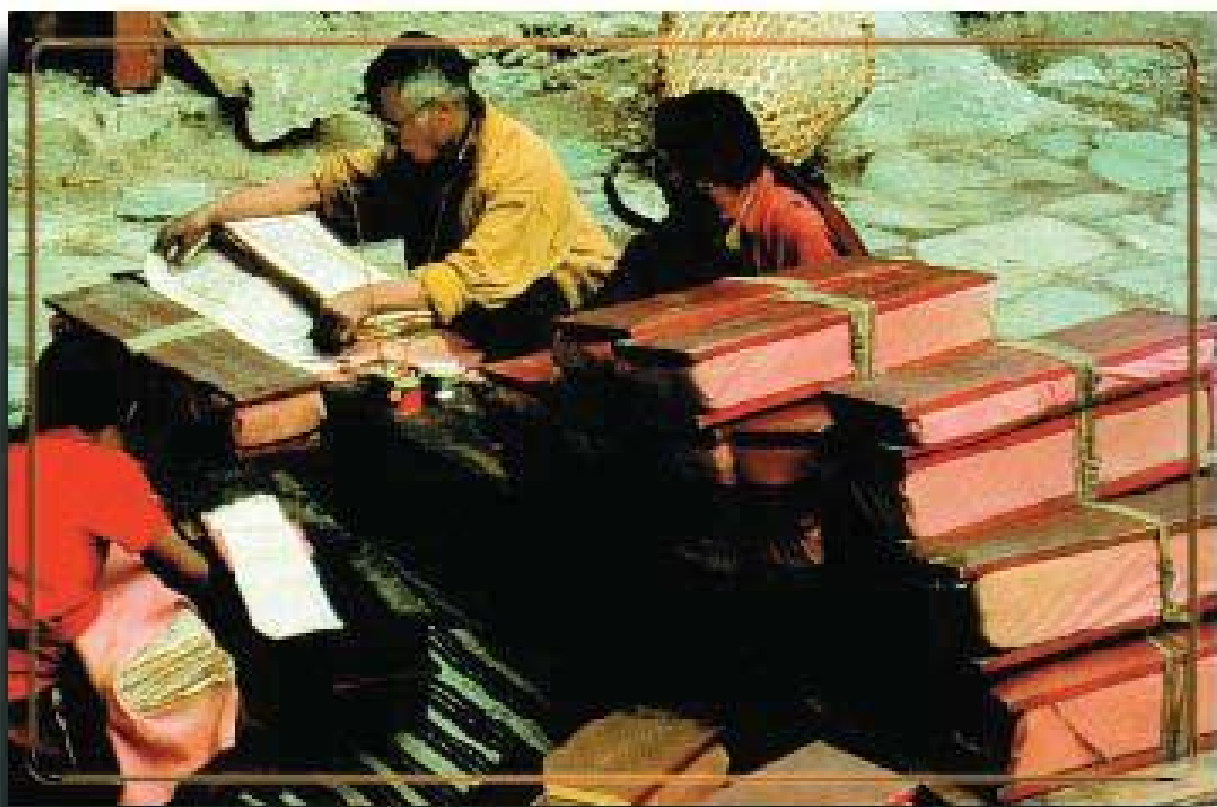
历史资料表明，佛陀经常选择用说话的方式表达他的基本信条、口头传达他的崇拜方式。数个世纪的研究证实，他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文本给后人。佛教徒们宣称，他的训诫一代代地口头流传了大约四百年。最终，佛教徒们以巴利语编辑出《大藏经》。然而，绝大多数的学者相信，巴利语《大藏经》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并不是佛陀本人的言辞，而是数世纪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人为增添而成的。因此，佛教并非建立在任何的文字经典之上，其教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很多的变动和增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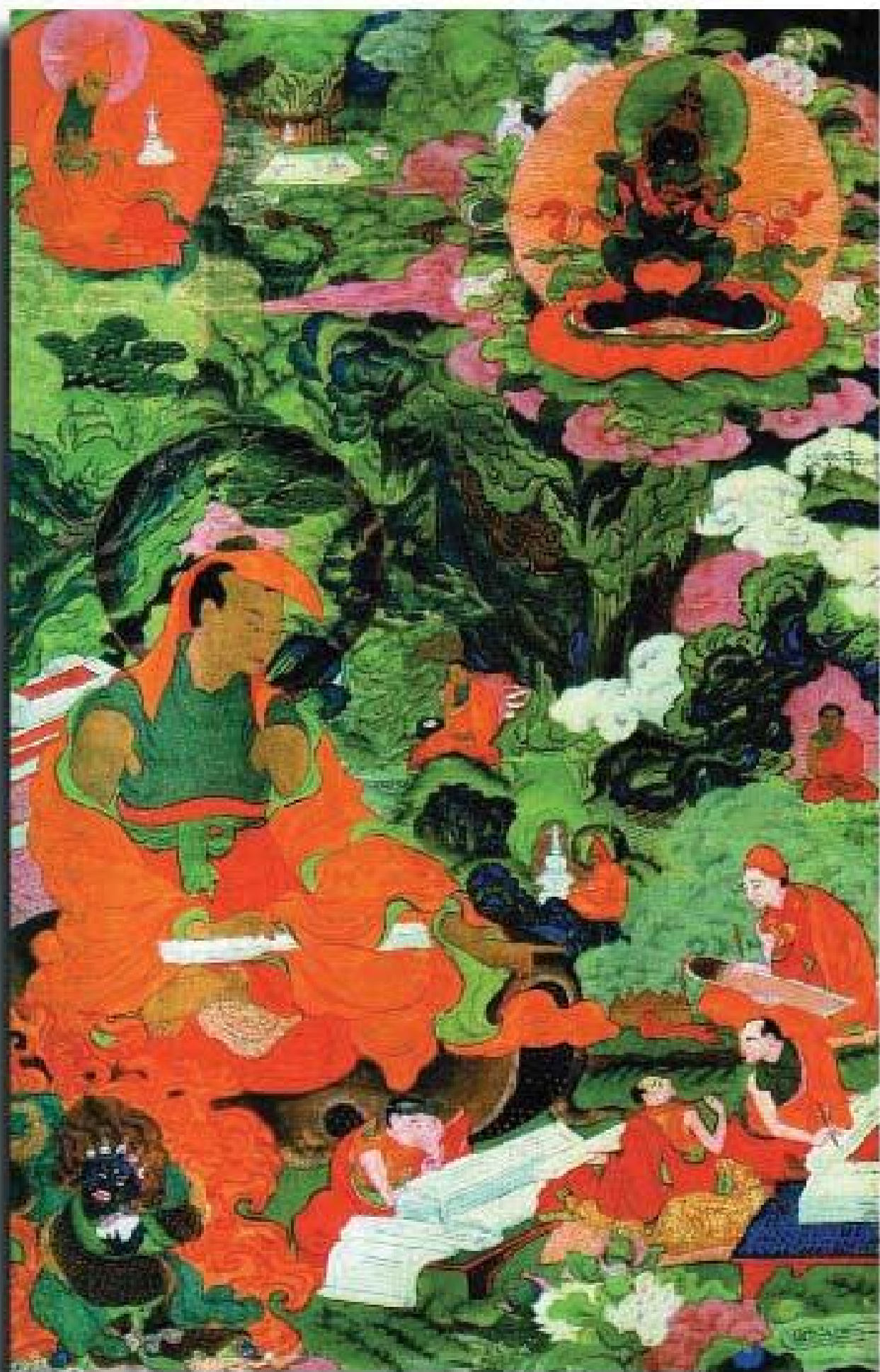
今天， 佛教的典籍称为《大藏经》，“藏”（pitaka）一词的原义是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篮，有容纳、收藏之意。巴利语《大藏经》确切的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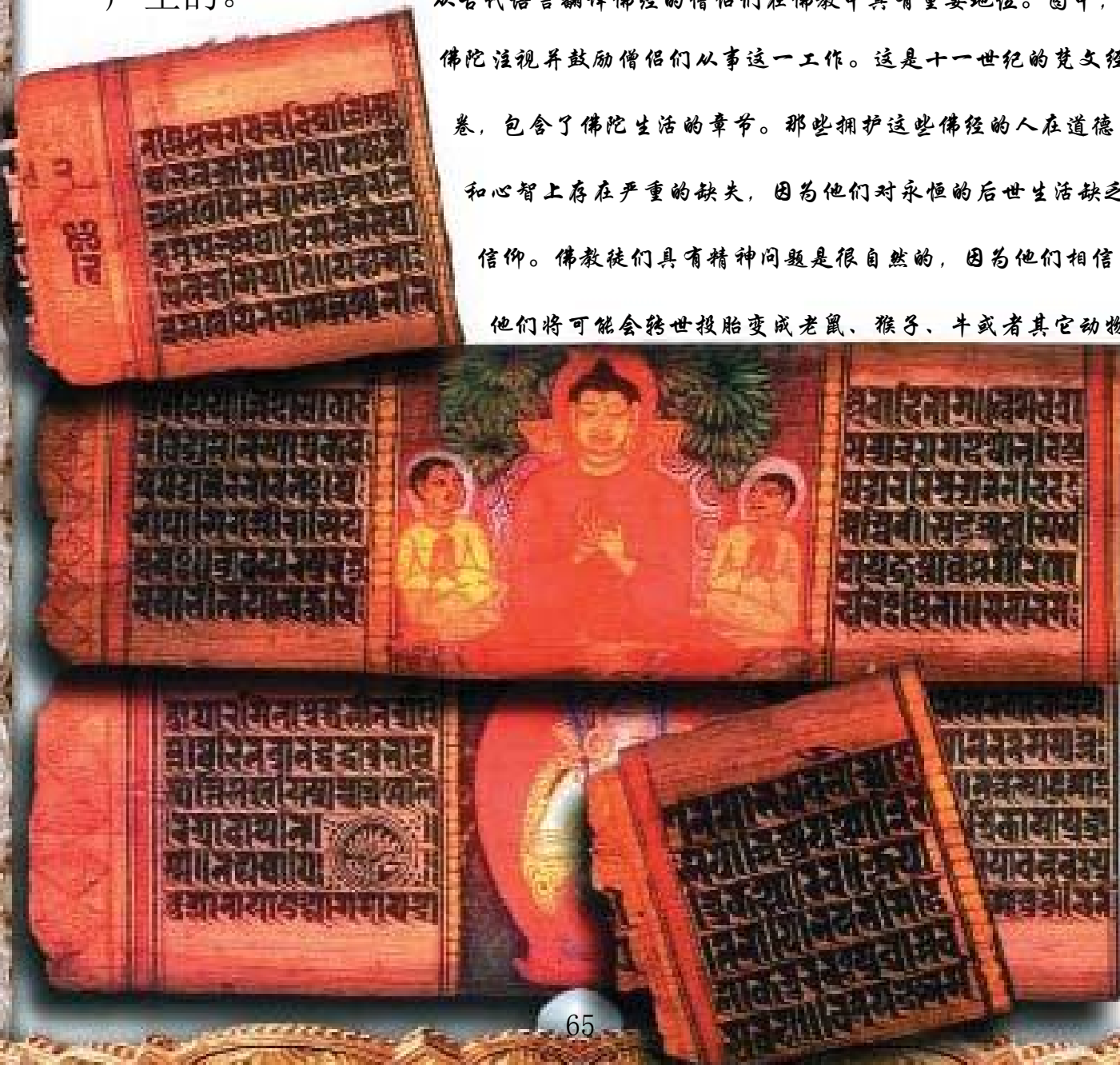
年代无法确定，然而它通常被认定是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斯里兰卡成形的，共分为“经”、“律”、“论”三大部分：

（一）**经**：被认为是佛陀本人所说的教义。然而，他的言辞经过数个世纪的推移，被掺杂了许多其它的传说与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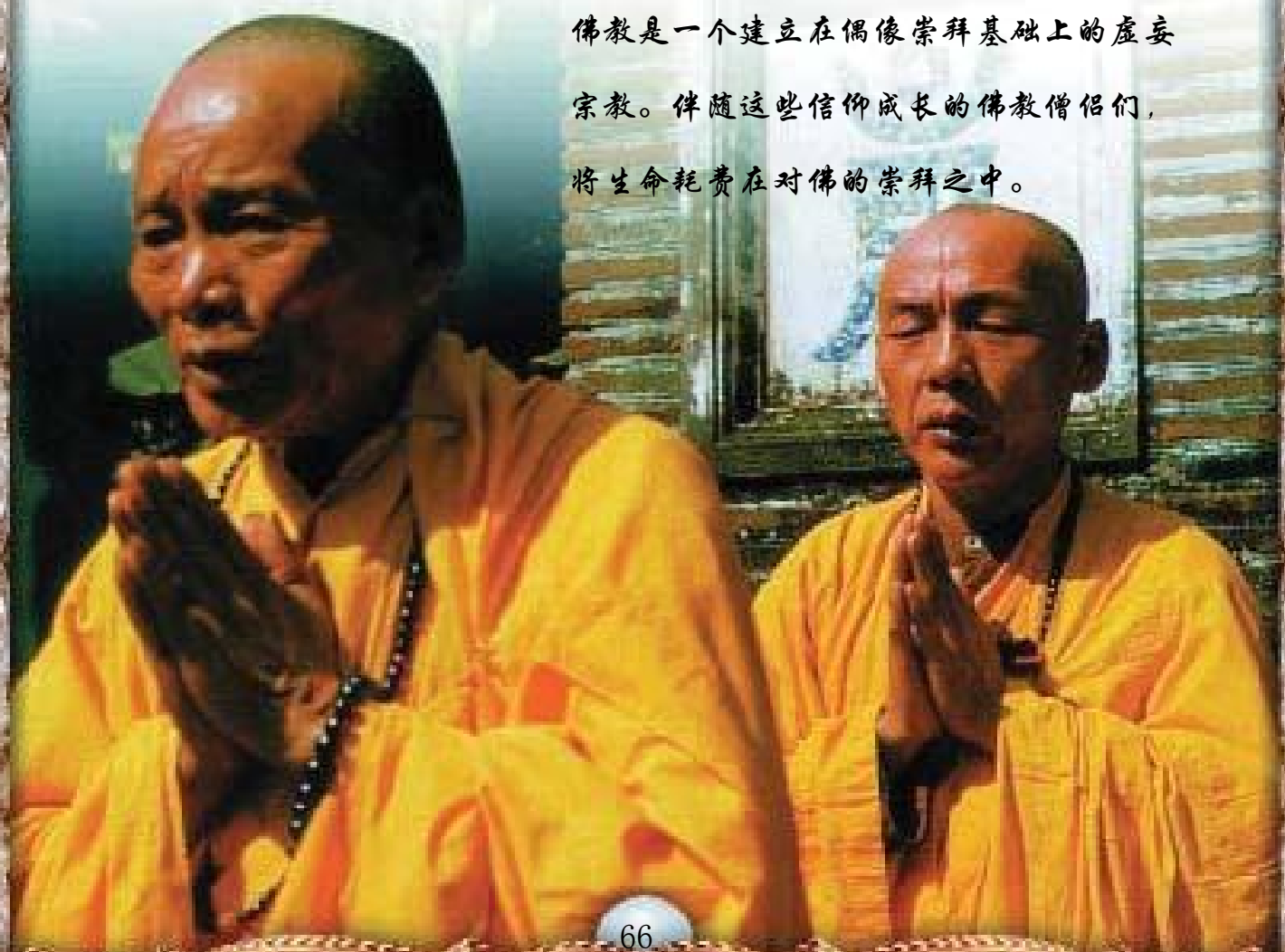
（二）**律**：包含了佛教信徒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及其解释。

（三）**论**：是为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

在中国西藏，分发佛经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出家修行的僧侣们，尤为重视此项工作。对于真正的后世生活他们一无所知，却在今世从事着无益的追求。

在经历了数世纪之后，西藏的藏书室数尽毁。然而，由藏人僧侣们手写的经卷却依然保存在临近地区。所有这些佛教文学都引领人们去过一种噩梦般的生活。这一荒谬愚昧的宗教宣称，在人们死后，他们将投胎转世，也许会变成牛或者老鼠，令人们生活在恐惧与焦虑之中。

今天的佛教僧侣们认为他们的典籍是神圣的，他们根据它来崇拜和生活。他们将佛陀描绘为神灵和主宰，佛教徒们于是在他的雕塑前膜拜、奉献食物和鲜花祭祀、期望着这些塑像的襄助。这真是一种完全的愚昧行为！任何相信石头或铜铸的雕像能听闻或帮助自己的人，真是受了莫大的愚弄。本书随后将对这些愚昧行为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佛教是如何成为一个关注人的神秘学说的——它不解释这个世界完美的秩序，更不提及整个宇宙是如何产生的。

从古代语言翻译佛经的僧侣们在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图中，佛陀注视并鼓励僧侣们从事这一工作。这是十一世纪的梵文经卷，包含了佛陀生活的章节。那些拥护这些佛经的人在道德和心智上存在严重的缺失，因为他们对永恒的后世生活缺乏信仰。佛教徒们具有精神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将可能会转世投胎变成老鼠、猴子、牛或者其它动物。

一个否认造物主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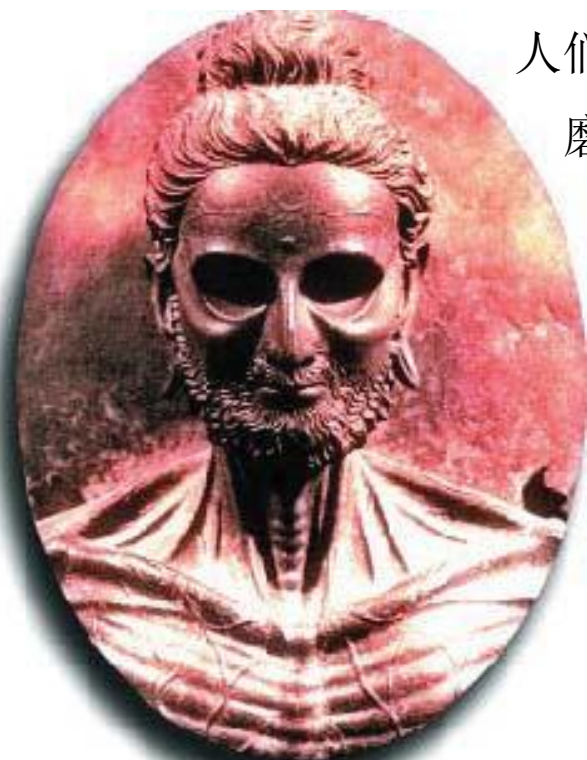
佛教哲学否认真主的存在，而建基于人类道德的几个层面及如何脱离这个世界的苦难。没有任何理智或科学的支持，佛教宣扬两个密切关联的观念：业报与轮回——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地轮回再生，他们下辈子的生活是由上辈子的行为决定的。没有任何的佛教经籍考虑造物主的存在，也不关注宇宙、世界和生命是如何产生的。没有任何佛经描述宇宙是如何从无到有被创造的，或者生命是如何起源的，或者去解释这个世界上随处可见的真主的绝妙

佛教是一个建立在偶像崇拜基础上的虚妄宗教。伴随这些信仰成长的佛教僧侣们，将生命耗费在对佛的崇拜之中。

“他们有脚能行呢？还是有手能擒呢？还是有眼能见呢？还是有耳能听呢？”
（《古兰经》7：195）

创造。根据佛教的谎言，甚至根本没有必要去思考这些事情！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根据佛教的宣称——禁欲、拜佛和脱离苦海。

作为一个宗教而言，佛教的视野是极其狭隘的，它不让它的信徒们去考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诸如他们从何而来，或者宇宙及所有生命如何产生等等。事实上，它阻止他们去考虑这些事情，而将他们挤压进现世生活的狭隘模具之中。

一个禁欲和奴役人的宗教

试图消除人类所有的欲望，是佛教狭隘哲学的另一层面。真主为了人类的利益和愉悦而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许多的恩典，以便他们感谢。正因为这样，伊斯兰并不要求人们压制自己的欲望或忍受痛苦折磨。相反地，它命令人们利用世界上的美好方面（除开非法行为），不必要无故地遏制自己或令自己遭受痛苦。因此，真主在《古兰经》中启示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对追随他的人要"卸脱他们的重担和桎梏"：

根据佛教信仰，饥饿、不幸和痛苦是到达真理的指引。

今天，佛教徒们相信他们所忍受的痛苦、饥饿与不幸越多，他们就越快能够“大彻大悟”。然而，这并非觉悟，而是对人生命的一种自虐。《古兰经》中说：“真主是不欲亏枉众仆的。”(40：31)佛教徒的这种荒谬行为是与伊斯兰的道德完全背离的。

“他们顺从使者——不识字的先知，他们在自己所有的《讨拉特》（律法书）和《引支勒》（福音书）中发现关于他的记载。他命令他们行善，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物，卸脱他们的重担，解除他们的桎梏，故凡信仰他，尊重他，援助他，而且遵循与他一起降临的光明的人，都是成功者。”（《古兰经》7：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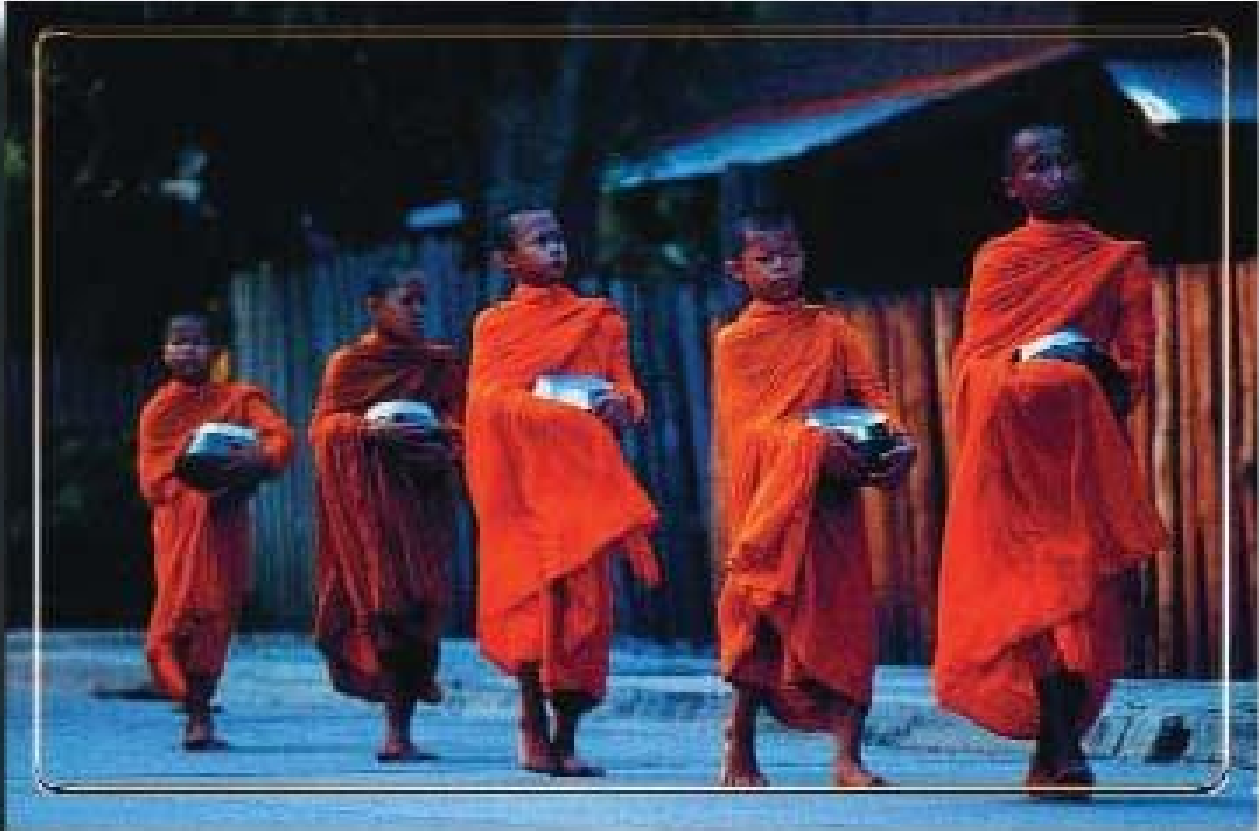
简而言之，伊斯兰是一个解放的宗教——它将人们从无益的习俗与禁忌、从社会的压迫与恐惧中解放出来。它号召人们以寻求真主的喜悦为目的，过一种平静、安宁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祈真主赐福他并使他平安）在很多《圣训》中都劝告我们，要使宗教简而易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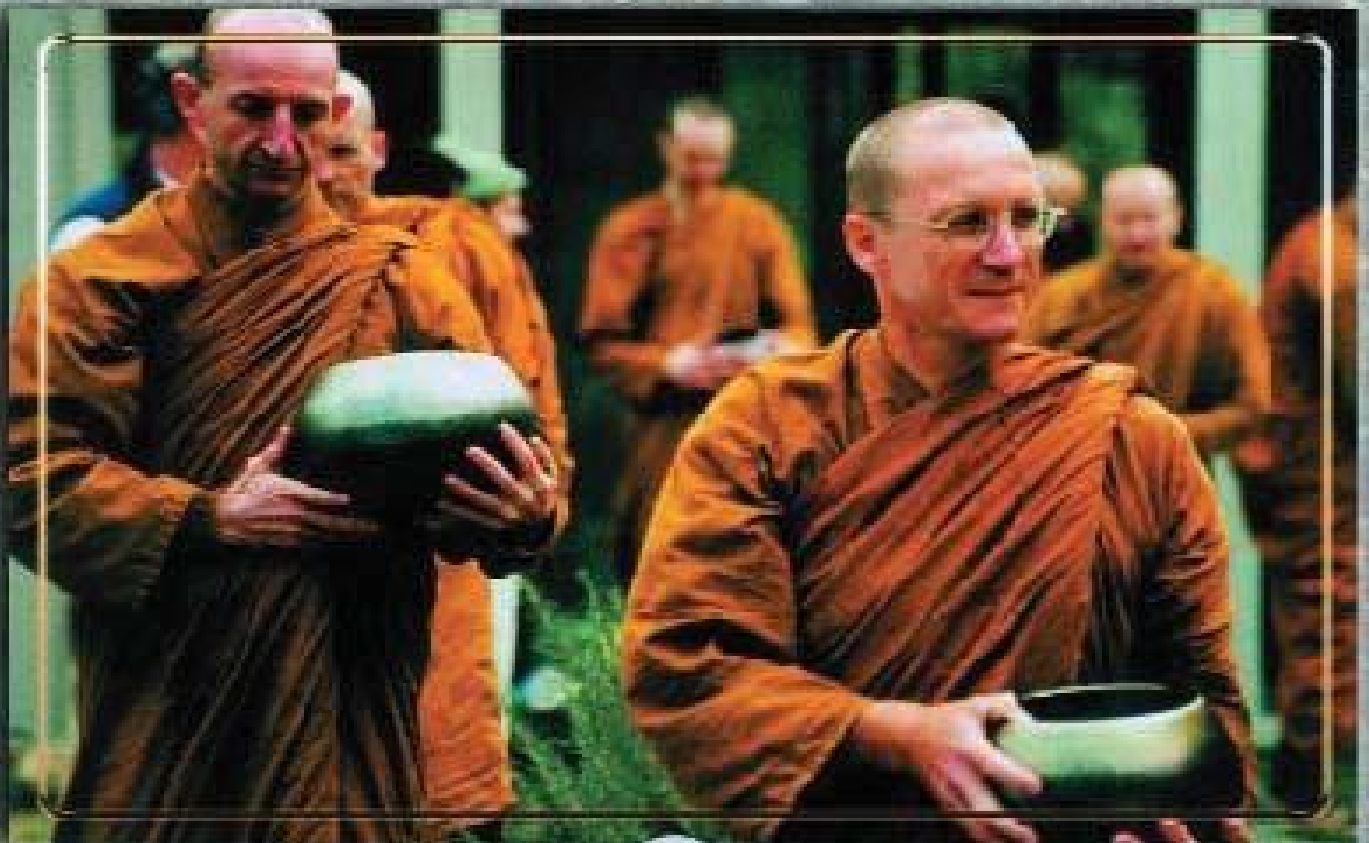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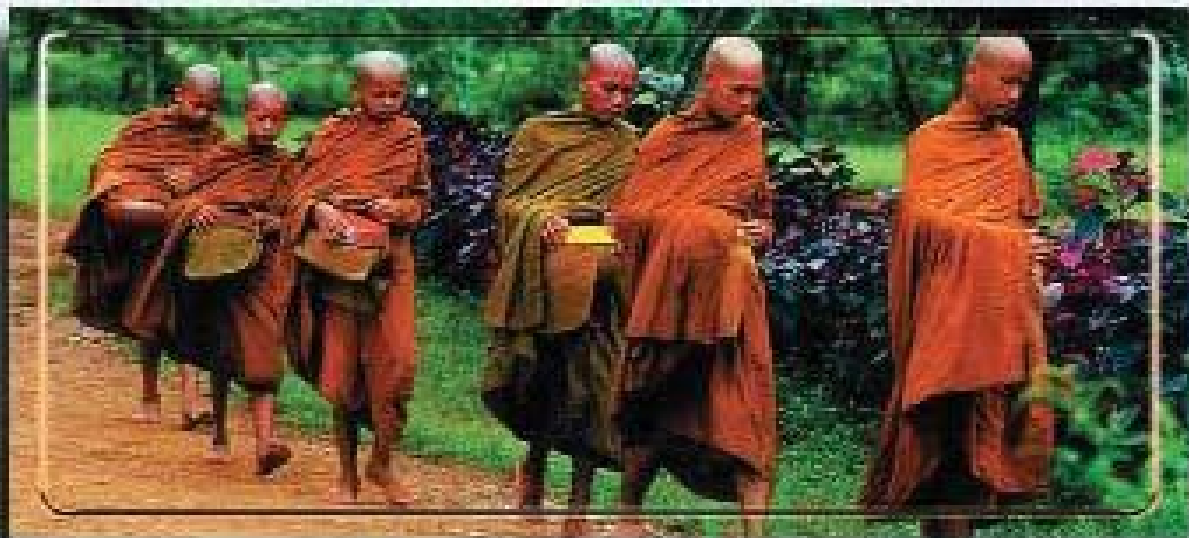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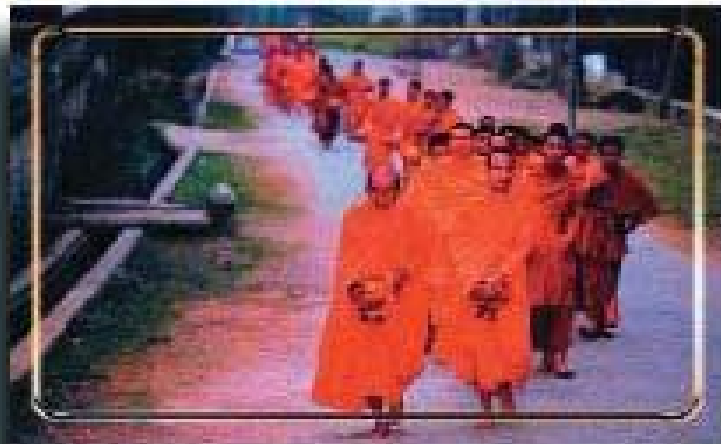
“你们要使人容易，而不要使人困难；要（以喜讯）使人平静，而不要使人恐惧。”[1]

“你们被派遣是为了使人们的事情容易，而不是使人们的事情变得困难。”[2]

佛教使它的信徒成为烟雾缭绕的寺院的奴隶，迫使他们过一种痛苦而贫困的生活。它奇怪地禁止佳美的食物、清洁、舒适等真主为人类创造的恩典，却认为苦难是一种美德、劝告它的信徒们去过一种悲惨的生活。

对于佛教的和尚与尼姑而言，生活是充满各种苦难的。他们被禁止去工作或拥有自己的财产，必须手持钵盂挨家挨户地向人们乞讨才能果腹。佛教僧侣们被禁止结婚或拥

这幅图描绘了佛陀和他的弟子们手持钵盂去接受施舍的情景。这种违背理性的佛教传统延续至今。那些陷入佛教迷误之中的人，必须去乞讨蒙羞——即便无此必要也罢。不去为了生活而工作，佛教却引领人们去过一种懒惰颓唐的生活，迫使他们陷入一种原始的生活状态。伊斯兰的命令却刚好相反，这一活力的宗教令它的信仰者们充满生机，指引他们去从事有益的工作。与佛教的阴暗气氛相比，伊斯兰要求清洁、礼貌和富有成效的劳动，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

那些没有出家的佛教徒们也愿意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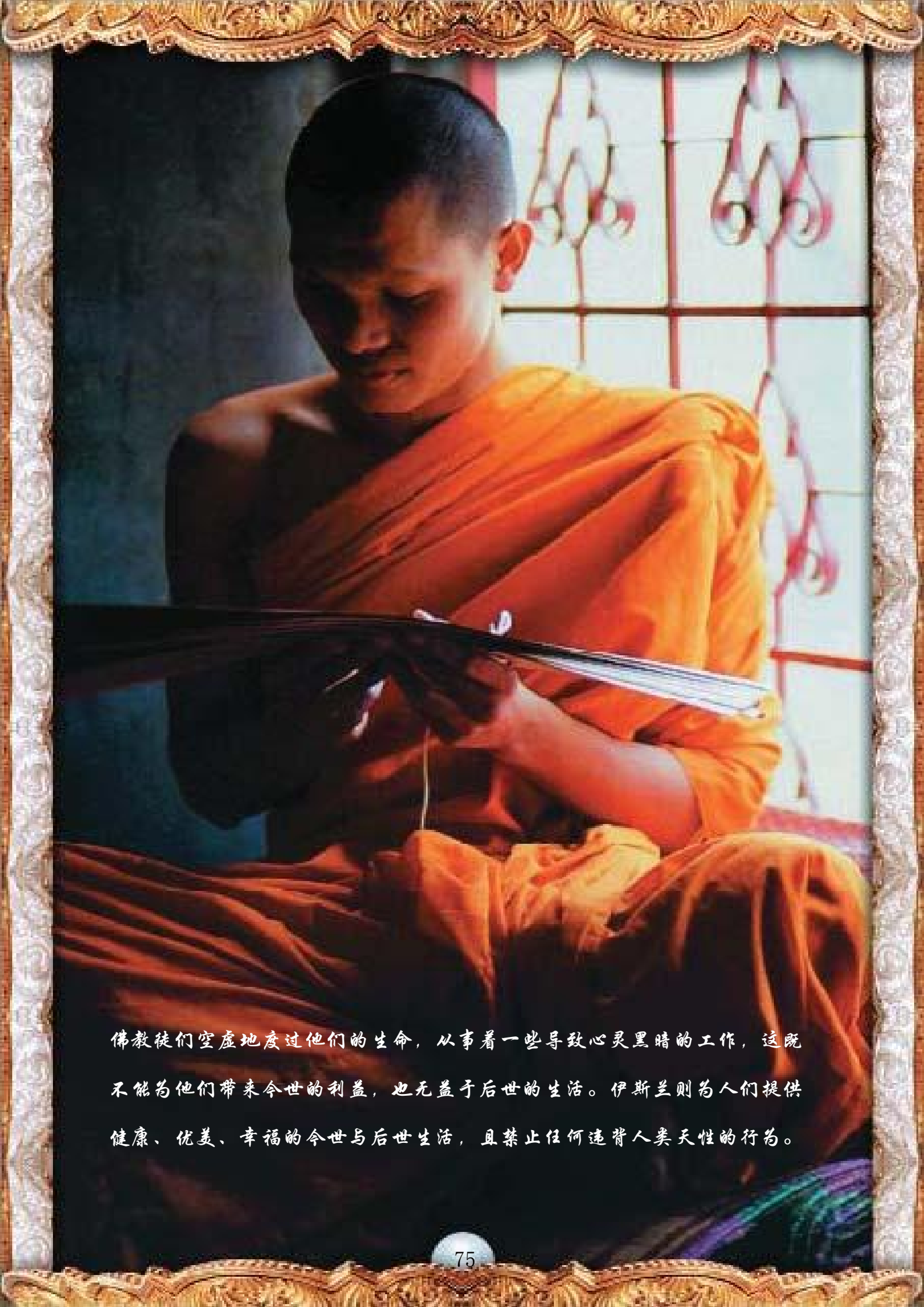
僧侣们的募捐，相信他们会因此在下辈子获得好报。早晨，佛教僧侣们手持钵盂穿街过巷，向人们寻求施舍。然而，这种以崇拜为名而实行的迷信活动在今世和后世都不会对他们有丝毫济——除非真主意欲。

有任何家庭生活，他们所拥有的或许只是一件劣质布料的或黄或红的袈裟。 除了袈裟之外，他们的财物只包括一张用于睡觉的硬床、一把用于剃头的剃刀、一根备用的针、一个喝水的瓶子及一个用于乞讨的钵盂。他们一天只吃一餐，这一餐通常只是面饼和蘸了调料的米饭，只喝水或米汤。他们必须在中午之前吃完这些食物，第二天之前禁止再吃任何东西。其它的食物——甚至是药品，也被认为是受禁止的奢侈品。一个僧侣只有在生病并得到上级僧侣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吃肉、鱼或蔬菜。简而言之，佛教是一个自我摧残的宗教。

《古兰经》中的下面这节经文明显地表达了这种状况：

“真主的确毫不亏待人们，但人们却亏待自己。”

（《古兰经》1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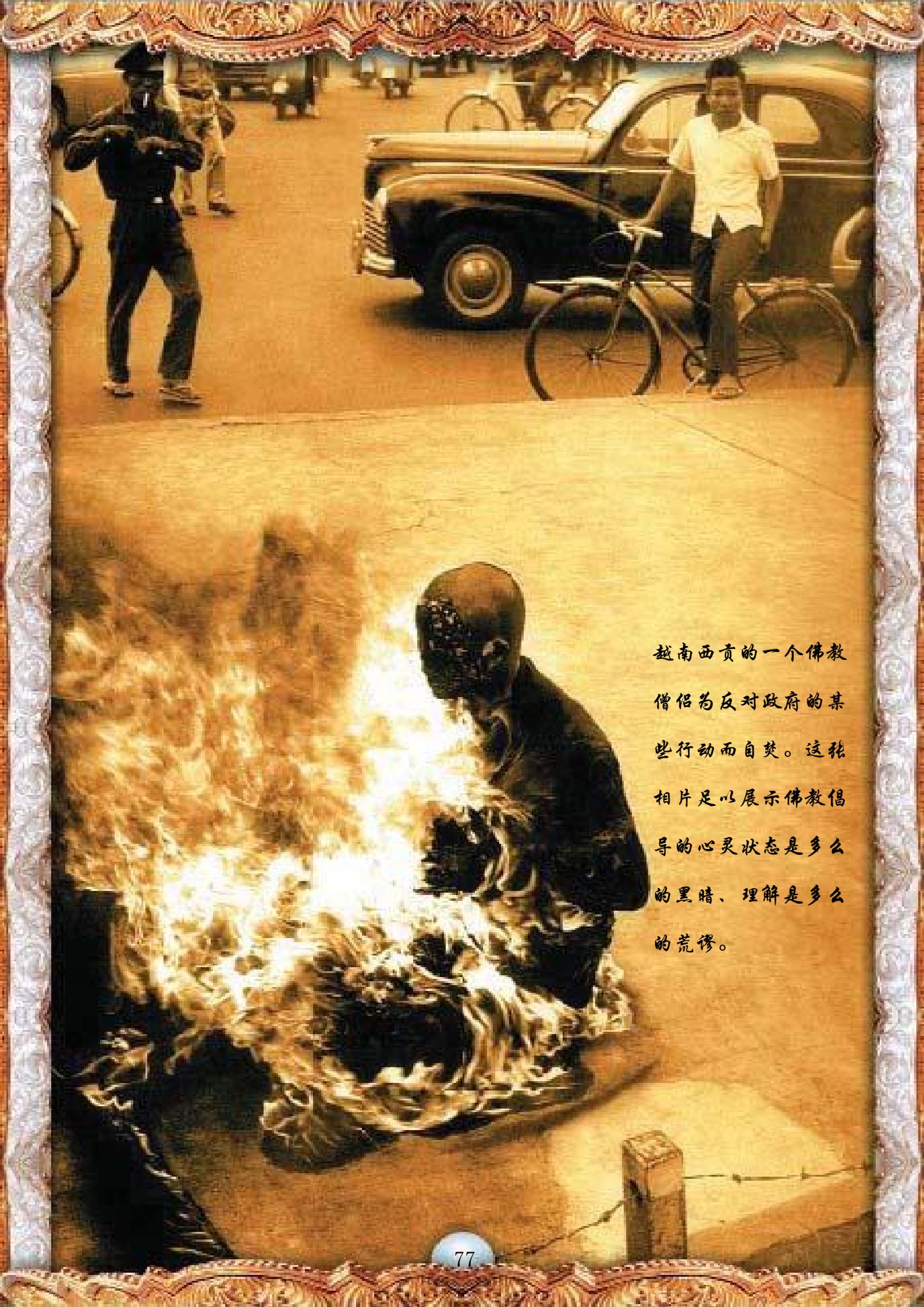
然而，对于信仰真主并顺服真主的人，真主许约他们一种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在今世还是在将要来临的后世。他们拥有今世和后世的恩典和享受：

“你说：‘真主为他的臣民而创造的服饰和佳美的食物，谁能禁止他们去享受呢？’你说：‘那些物品为信道者在今世所共有，在复活日所独享的。我为

佛教徒们空虚地度过他们的生命，从事着一些导致心灵黑暗的工作，这既不能为他们带来今世的利益，也无益于后世的生活。伊斯兰则为人们提供健康、优美、幸福的今世与后世生活，且禁止任何违背人类天性的行为。

有知识的民众这样解释一切迹象。”（《古兰经》7：32）

佛教的另一阴暗面是它的悲观主义。“涅槃”（解脱）的许诺让它的信徒们精神分裂般地与生活完全脱离联系，以一种阴暗的视角看待世界。《天主教百科全书》中这样描述佛教的这一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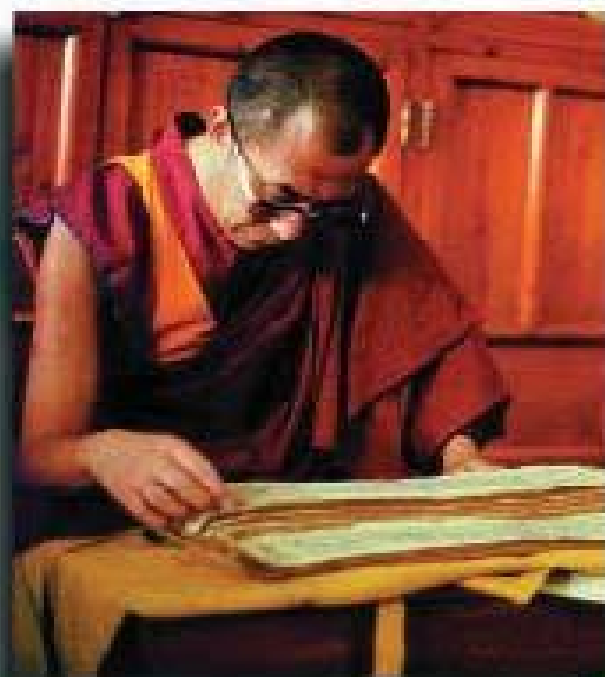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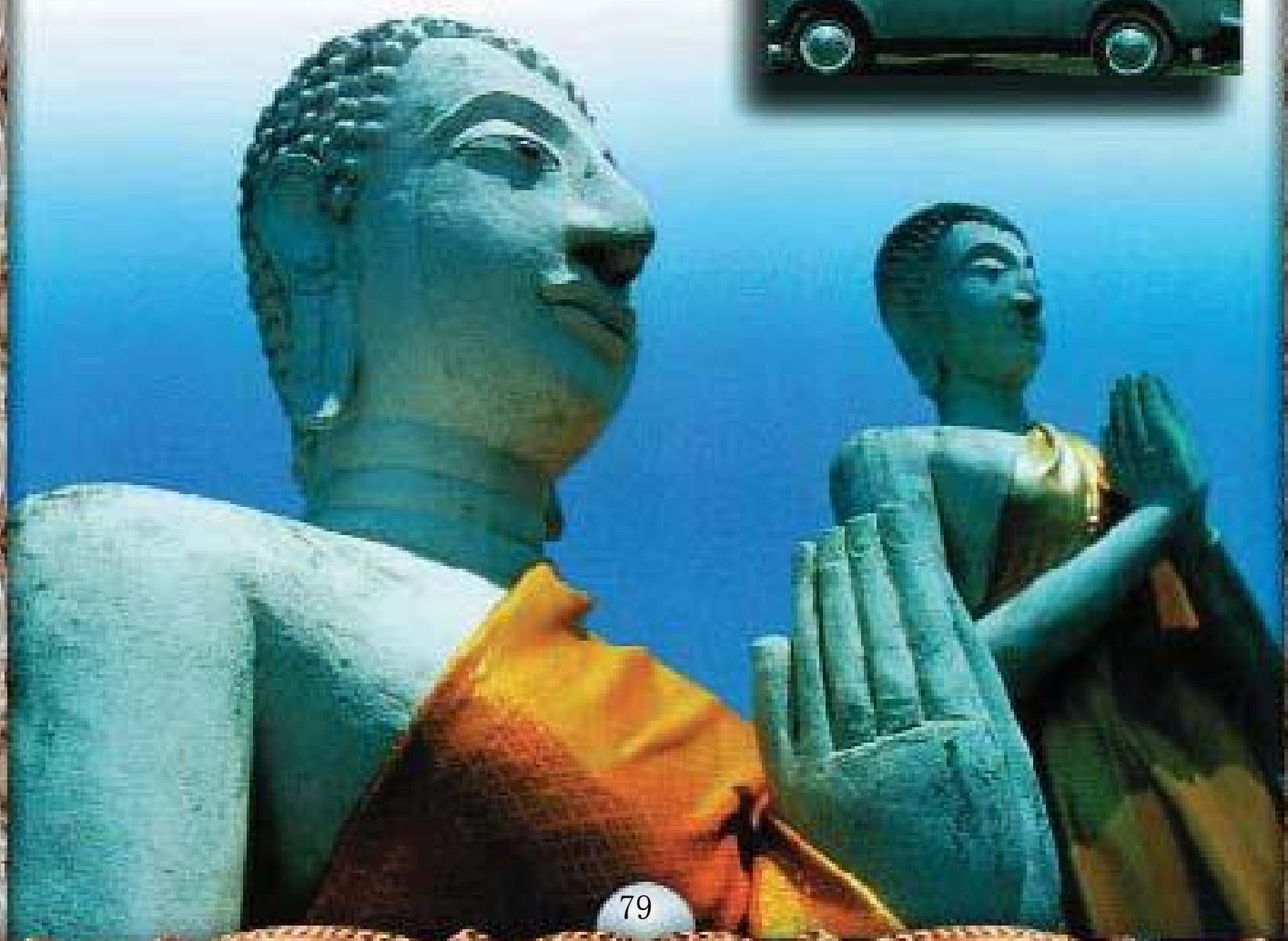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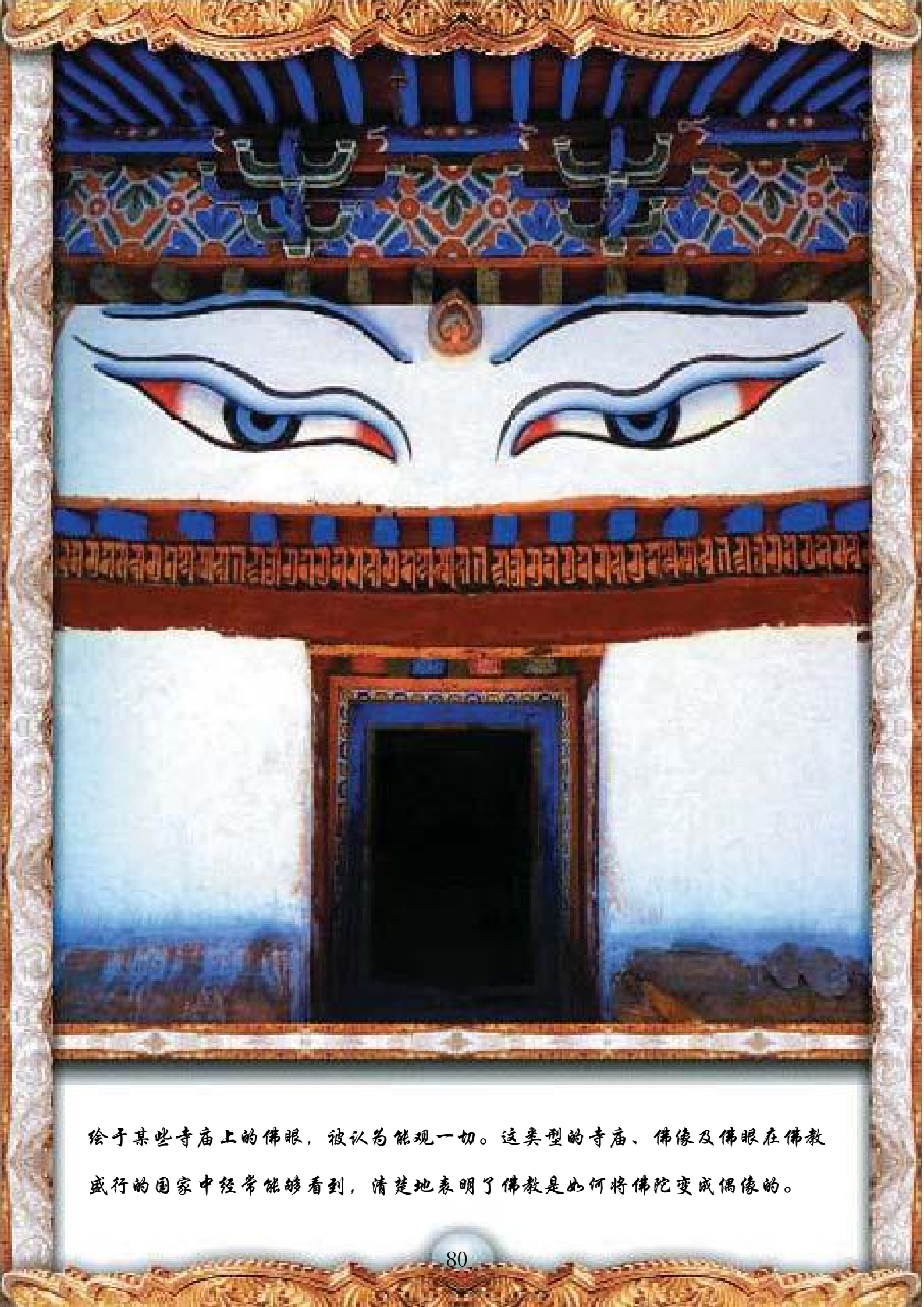
“佛教的另一致命缺陷是它虚妄的悲观主义。一个正常健全的理智，无疑是会反对那种认为生活毫无意义、所有的自我存在都是邪恶的病态观点的。佛教立足于责难以希望和欢乐为主的自然天性；它是一面反对完善理智生活的大旗。佛教最大的野心是将所有生命都带入无意识的“涅槃”状态，从而摧毁完善。佛教是反对自然天性、对个体造成不义的罪恶祸首。所有合情合理的欲望都必须被压制。无害的娱乐是受谴责的，音乐创作是被禁止的，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不被考虑的。智力的发展只局限于背记佛经和研究佛教哲学——这些只具有极小的价值。佛教在大地上的理想是一种对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的消极状态。”[3]

伊斯兰并不让它的追随者冷漠。相反，它号召他们活泼、积极与愉悦。所有接受伊斯兰教导的人，都是对他们身旁的事物非常敏感之人。他们不像佛教徒那样将世界看作是应该脱离的一个乱局，而是认为它是一个考验场——一个去实践《古兰经》高尚道德教诲的场地。正因如此，伊斯兰的历史上充满了公正与成功的领导者，他们为他们的人们保障了舒适而幸福的生活。佛教却恰恰相反，它只

越南西贡的一个佛教僧侣为反对政府的某些行动而自焚。这张相片足以展示佛教倡导的心灵状态是多么的黑暗、理解是多么的荒谬。

产生了制造苦难的不幸追随者，他们将自己和他人带入消极与贫困，当他们遭遇问题的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自我牺牲。

一个异端的宗教

佛教是一个异端的宗教，因为它崇拜偶像。据说今天的佛教已分为很多不同的派别，而对佛陀的崇拜只是其中某些派别的特征而已。不过，即便是接受佛教是一个正确的指引——如佛教的所有派别所犯的大错一样——也表明这是一个将佛认作神的宗教。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佛教的僧侣们在佛陀（悉达多•乔答摩，或称释迦牟尼）去世后不久，就将其神化，他的塑

像随处可见，佛身不灭而以佛像体现的荒谬信仰得到发展壮大。佛教徒们对佛陀的极度尊敬随后变成了彻底的崇拜。今天，在佛教为主的国度中，他的巨大塑像随处可见。从亚洲到美洲的很多国家中，你可以看到绘画着佛眼的雕塑和庙宇——提醒人们佛陀能观一切，他随时注视着人们，人们应当在生活中随时随刻记起他。很明显，这是一个完全不堪一击的信仰——一个已经死亡数千年的人能够看到那些信仰

绘于某些寺庙上的佛眼，被认为能观一切。这类型的寺庙、佛像及佛眼在佛教盛行的国家中经常能够看到，清楚地表明了佛教是如何将佛陀变成偶像的。

“如果你以物配主，
则你的善功，必定
无效，而你必定
成为亏折者。”
（《古兰经》39：65）

他的人、保护他们、倾听他们的祈祷。真相就是：佛教徒们无能去领会是真主——众世界的化育主、包容一切的主、知道所有事物最深入隐微的秘密的主创造了佛陀——就像创造其他所有人一样。

业报的信仰

“业报”认为一个人所作的任何事情,迟早将会对其产生影响,将会决定他的“下辈子”。根据这一信仰，人背负着前生所做的结果，在世上不断地重生。佛教否认真主的存在，相信业报是决定一切的唯一力量。

根据这种信仰，一个人将在以后经历他以前所做的善恶。以前的是他的前生或俗称“上辈子”，以后的是他的来生或俗称“下辈子”。来生被认为是人死之后将要开始的新生命。一个人在今生贫穷，是因为他在偿还前生的罪孽。这一迷信的信仰还宣称：一个罪孽深重之人，在来生有可能被贬为动物甚或是植物重生。

相信业报的一个危害性结果就是，它告诉人们说一个人今天的无助、贫困和缺陷等都是因为他上辈子造了孽而对他的惩罚。根据这种信仰体系，如果一个人伤残了，那是因为他在上辈子对某人做了类似的伤害，从而罪有应得。这种迷信的信仰是使种姓制度这种不公的社会结构得以统治印度多个世纪的原因。(应该记住的一点是：业报是一个印度教的概念，佛教事实上是起源于印度教的。)因为种姓

制度是建立在业报论的基础之上的，贫困、疾患与残障人士在印度是受到鄙视与压迫的。富裕的高级种姓阶层将他们的种种特权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在伊斯兰之中，贫弱并非一种惩罚，而是来自真主的一种考验。此外，对于需要帮助之人，其他人负有非常重要的义务。因此，伊斯兰——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等源自天启的宗教——对社会公正具有强烈的意识。然而，类似于佛教和印度教等建立在业报论基础之上的宗教，却容忍不公，并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

业报论建立在轮回的信仰之上。这种“轮回”

根据业报论，贫困、伤残或有疾患的人是在偿还他们前生所做的罪孽。因此，他们今天的不幸是罪有应得。这一荒谬的信仰导致在这一理论盛行的社会中普遍的不公。

的观念认为每一个生命都在影响下一个。然而，这种信仰却不能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这种业报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佛教不承认真主的存在，那么是谁在判定人的前生，并令其以新的躯体转世出生的？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佛教徒们相信因果报应是一个自我运作的“自然定律”，就如同万有引力或热力学定律一样。然而，是真主创造了所有的自然定律。没有任何的自然定律在观察人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记录，并在他们死后据此给予评判；没有任何的自然定律根据这种评判决定一个人应该拥有何种生活、并据此对他进行再创造；没有任何的自然定律能将这一过程无懈可击地强加在数十亿的人身上，更不用说各种动物了。很明显的，根本没有这样的自然定律存在，这样的过程也不可能存在。

世界上有很多人相信轮回——虽然它没有任何的逻辑——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信仰。他们否认永恒的后世生活的存在，他们害怕死亡，并将轮回转世说作为逃避这种恐惧的一种途径。相信轮回，就如同相信业报一样，是一种虚妄的安慰，它让人们不必害怕死亡——因为他们将会重生。

如果轮回如同自然定律一样不能自己产生的话，它的存在只可能是通过一个超自然的创造。然而，《古兰经》告诉我们，轮回只是一个人为杜撰的神话。真主降示给全人类作为指引的经典，已经宣布了轮回转世说的虚妄。

“舍真主而祈祷许多配主的人，

究竟凭什么呢？他们只凭臆测。”

（《古兰经》10：66）

从伊斯兰看轮回说

如同看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穆斯林们看待业报与轮回必须以真主在《古兰经》中的言辞为据。《古兰经》中叙述人只有一次出生和复活。每个人在大地上只有一次生命，随后将会死亡。我们的主在《古兰经》中命令道：

“你们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与你们会面，然后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明的主那里，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古兰经》62：8）

一个人在死后将会被复活，根据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得到回报，或进入永恒的天堂，或落入无尽的火狱。这就是说，人在世上只有一次生命，随后就是永恒的后世生活。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得非常清楚，人死之后再不可能重返尘世：**“我所毁灭的市镇，想复返人世，那是不可能的。”**（《古兰经》21：95）

“等到死亡降临他们中，一旦有人临危时，他才说：‘我的主啊！ 求你让我返回人间，也许我能借我的遗留的财产而行善。’绝不然！这是他一定要说的一句话，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屏障，直到他们复活的日子。”（《古兰经》23：99-100）

如同这些经文所显示的，一部分人会在重生的希望中死去，然而在他们死亡的瞬间，他们会被告知那是绝不可能的。关于死亡与复活，真主在《古兰经》中是这样说的：

“你们怎么不信真主呢？你们原是死的，而他以生命赋予你们，然后使你们死亡，然后使你们复活；然后你们要被召归于他。”（《古兰经》2：28）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在他们之前，我曾
毁灭了许多世代……
约旦佩特拉城遗址

……他们常和那些人的故乡往来，对于有理智者，此中确有许多迹象。”
（《古兰经》20：128）
古罗马大剧场遗址

真主说我们每个人原先都是死的，意即人是从无生命的物质——泥土和水上被创造的。真主将这些无生命的物质“健全和匀称”地加以创造（参见《古兰经》82：7），赋予人生命。在一特定时间之后，人的生命将终结而死亡。死亡使人重归大地，腐烂变回泥土，等待着最后来临的复活。在复生日来临时，每个人将会被复活，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将全部被展现出来，再想变回泥土已绝不可能。《古兰经》中，真主叙述当人被创造之后，他只经历一次死亡：**“他们在其中，除初次死亡外不再尝死的滋味。”**（《古兰经》44：5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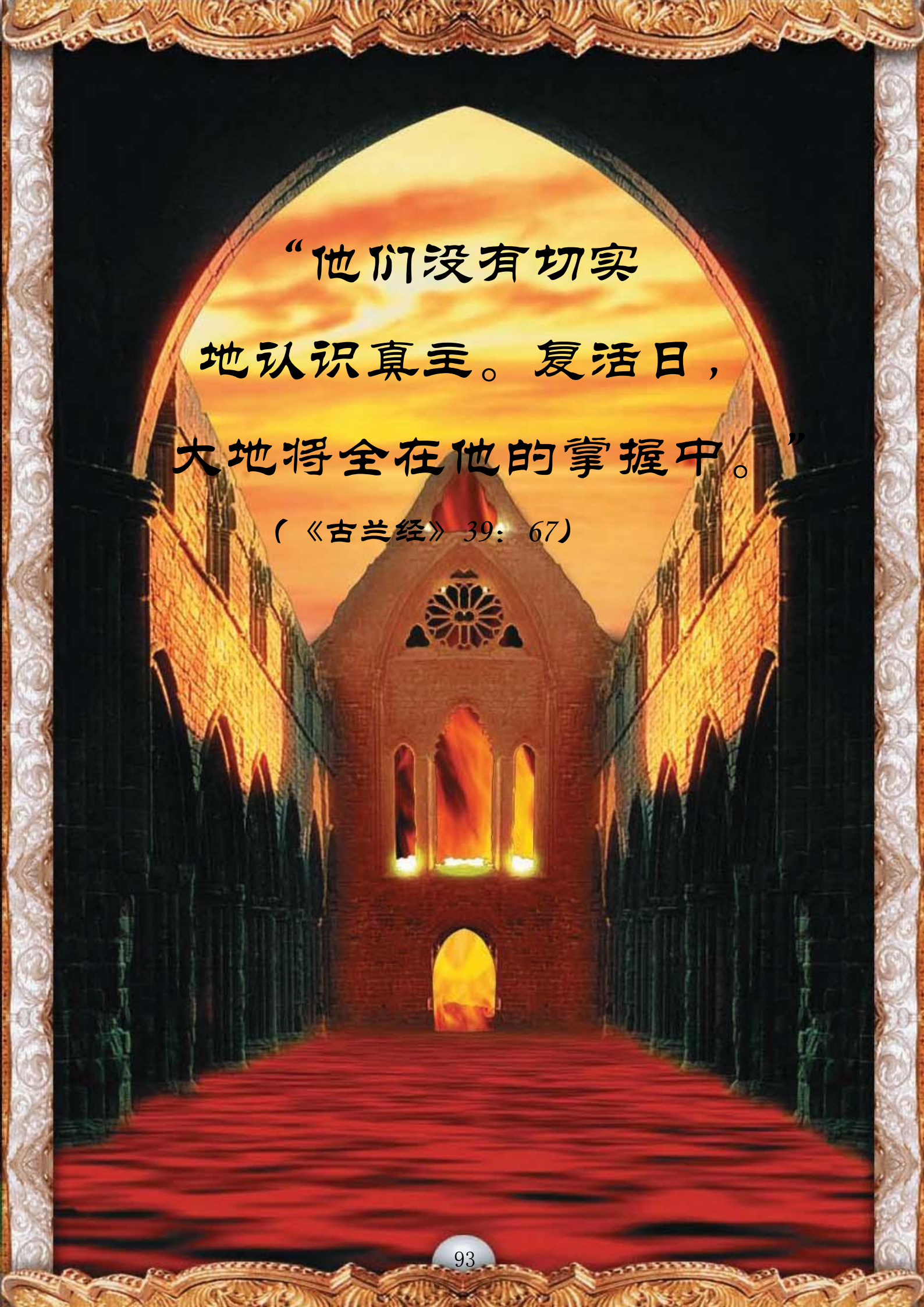
这些《古兰》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死亡只有一次。无论人们多么地想要克服它们对死亡及永恒后世生活的恐惧，从而用业报及轮回的虚妄信仰来自我安慰，事实就是：在死亡之后，他们绝不可能再重返人世。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死亡，在死亡之后——凭真主的意欲——复生日来临时将开始永恒的后世生活。根据个人所行的善恶，他们或将被恩许进入天堂，或将被罚入火狱。

对于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公正而仁慈的真主会给予合适的回报。一个人如果因为害怕死亡或害怕进入火狱而去寻求虚妄信仰的安慰，他必将遭受毁灭。一个有理智和良知的人，如果希望脱离火狱的痛楚而获得天堂的话，他必须以一颗真诚的心回归真主，必须遵守《古兰经》——全人类的指引。

无论老少、俊丑、贫富，没有任何人能避免死亡，因此，没有人能无视死亡的事实。无论人们是否正视死亡，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

“临死的昏迷，将昭示真理。这是你一向所逃避的。”（《古兰经》50：19）

这些文字，或许会引领你思考死亡的临近。死亡也许已经临近于你，你在读完这本书之前就将死去。它的来临可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的征兆。在你既定的离世时刻，真主将派遣死亡天使去取走你的灵魂。

我们必须时刻在心中记起这一重要的事实，不要延误为死亡做准备。《古兰经》提醒我们：**“当寿限一到，真主绝不让任何人延迟。”**（《古兰经》63：11）这里，真主告诉我们死亡是不能被推迟的，他叙述了人在死亡来临时的悔恨：

“在死亡降临之前，你们当分舍我赐予你们的，否则，将来人人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定期，以便我有所施舍，而成为善人呢？’当寿限一到，真主绝不让任何人延迟，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古兰经》63：10-11）

佛教关于后世的错误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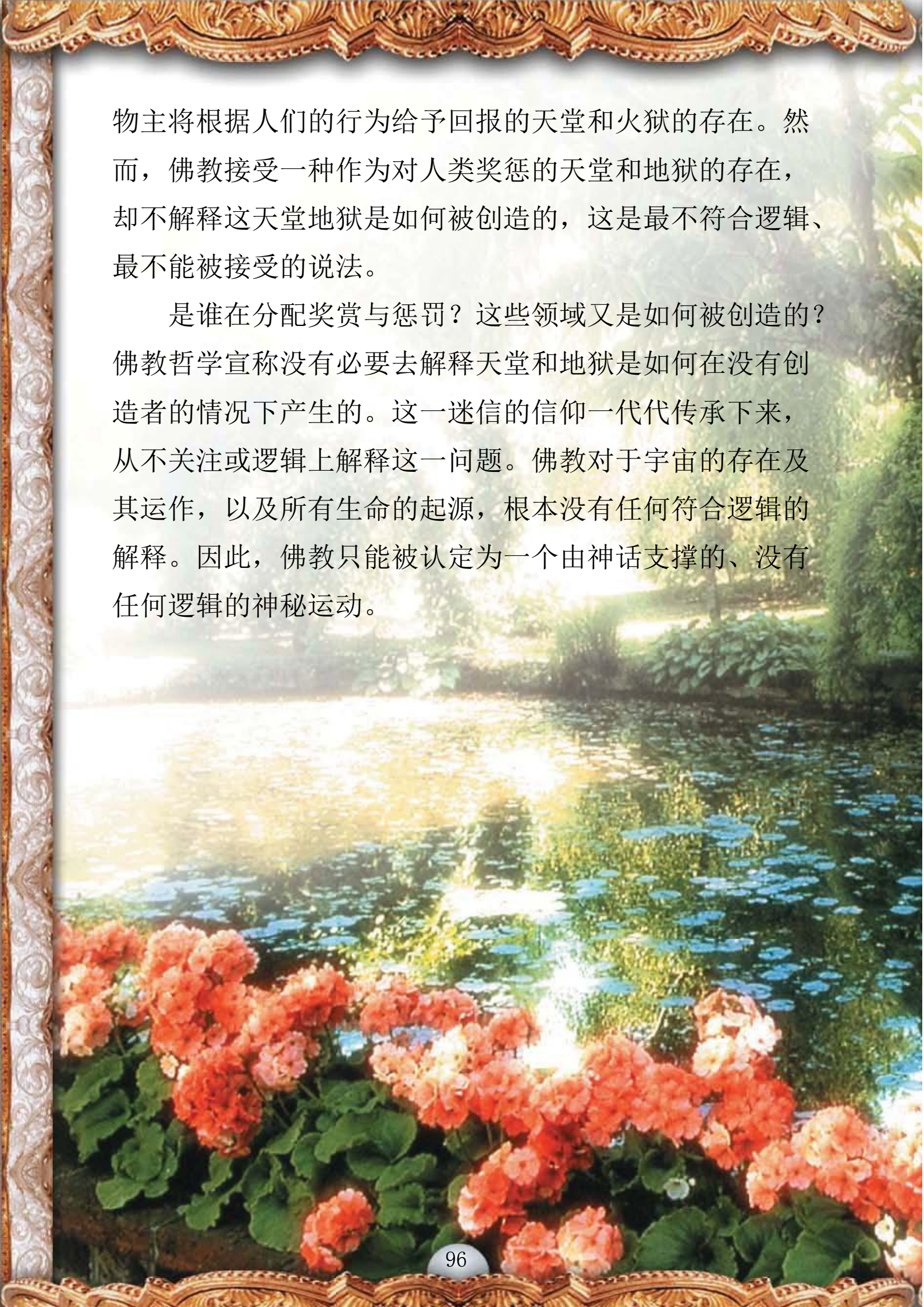
佛教的业报与轮回说彻底抛弃了对永恒的后世——天堂或火狱的信仰。这一错误而荒谬的观念——人们死后将在世上不断重生——与造物主在《古兰经》中的启示相冲突。在《印度宗教》一书中，爱德华·瓦施本·霍普金斯——梵语及对比哲学教授——解释佛教是一个不相信后世的宗教，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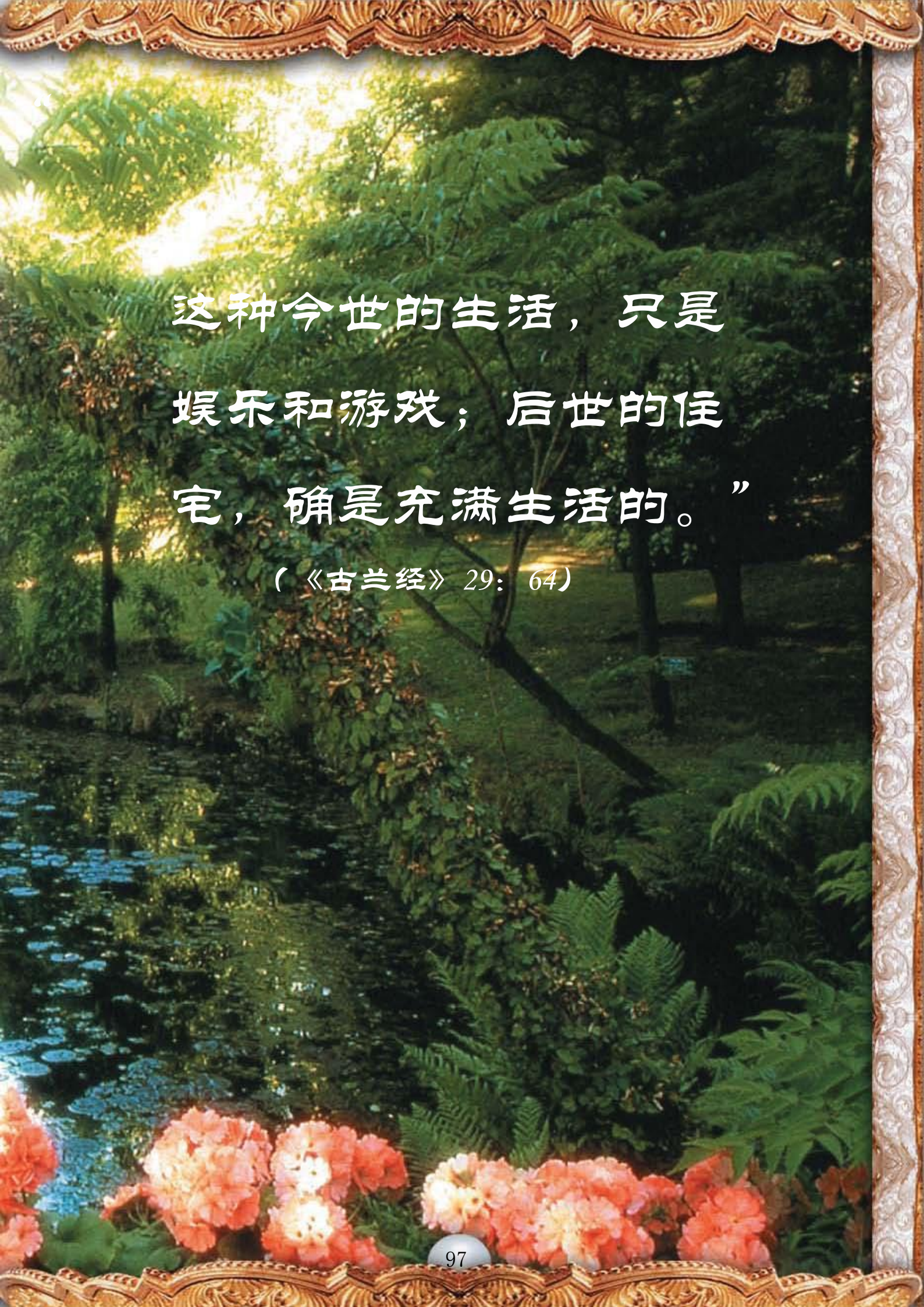
“他们没有切实
地认识真主。复活日，
大地将全在他的掌握中。”
（《古兰经》39：67）

“佛陀自我体系的逻辑将自己带入正式的完全的悲观主义，他否认后世、认为世上毫无幸福可言……在与问道者及门徒们的谈话中，他竭力回避人们关于死后命运的问题。他相信涅槃（欲望的消亡）导致生命的休止；他并不相信一个不朽的灵魂……他重复强调的是，任何一个接受业报与轮回信条的人，应尽力从这种无休无止的痛苦的轮回中超脱……”[4]

从某些佛教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后世的下述信息：

“一个人无论是重生在天堂里，还是重生在地狱，其存在形式都是短暂的，就如同在大地上一样，不是永恒的。……在印度教中，人们在这些地方（天堂和地狱）存在时间的长短是取决于他们在大地上所做善恶的多少。当规定的时间结束时，他们将重返大地。天堂和地狱只是回报人们在大地上行为的短暂的存在状态。”[5]

佛教教导有一种作为对人类奖惩的天堂和地狱存在。这一信仰并非源自天启，它包含了众多的矛盾和逻辑冲突。首先，佛教相信的天堂和地狱是暂时性的，这和真主在《古兰经》中的启示是相悖的。

其次，这一信仰中最不合逻辑的层面就是它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体系都是自我运作的。根据佛教说法，宇宙和人类的存在都是自然存在的，生死的轮回也一样。它不相信一个创造了世界及所有生命的造物主的存在，不相信造

根据迷信的佛教信仰，宇宙、人类、死亡与重生都是不受控制的自然过程。那些相信这一荒谬说法的人，心智是不健全的。这种世上所有事物都是随意存在的可怕观点，令他们生活在紧张与苦恼之中。然而，伊斯兰告诉我们，真主在控制管理着宇宙中发生的万事万物。那些能理解的人，随时托靠真主，生活在真主支持与保护的愉悦和舒适之中。

物主将根据人们的行为给予回报的天堂和火狱的存在。然而，佛教接受一种作为对人类奖惩的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却不解释这天堂地狱是如何被创造的，这是最不符合逻辑、最不能被接受的说法。

是谁在分配奖赏与惩罚？这些领域又是如何被创造的？佛教哲学宣称没有必要去解释天堂和地狱是如何在没有创造者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一迷信的信仰一代代传承下来，从不关注或逻辑上解释这一问题。佛教对于宇宙的存在及其运作，以及所有生命的起源，根本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解释。因此，佛教只能被认定为一个由神话支撑的、没有任何逻辑的神秘运动。

这种今世的生活，只是娱乐和游戏；后世的住宅，确是充满生活的。”
（《古兰经》29：64）

“真理已来临了，
虚妄已消灭了；
虚妄确是易灭的。”
（《古兰经》17：81）

等待着我们的真实后世

要了解有关现世的生命以及后世的信仰，我们唯一可靠的源泉就是《古兰经》和《圣训》——《古兰经》是真主降示给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以作为全人类向导的经典，《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言行辑录。

真主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今世的生活只是对每一个进行的考验，后世才是我们永恒的家园。每一个人，根据他在今世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在后世将会获得天堂或火狱的回报。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今世的生活，只是嬉戏和娱乐；后世，对于敬畏的人，是更优美的。难道你们不了解吗？”（《古兰经》6：32）

人应当顺服真主、遵循真主降示的真实指引及先知（祈主福安之）的教导，应当相信在复生日他将为自己的所有行为受到清算而得回报——或进入永恒的天堂或落入无尽的火狱。真主早已通过天启的各经典及选派的众先知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全人类了。然而，佛教是一个人为的宗教，它建立在一个人臆想的哲学传闻基础之上。

运用人类的推理去改变来自真主的信息，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那些对佛教一知半解、热切模仿他们喜爱的流行歌手或电影明星、追逐佛教作为时尚之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离开这种错误。

在《古兰经》中，真主说明了那些认为没有后世之人的状况：“**否认我的迹象和后世会见的人，他们的善功是无效的，他们只受自己行为的报酬。**”（《古兰经》7：147）

“**至于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以及后世的相会者，将被拘禁在刑罚中。**”（《古兰经》30：16）

经文中提到的“报酬”和“刑罚”将在死亡的那一时刻开始。他们将意识到生前犯下的错误，将会感到无比悔恨与悲哀：

“**当他们奉命站在火狱边上的时候，假若你看到他们的情状……。于是，他们说：‘啊！但愿我们得复返人世，我们不再否认我们的主的迹象，而我们要做信士了。’**”（《古兰经》6：27）

“**假若你得见犯罪者在他们的主那里垂头丧气地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已经看见了，听见了，求你让我们转回去，我们将做善事，我们确是确信者。’**”（《古兰经》32：12）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乞怜和求恕，他们将开始充满极大痛苦的后世生活，无路可逃，更无法重返尘世。他们的悔恨将不被接受，想要重返尘世的愿望更不可能实现。虽然多次受到警告，不信道者们——在石塑木雕的偶像前下跪的以物配主者、为吸引他人的兴趣而鼓吹虚妄的哲学思想者、不惧怕真主的惩罚者从与死亡天使会晤的那一刻起

“火狱必定是他们全体的约定的地方。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

（《古兰经》*15：4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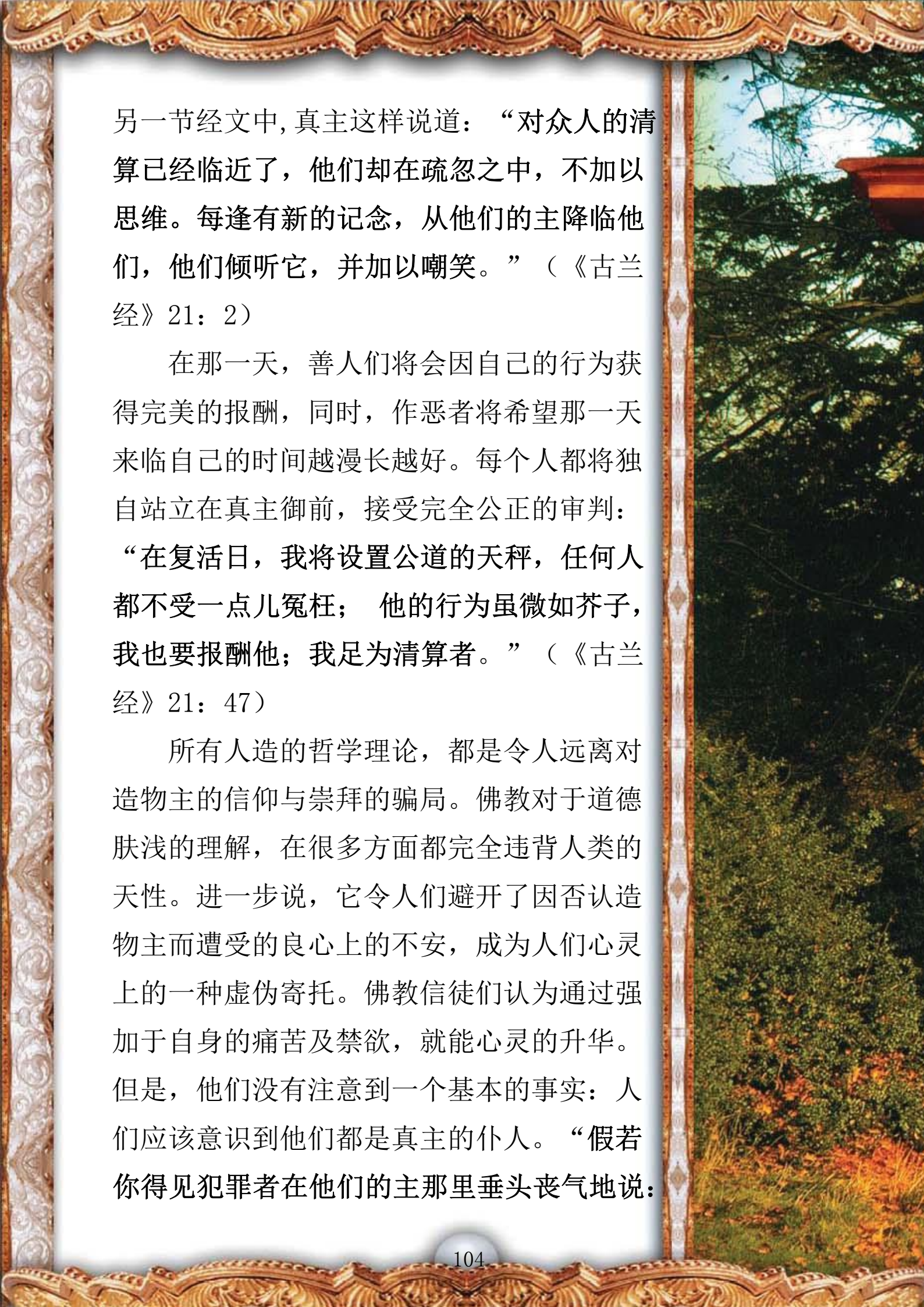
就将遭受无尽的耻辱。他们的灵魂将从后背被猛烈取出，他们将被揪着额发仍进火狱。这将是他们后世生活的开始。

真主将不允许他们说话，他们的声音几乎细不可闻（参见《古兰经》20：108）。对于那些对真主骄傲自大、不信复生与后世、对警告充耳不闻且生活奢靡的不信道者，火狱将是他们最终的归宿。火狱的居民是“**被枷锁着**”的（参见《古兰经》25：13），将被拥挤地“**关在烈火之中**”（参见《古兰经》90：20），生活在浓烟密布的黑暗里。他们将听到烈火燃烧时的刺耳嘶鸣，以及其中人的痛苦哀号。无论如何乞求，他们无尽的痛楚不会减轻丝毫，他们将遭受难以描述的困境。

另一方面，火狱的居民们将有一幅可怕的外表。他们将被手铐脚镣枷锁着，眼睛低垂而昏黑。炙热的火焰将烧灼他们的皮肤，每当烧焦的时候又被换上新皮，正如真主在《古兰经》中所言：“**每当他们的皮肤烧焦的时候，我另换一套皮肤给他们，以便他们尝试刑罚。**”（4：56）他们将被用铁棍鞭打，且被“**穿在一条七十臂长的链子上**”（《古兰经》69：32)。他们的额头、双肩和后背将被打上烙印。沸水将泼到他们头上，他们穿的衣服是焦油。

《古兰经》中还提到了为火狱中的居民所预定的糟糕的食物及饮料。真主告诉说，他们“**除脓汁外，没有食物**”（《古兰经》69：36）——这是世上的人们所难以忍受的。在世上，他们忘记真主并追逐享乐， 在火狱中，他们将

迫吮饮沸水和浓汁。真主还提到了火狱中的罪人们将被迫食用苦刺及櫕苦木（火狱中的恶魔树）的果实：

“櫕苦木的果实，确是罪人的食品，象油渣样在他们的腹中沸腾。”（39：71-73）

然而，对于那些信仰真主、顺服真主之人，他们不会被置于如此的处境，他们将容易地通过清算。因为他们没有追随虚妄的哲学，为寻求真主的喜悦和脱离火狱的痛苦，他们遵守《古兰经》的指引而生活。他们将得到他们永恒的报酬、被迎接进入天堂，没有恐惧、忧愁和苦闷。在那一天，真主告诉我们，信士们将容光焕发。这正如真主在《古兰经》中所言：

“不信道者，将一队一队地被赶入火狱，当他们来到火狱前面的时候，狱门开了，管狱的天神要对他们说：‘难道你们族中的使者没有来对你们宣读你们的主的迹象，并警告你们将有今日的相会吗？’他们说：‘不然！’不信道的人们，应当受刑罚的判决。或者对他们说：‘你们进火狱门去，并永居其中吧！自大者的住处真恶劣！’敬畏主者将一队一队地被邀入乐园，当他们来到乐园前面的时候，园门开了，管园的天神要对他们说：‘祝你们平安！你们已经纯洁了，所以请你们进去永居吧！’”（《古兰经》39：71-73）

每个人都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真主关于审判日的不断警告，**“复活确是要来临的。”**（《古兰经》22：7）

另一节经文中，真主这样说道：**“对众人的清算已经临近了，他们却在疏忽之中，不加以思维。每逢有新的记念，从他们的主降临他们，他们倾听它，并加以嘲笑。”**（《古兰经》21：2）

在那一天，善人们将会因自己的行为获得完美的报酬，同时，作恶者将希望那一天来临自己的时间越漫长越好。每个人都将独自站立在真主御前，接受完全公正的审判：**“在复活日，我将设置公道的天秤，任何人都不受一点儿冤枉；他的行为虽微如芥子，我也要报酬他；我足为清算者。”**（《古兰经》21：47）

所有人造的哲学理论，都是令人远离对造物主的信仰与崇拜的骗局。佛教对于道德肤浅的理解，在很多方面都完全违背人类的天性。进一步说，它令人们避开了因否认造物主而遭受的良心上的不安，成为人们心灵上的一种虚伪寄托。佛教信徒们认为通过强加于自身的痛苦及禁欲，就能心灵的升华。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都是真主的仆人。**“假若你得见犯罪者在他们的主那里垂头丧气地说：**

“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
在复活日，你们才得
享受你们的完全报酬。”
（《古兰经》3:185）

‘我们的主啊！我们已经看见了，听见了，求你让我们转回去，我们将做善事，我们确是确信者。’”（《古兰经》32：12）

佛教对于这个世界的观点

那些接受因果报应及轮回转世的人，相信他们的轮回不会结束——除非达到涅槃而超脱。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前面有无数的可能。如果某人决定去犯罪，他可能会想，到来生再去赎罪吧——即便来生比今生糟糕也罢。建立在这种错误基础上的理解，是不可能约束人去犯罪的。

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是大多数人的主要弱点。他们相信类似轮回转世这样荒谬的观点，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尘世的诱惑。因此，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对这个尘世生活的本质的正确观念，他才可能从根本上去改变自己的行为，道德地生活。

任何意识到这个尘世生活的本质之人，知道他被创造是为了崇拜真主——他的保护者与援助者，真主创造了他及整个宇宙。他也知道，真主将让他对自己所有的思想、言语及行为负责，在他死后将接受真主的清算。真主在《古兰经》说启示了创造生命的原因：**“他曾创造了死生，以便他考验你们谁的作为是最优美的。他是万能的，是至赦的。”**（《古兰经》67：2）

正如这节《古兰》经文说言，真主创造了人类，让他们在世上短暂生存，作为一个考验。真主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来考验我们，延续我们的生命是为了区分皈信者与不信者，并消除信士们的罪恶、指引他们道德的价值以达天堂。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我们寻求真主喜悦的考验场。

在《古兰经》中，真主启示，他创造人类是为了崇拜他：**“众人啊！你们的主，创造了你们，和你们以前的人，你们当崇拜他，以便你们敬畏。”**（《古兰经》2：21）

真主清楚地指明了人类不能逾越的界限，以及他许可与不许可的行为种类。人类在尘世的行为将在永恒的后世获得报酬或惩罚。这意味着，我们每时每刻的行为都在使我们走近火狱或者天堂。真主在《古兰经》中的很多地方提醒他的仆人们这一事实，并警告他们防备那一天：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敬畏真主，各人应当想一想自己为明日而预备了什么，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古兰经》59：18）

害怕真主惩罚的信士们，只崇拜真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远离罪恶并以真主喜悦的方式生活。以爱和敬畏作纽带、服从真主的命令、只崇拜他为主——这是一个人获得尊贵道德所应走的唯一途径。即便与自己的利益相冲突，也不应妥协。

佛教当然也劝人行善，但是他们的行为在真主看来，

可能毫无价值。如果一个人对真主都忘恩负义、否认从无到有创造了他的主宰的存在的话，他对身边的人所做的一点好事又能有什么价值呢？善行要体现价值的话，人必须具备对真主的信仰——寻求真主的喜悦、畏惧真主的威严并服从真主。因此，信士们的高尚道德品质并非建立在浪漫的思想感情之上，他们的崇拜是持续常存的，正如真主在《古兰经》中命令的那样：

“真主将为遵循正道者增加其引导。常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是报酬更好，结局更善的。”（《古兰经》19：76）

“天地万物只是他的，顺从常常只归于他。难道你们舍真主而敬畏他物吗？”（《古兰经》16：52）

“财产和后嗣是今世生活的装饰；常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是报酬更好的，是希望更大的。”（《古兰经》18：46）

人们应当警防对生活中转瞬即逝的浮华的依恋，因为今世的生活确是非常短暂的。财富、美丽及尘世的享受在后世毫无价值。掩埋的尸体将会腐烂，时光将会摧毁物质的财产，每个人都将被带到真主的御前接受清算。如果你问一个三十岁的人到现在做了些什么，他将回答你时间过得飞快。在生命结束之前，他也许以同样的方式再生活另一个三十年或五十年。

在一些经文中，真主让我们注意今世的生活是短暂的，

“凡全体归顺真主，而且行善
者，将在主那里享受报酬。”
（《古兰经》2：112）

他告知我们，在后世人们将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他集合他们的那日，他们彷佛只在白昼逗留过一会儿……”（《古兰经》10：45）

“复活时降临之日，犯罪的人发誓说他们只逗留了一霎时，他们原是这样悖谬的。”（《古兰经》3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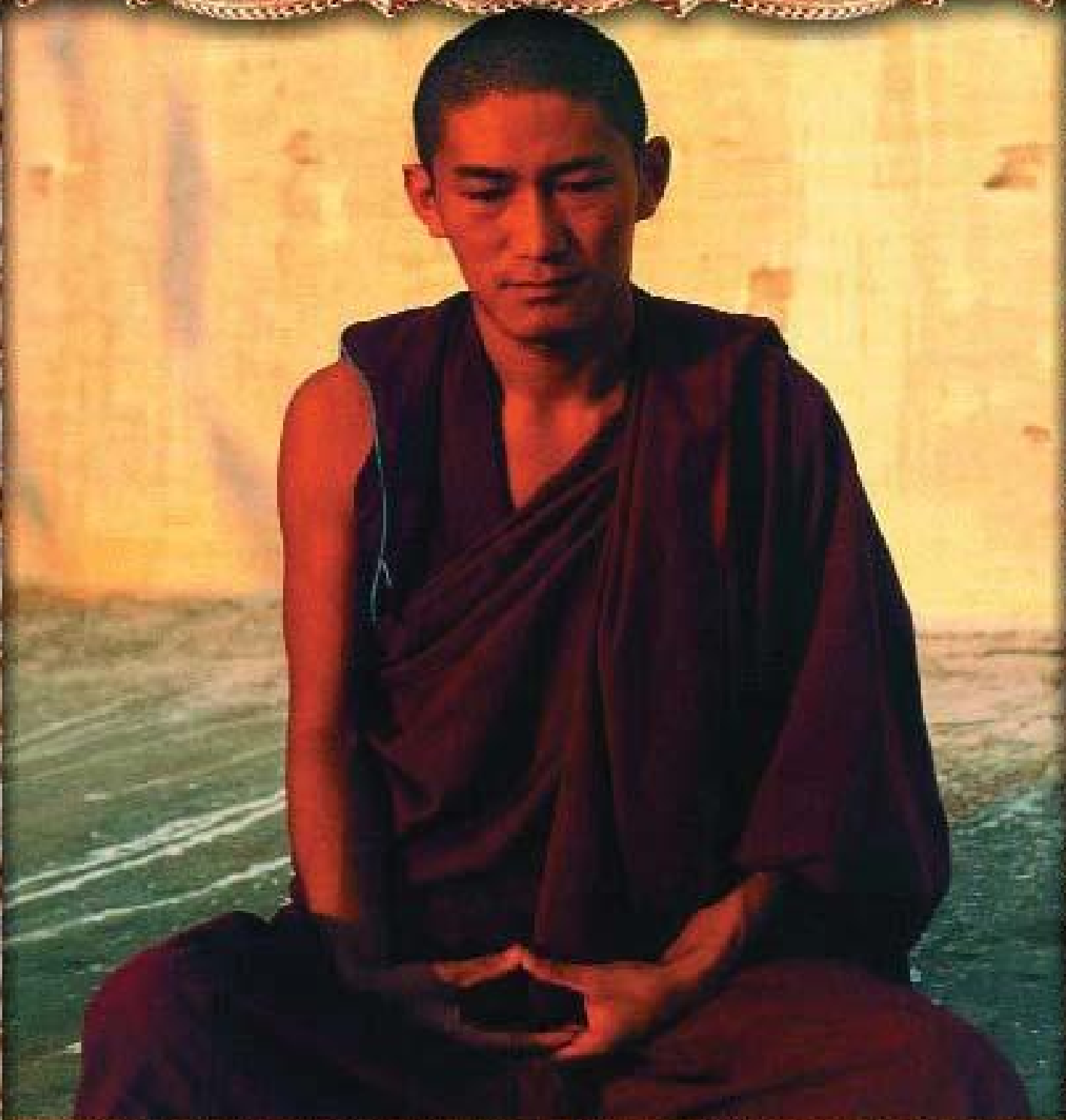
一个人如果被今世短暂的浮华所吸引，而对后世熟视无睹的话，那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人们将接受真主清算的那天是必然到来的事实。清高的真主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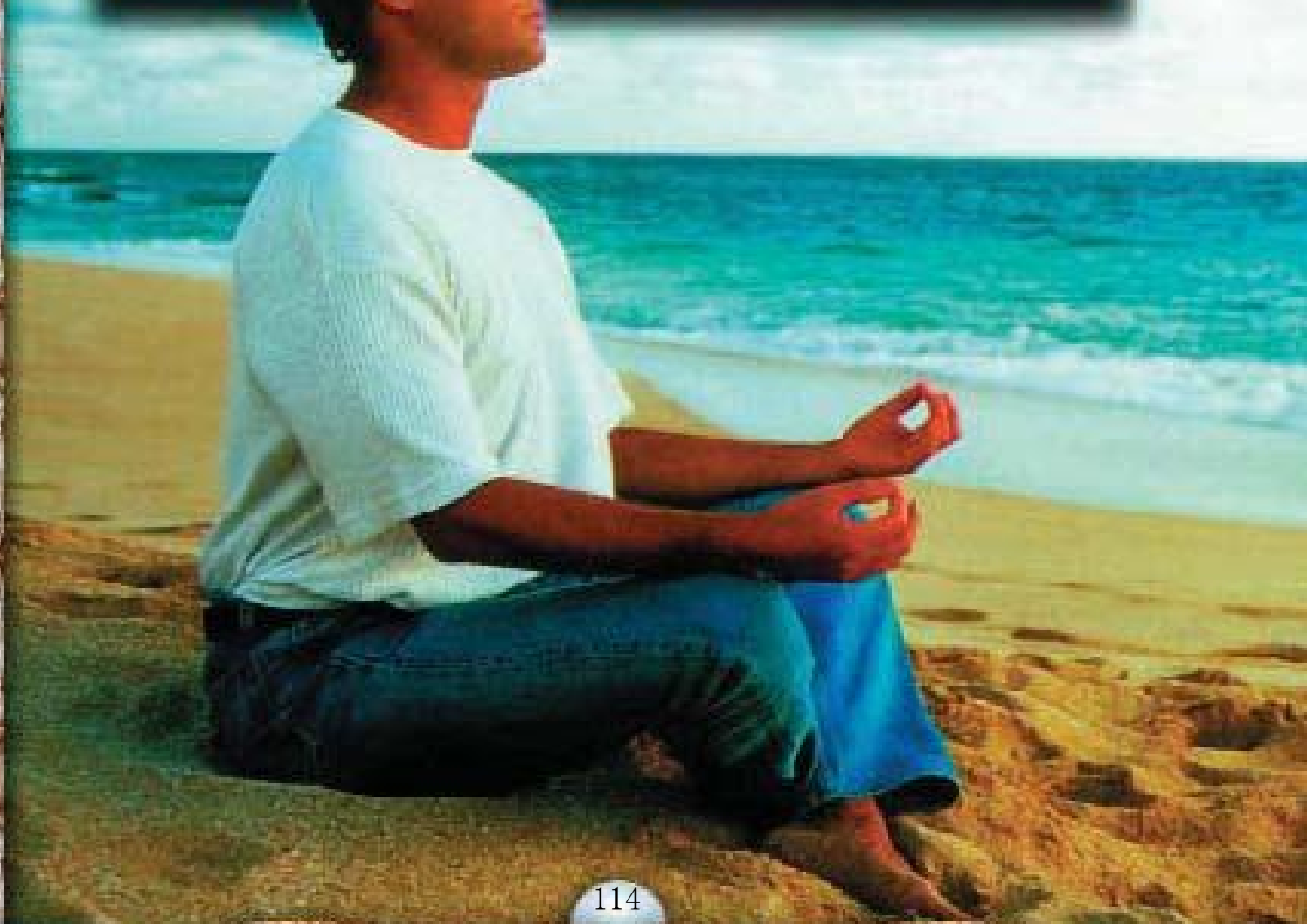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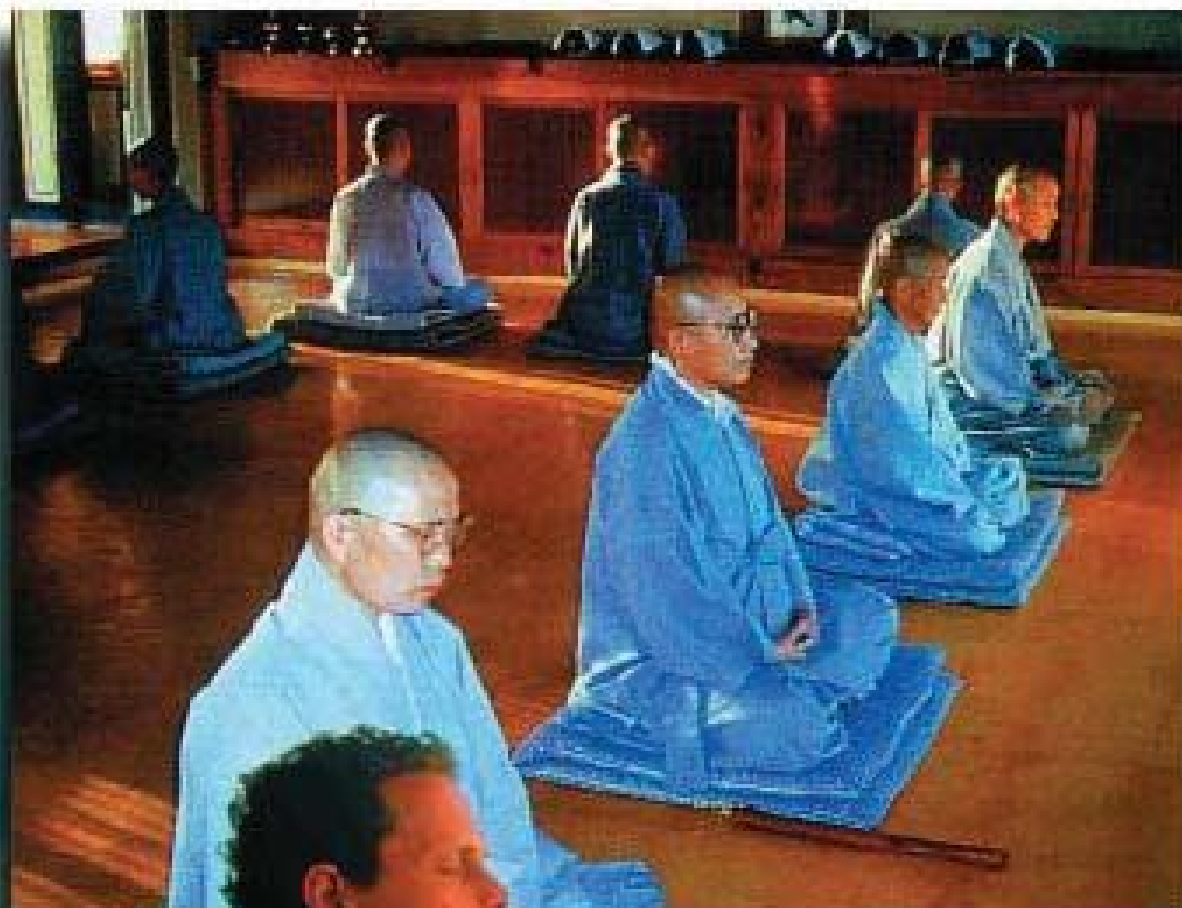
“不希望与我相会，只愿永享今世生活，而且安然享受的人，以及忽视我的种种迹象的人，他们将因自己的营谋而以火狱为归宿。”（《古兰经》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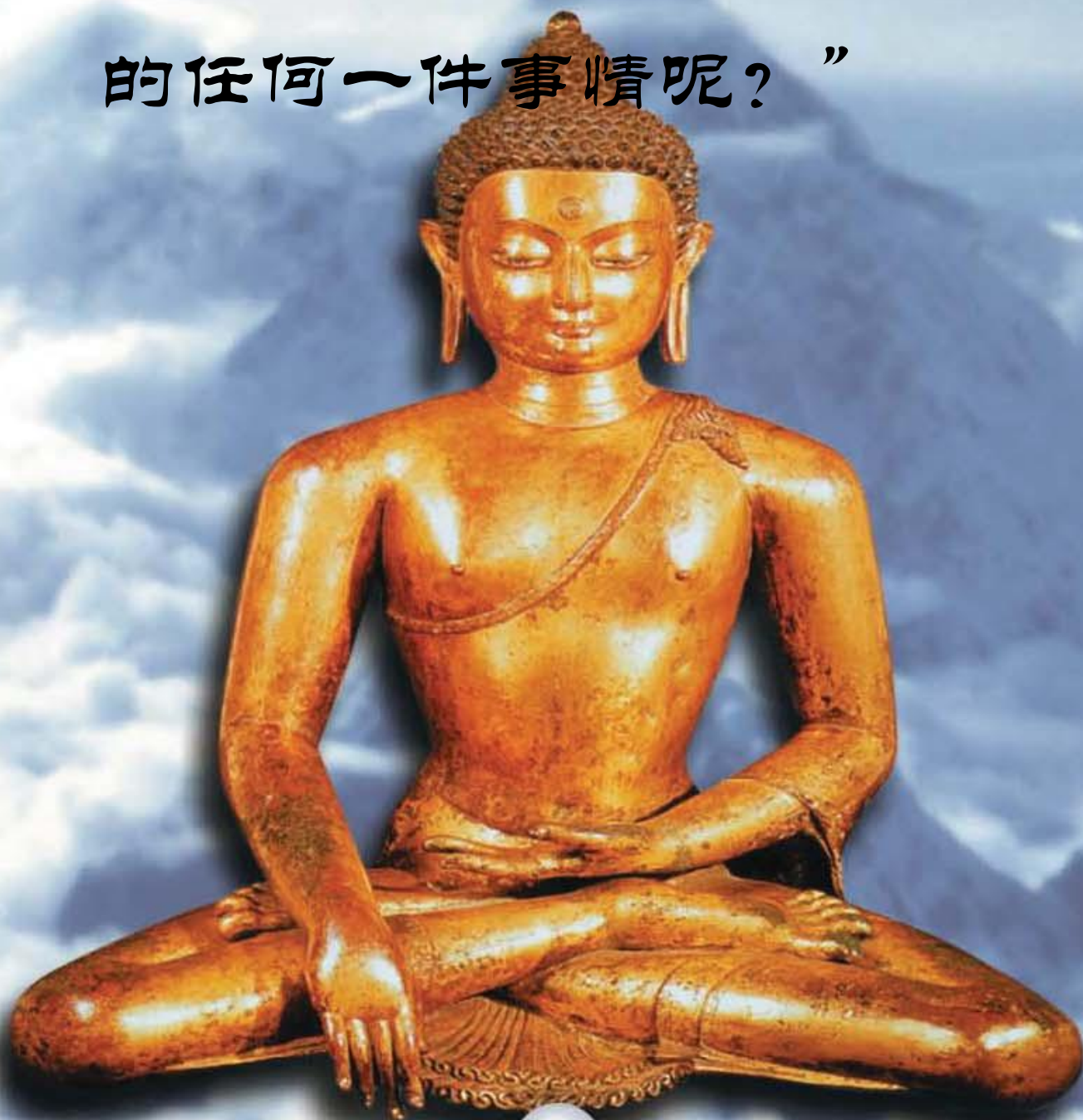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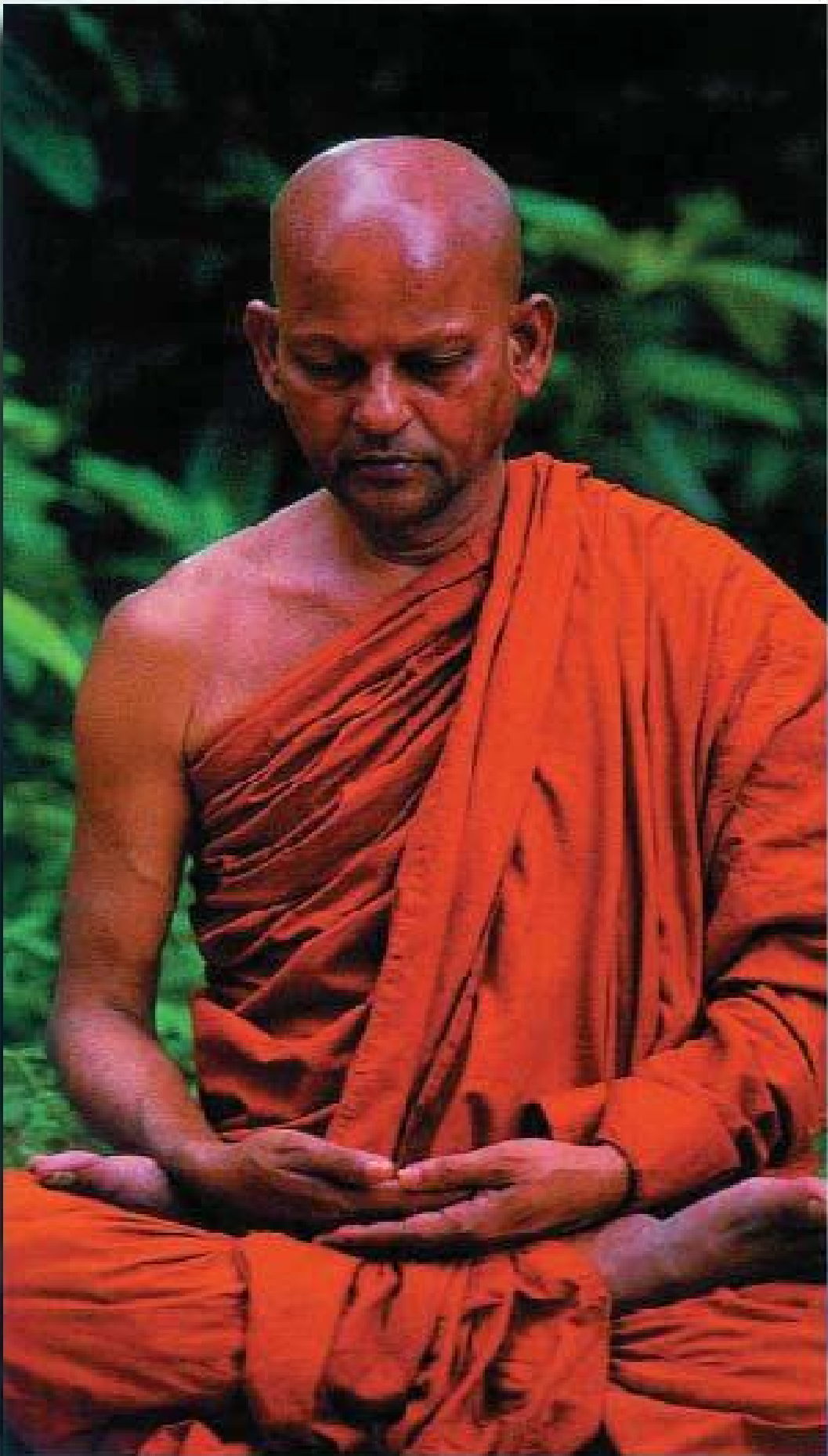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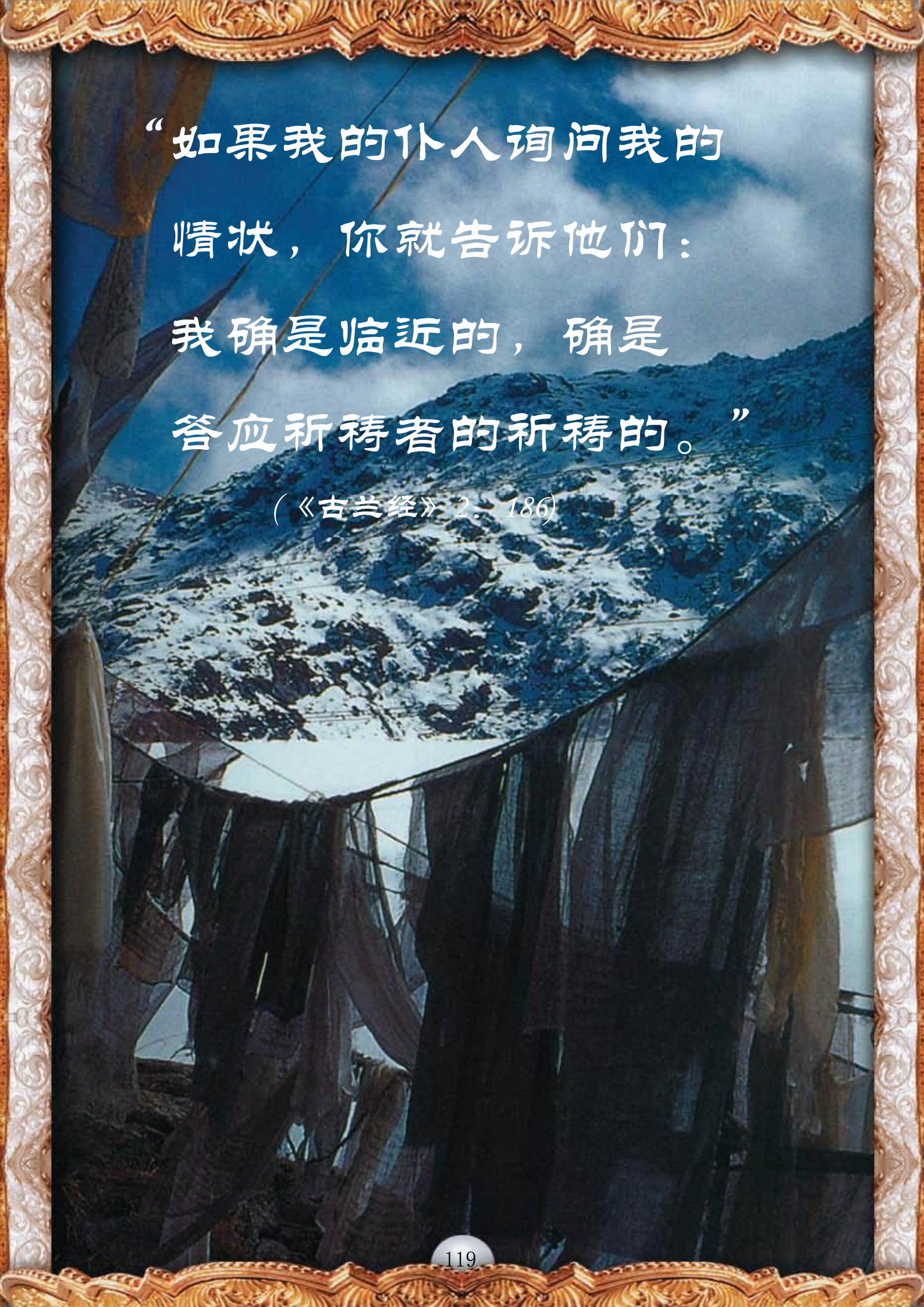
然而，对于没有被今世生活所欺骗，选择永恒后世生活之人，真主叙述了这样的佳音：

“谁欲得后世的收获，我就加增谁的收获；谁欲得今世的收获，我就给谁一点今世的收获；他在后世，没有份儿。”（《古兰经》42：20）

“你不要觊觎我所用以供给他们中各等人享受的，那是今世生活的浮华， 我用来考验他们；你的主的给养，是更好的，是更久的。”（《古兰经》20：131）

“只有我们的祖先从前以物配主，我们不过是他们的后裔。”
（《古兰经》7：173）

佛教文化提倡坐禅（冥想）作为到达幸福与避免烦恼的最好途径。然而，这是一个巨大的骗局。那些坐禅者们竭力摆脱脑海的事物，当坐禅结束时依然缠绕着他们。试着忘记烦恼或许让人得到暂时的喘息，但却不能根除它们；暂时的平静根本无济于事。到达真正幸福的唯一途径是顺服独一真实的主宰给我们的前定。

信士们知道一片树叶的凋零都是离不开真主意志的，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种考验。通过一生的时间，通过所有经历和言行，一个人接受了考验。在即将到来的后世，人将得到最公正的报酬。

今天，诸如坐禅和瑜伽等神秘运动在西方世界非常流行。然而，到达真正的平和、幸福与良好意识的途径不可能在这样的大脑短暂平静中找到；它只能来源于对真主的信仰、以虔诚的心服从他的意志并以他喜悦的方式而生活。

“真主创造你们，然后供给
你们，然后使你们死亡，
然后使你们复活，你们的
配主，谁能做那些事情中
的任何一件事情呢？”

在佛教寺庙周围，你可以看到用绳子挂起的数以百计的祈祷旗。根据这一迷信思想，写在这些旗帜上的祈祷如果被风带走的话，将更容易实现。就像佛教的其它观点一样，这也是一种虚妄的神话。由于否认真主的存在，佛教徒们无从解释他们向谁祈祷或为什么祈祷。在《古兰经》中，真主提醒我们只有向我们的主宰——独一的造物主的祈祷才会被接受。

"真实的祈祷只归于他，他们舍他而祈祷的（偶像），一点也不能答应他们的祈求。"

（《古兰经》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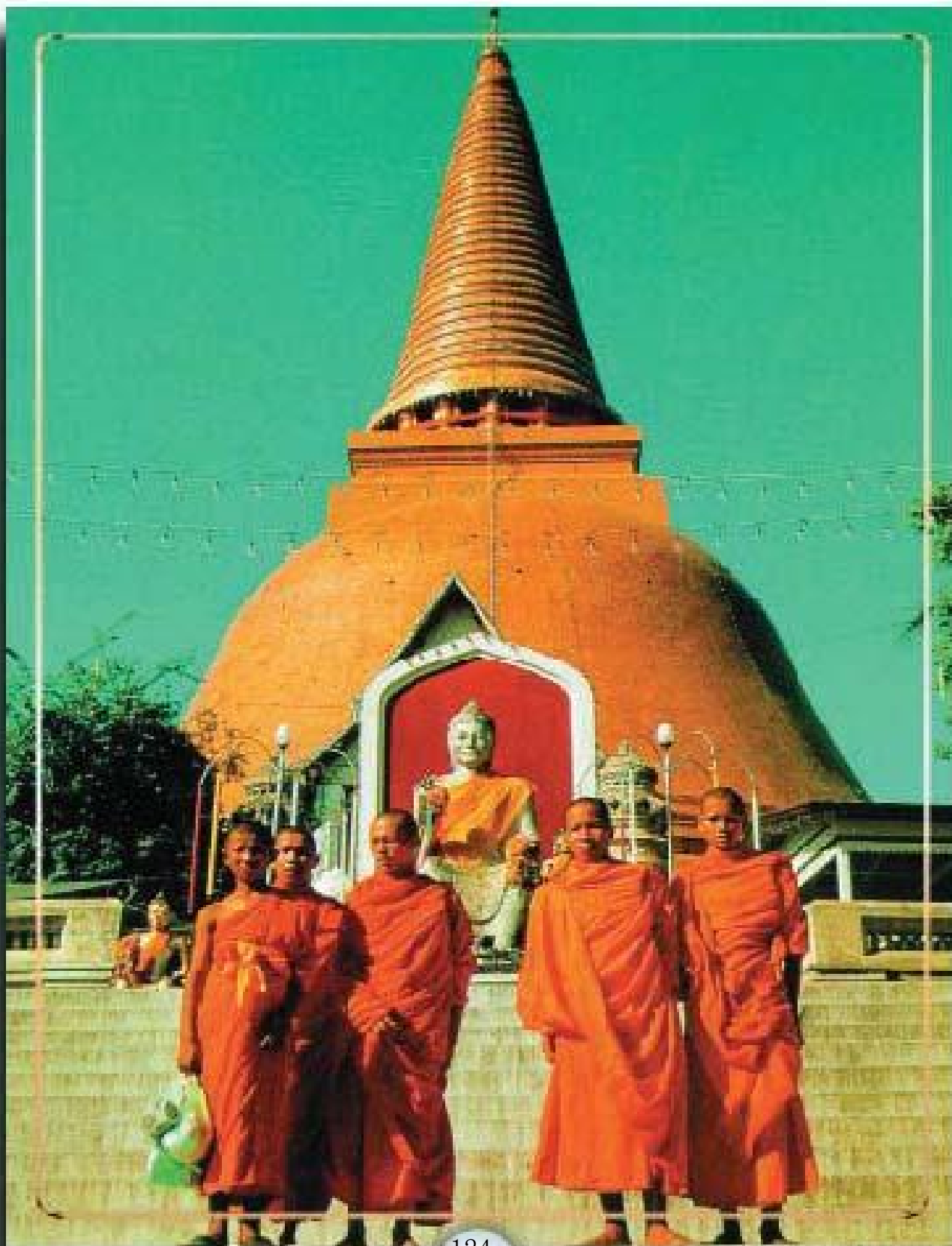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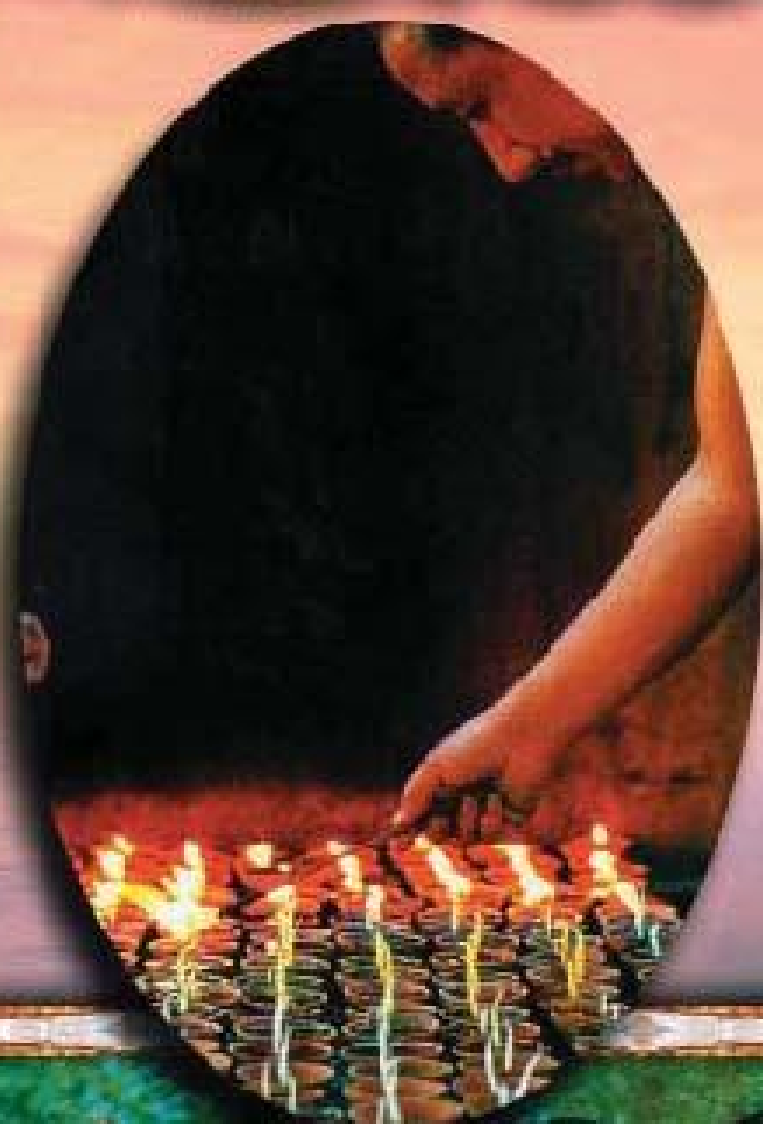
“如果我的仆人询问我的
情状，你就告诉他们：
我确是临近的，确是
答应祈祷者的祈祷的。”
（《古兰经》2：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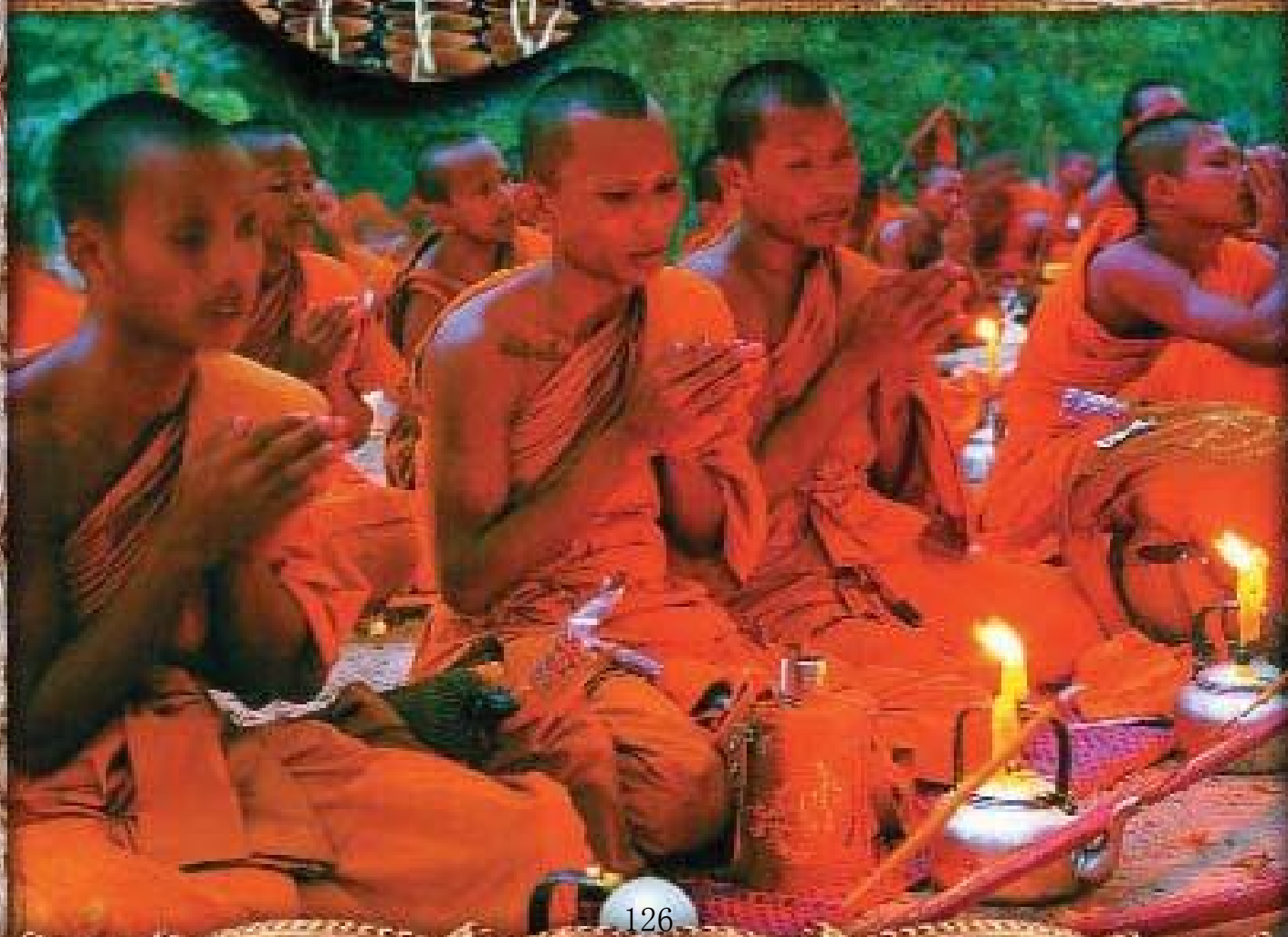
“他说：‘你们祈祷的时候，
他们能听见吗？他们能降福
于你们或降祸于你们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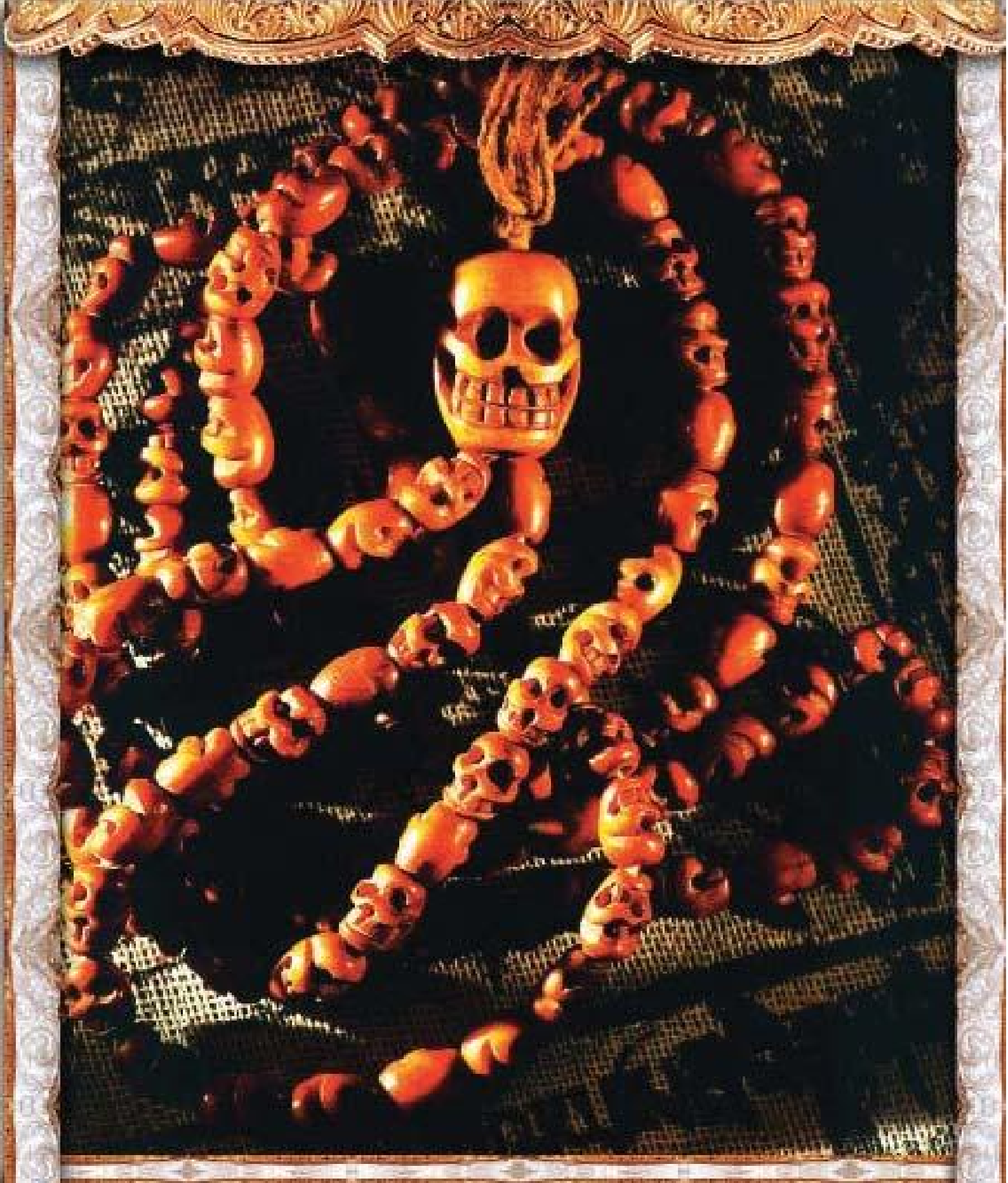
他们说：‘不然，我们曾发现我们的祖先是那样做的。’”
（《古兰经》26：7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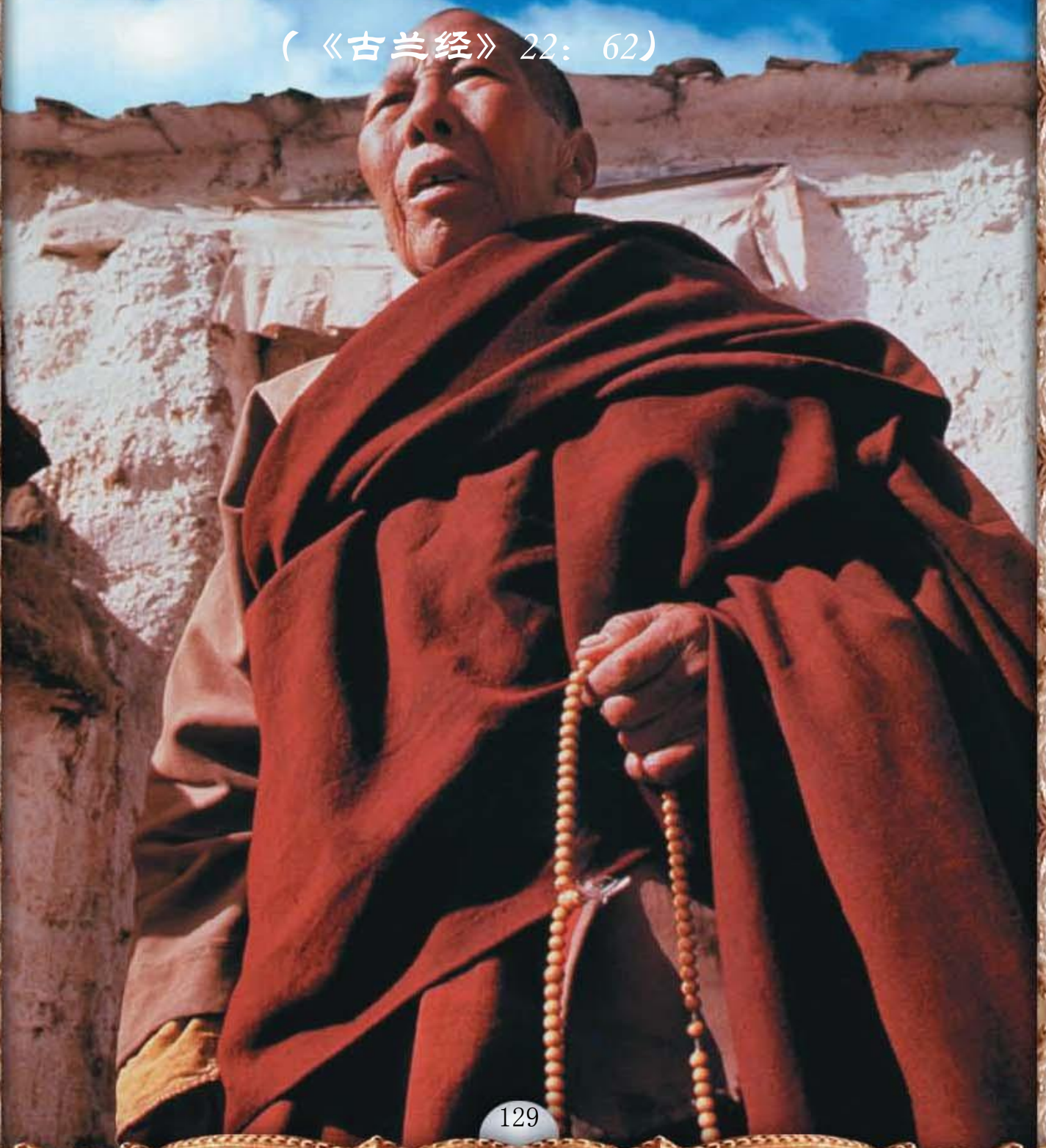
佛教徒们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从他们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他们白天在寺庙中念诵佛经，晚上则转地藏车。通过这些被认为是灵魂救赎的仪式，佛教徒们被极大地蒙蔽了。他们朝拜的、上香进贡的泥塑木雕，绝不可能听到他们的祈求或应答他们的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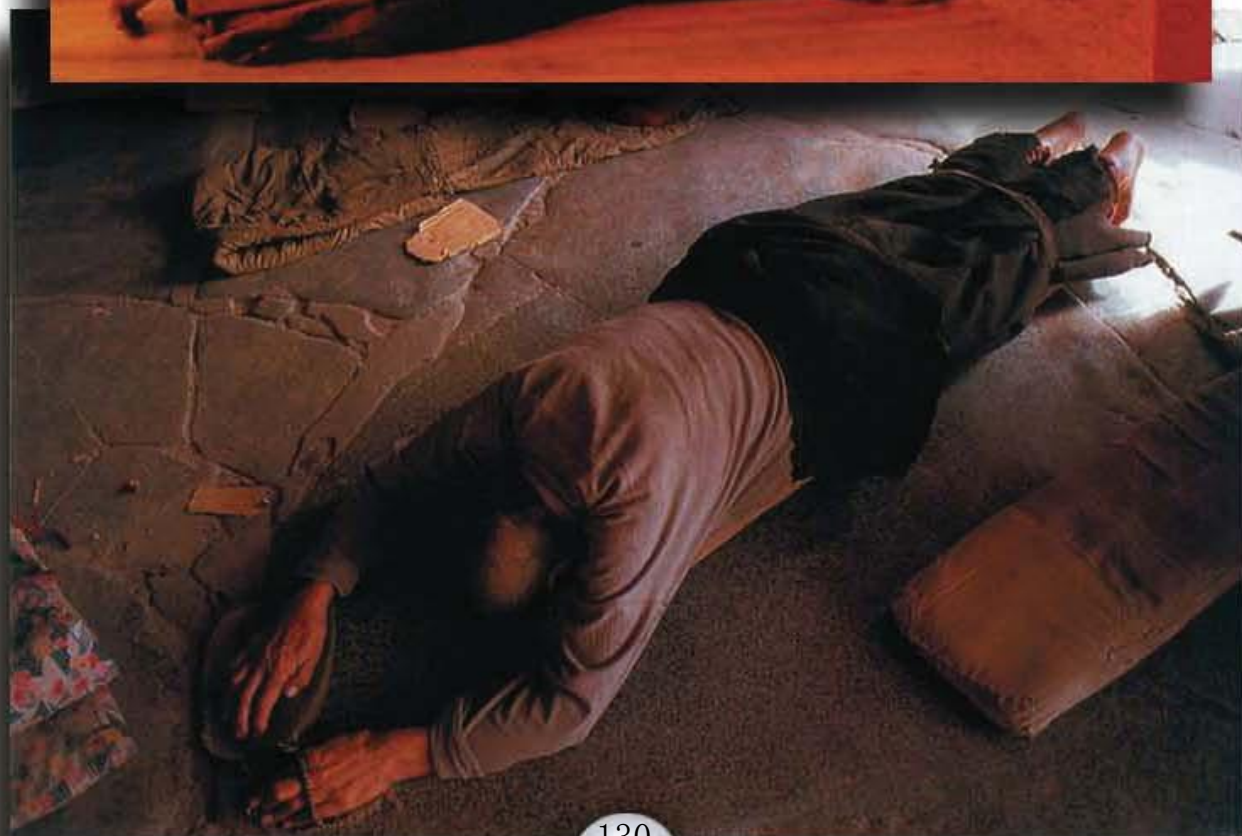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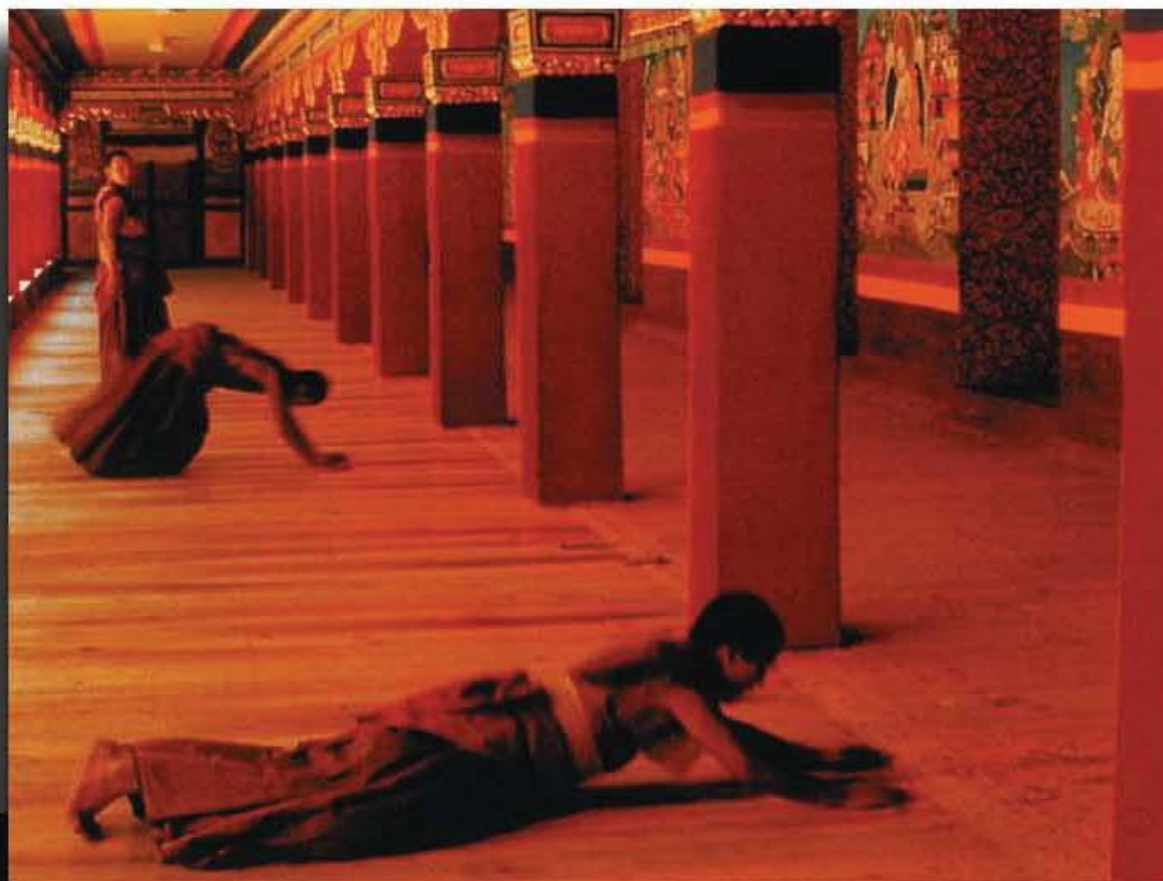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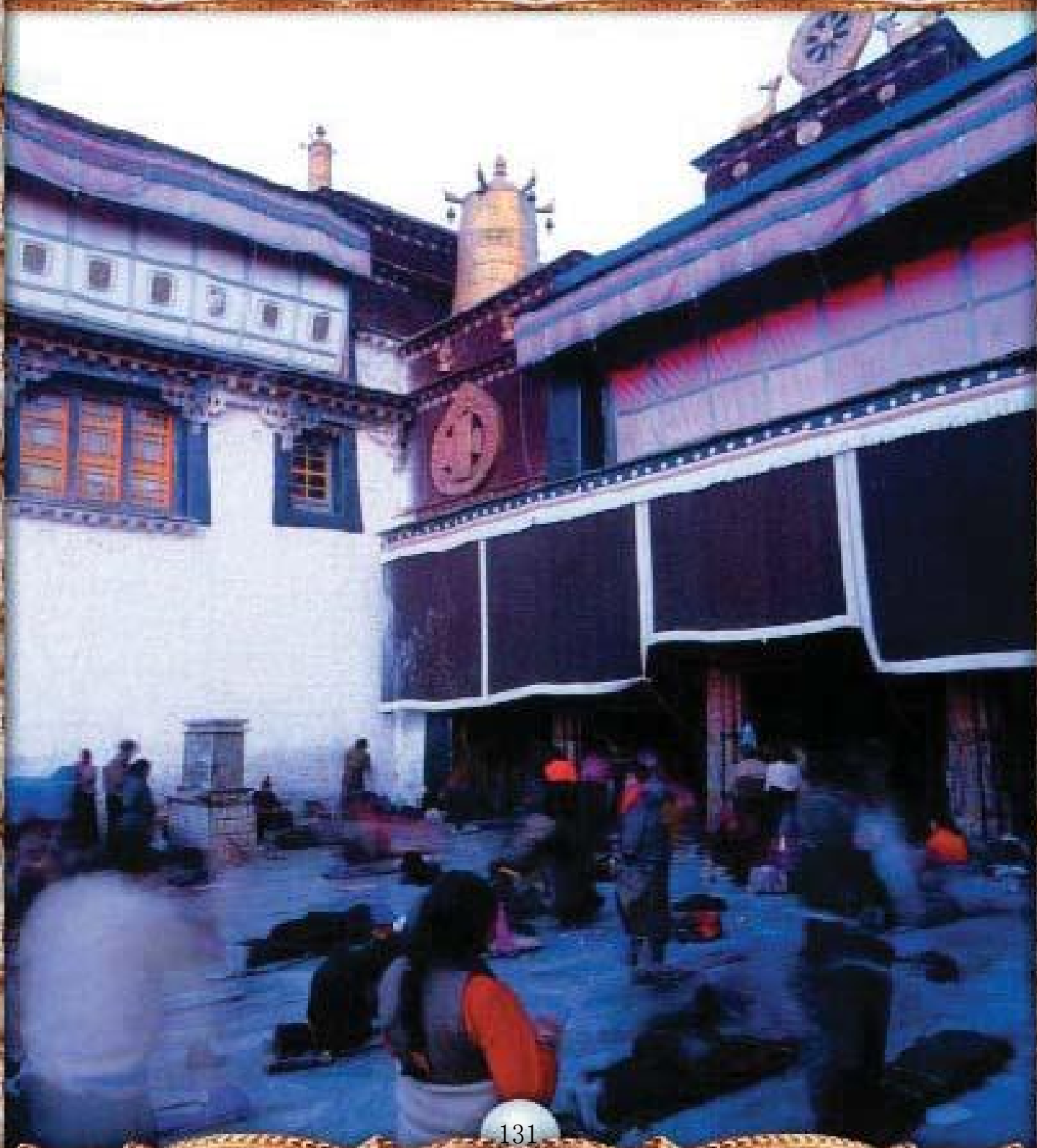
“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
复活时来临之日，反对
真理者将受亏折。”
（《古兰经》4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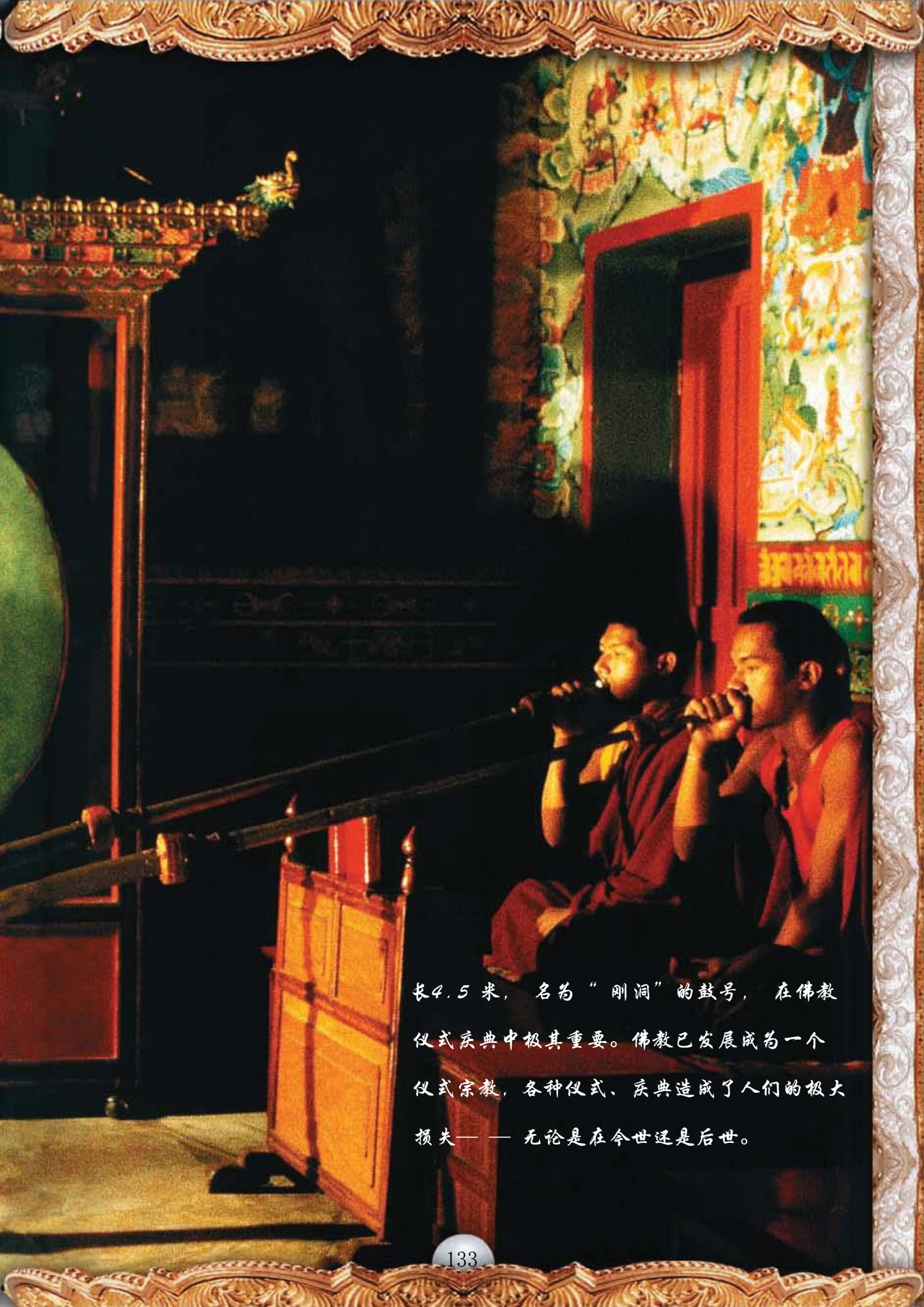
以佛陀的名义举行的各种奇怪庆典，证明了佛教信仰的迷误。在这些异端的庆典中，佛陀的石像虽然自身难保毫无能力，但却受到朝拜。期望从这些雕塑中获得帮助，简直是毫无理智的。然而，被佛教教义所洗脑的人却不能意识到这一点。

“真主确是真实的；
他们舍他而祈祷的，
确是虚伪的。”
（《古兰经》3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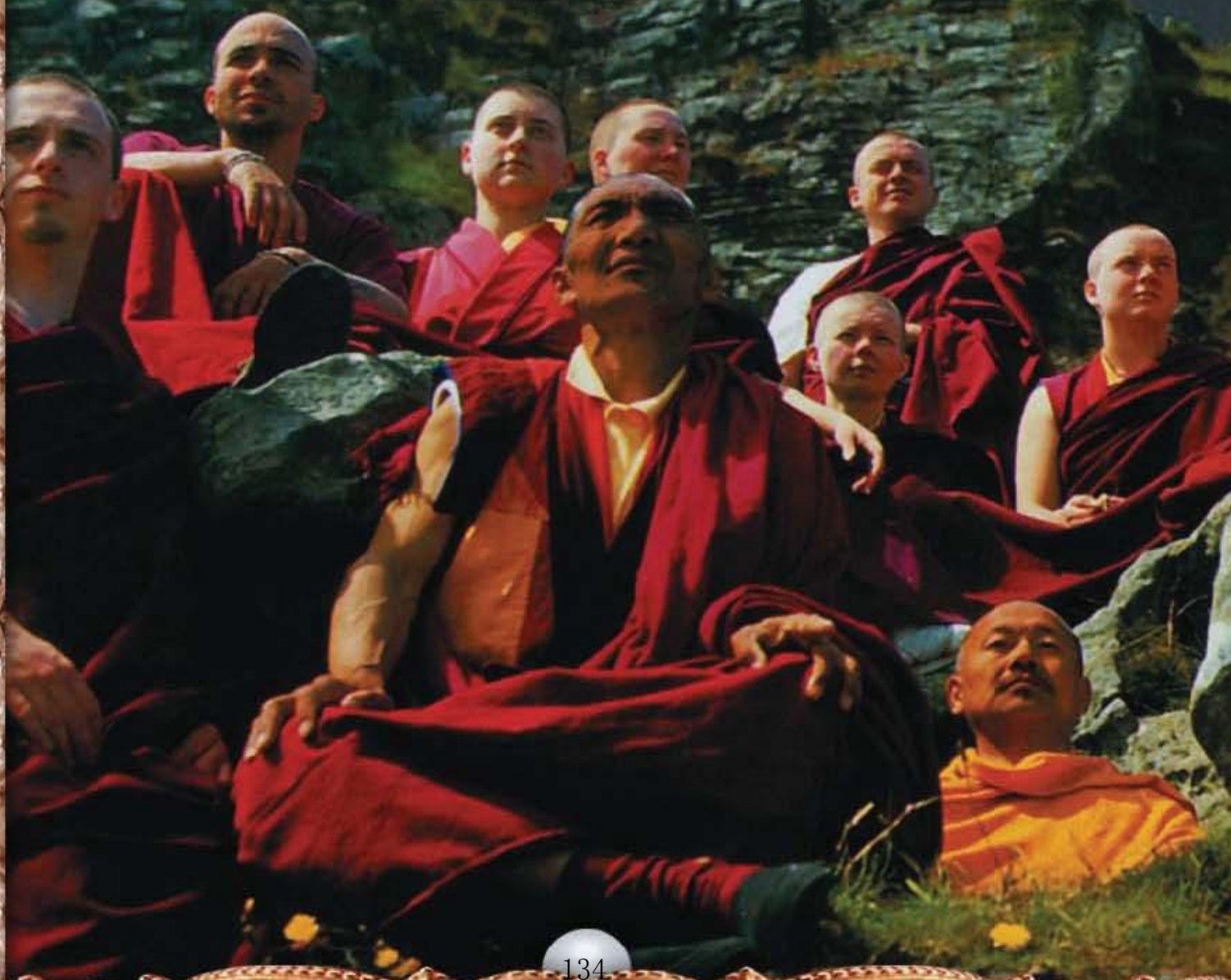
佛教的信仰和仪式让人们心智受损，无视科学、技术、艺术、美学和公众文化。他们被他们的信仰所严重蒙蔽，在燃烧的蜡烛下履行着虚妄的崇拜。

"我的主只禁止一切明显的和隐微的丑事，和罪恶，和无理的侵害，以及用真主所未证实的事物配真主，假借真主的名义而妄言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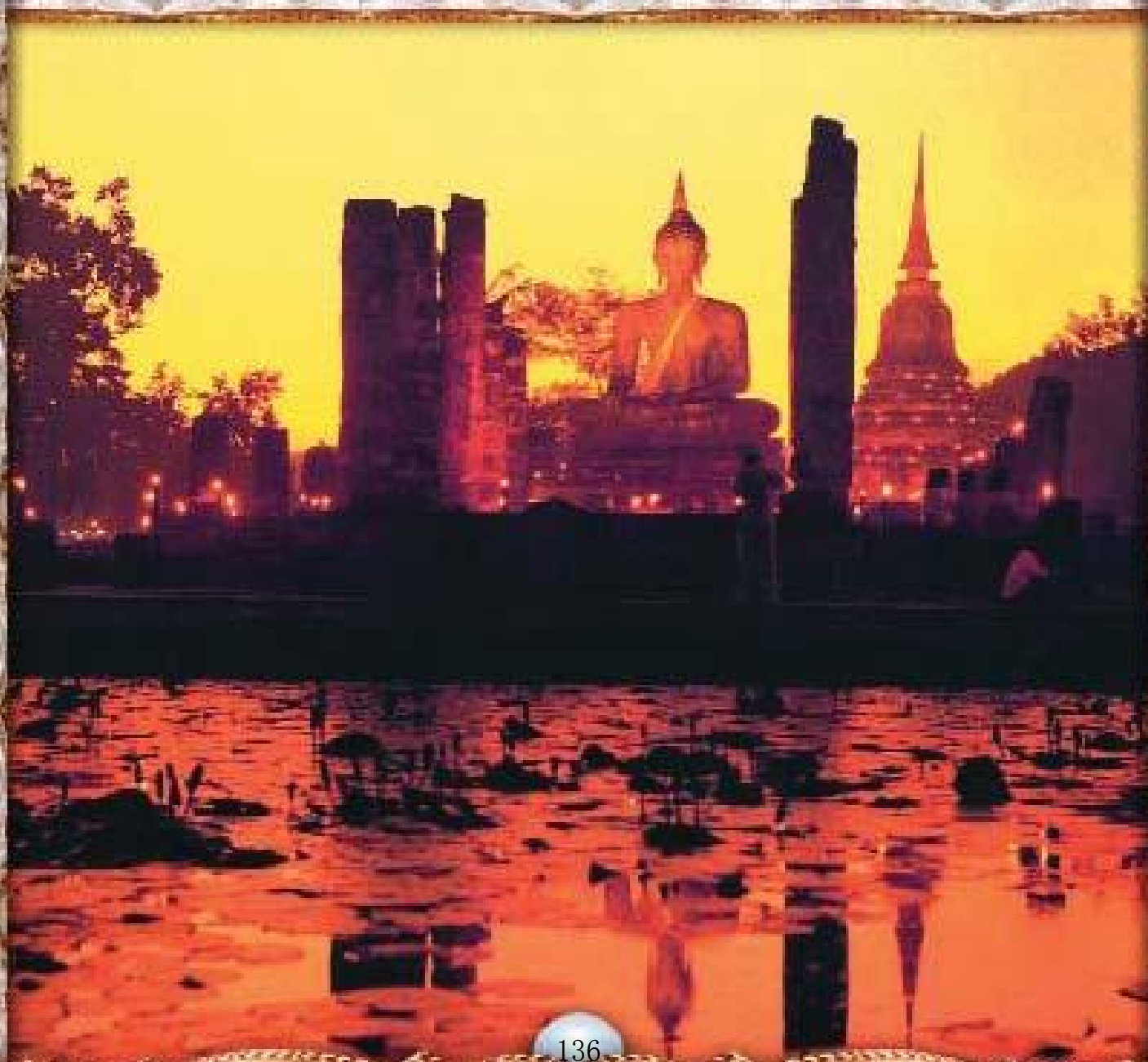
（《古兰经》7：33）

根据佛教的规定，雕绘的佛珠是神圣的。佛教徒们千百万次地重复念佛，但他们绝不能从这些祈祷中得到任何益处。这个群体，忘记了真主，却期待着真主创造的无法无力的仆人的襄助。如果他们不放弃他们的荒谬信仰的话，最终将遭受极度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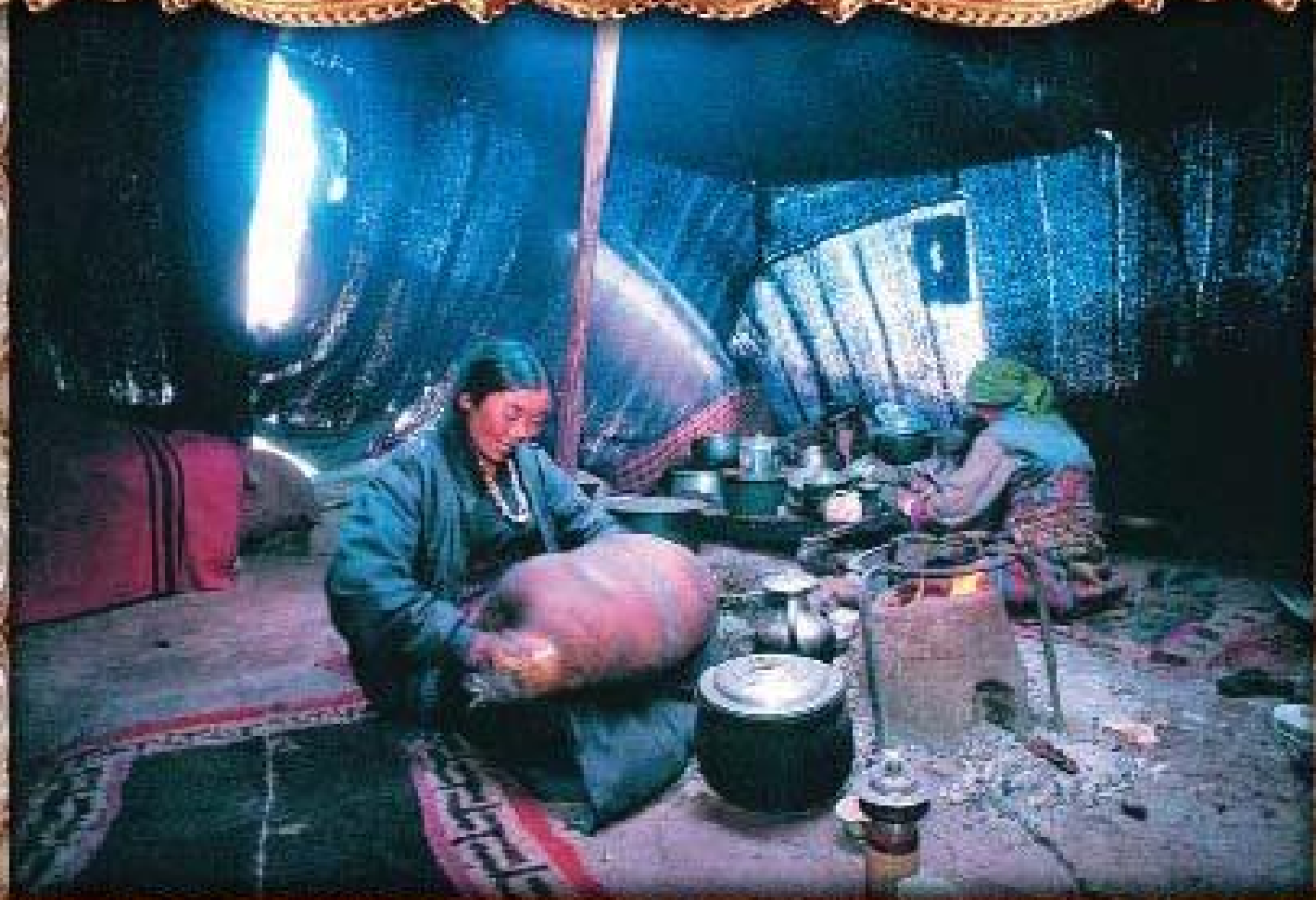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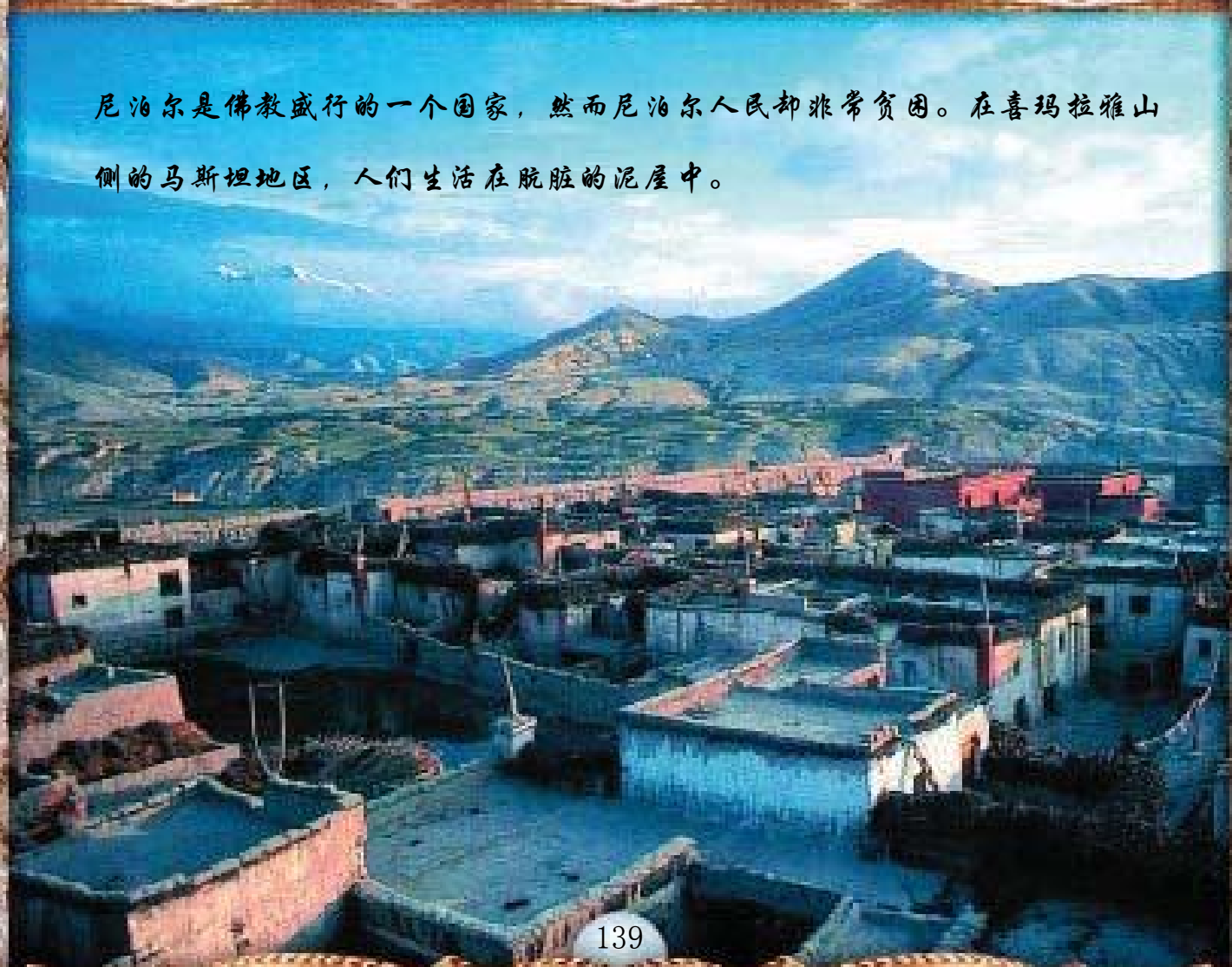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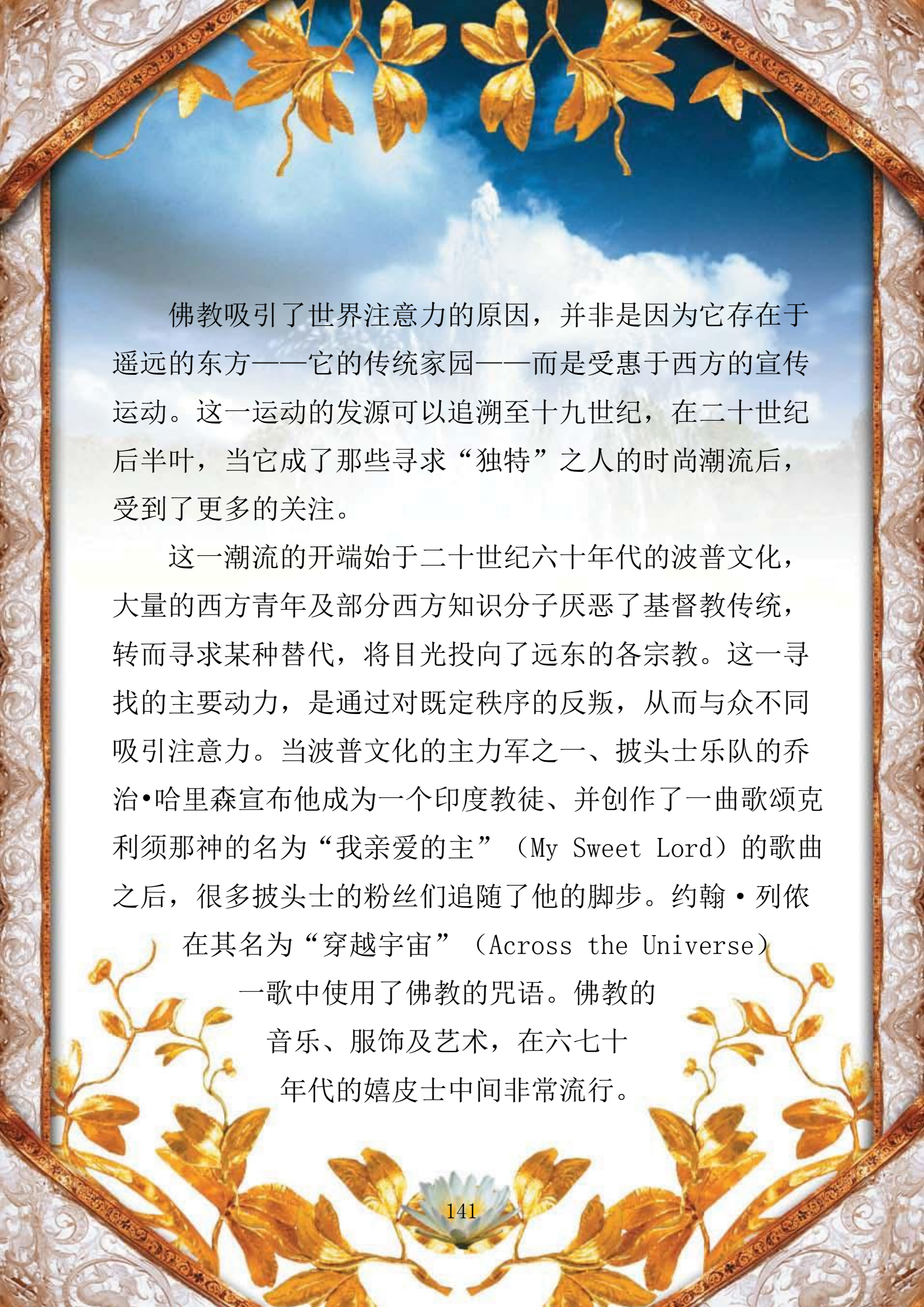
“真主是真实的，他们舍真主
而祈祷的（偶像）是虚妄的；
真主确是至尊和至大的。”
（《古兰经》22：62）

“他们说：‘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崇拜他们的。’他（易卜拉欣）说：‘你们和你们的祖先，确已陷于明显的迷误之中。’”

（《古兰经》21：53-54）

佛教徒们在佛像前履行一些奇怪的仪式。这里，全身匐地的所谓“五体投地大礼”表达着他们的虔诚。当他们一进庙门口，便要在佛像前全身匍匐，以脸触地。伊斯兰反对所有异端的荒谬信仰，命令人们崇拜我们的养主——至仁至慈的主、宇宙独一的真主。真主在说：“你应当赞颂你的主超绝万物，你应当与众人一起叩头，你应当崇拜你的主，直到那无疑的消息来临。”（《古兰经》15：98-99）

“有些人，在真主之外，别有崇拜，当做真主的匹敌；他们敬爱那些匹敌，像敬爱真主一样。”

（《古兰经》2：165）

长4.5 米，名为“刚洞”的鼓号，在佛教仪式庆典中极其重要。佛教已发展成为一个仪式宗教，各种仪式、庆典造成了人们的极大损失——无论是在今世还是后世。

佛教僧侣们相对于普通佛教徒而言，必须遵守一些特殊的规定。午饭之后，他们不能再用任何食物——直到第二天，他们每天晚上必须坐禅。这些奇怪的习俗在真实的宗教中毫无立足之地，真主只以容易责成他的仆人们。真主在《古兰经》中说：“至于赈济贫民，敬畏真主，且承认至善者，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易的结局。”（《古兰经》92：5-7）

“当日，鲁格曼曾教训他的儿子说：‘我的小子啊！你不要以任何物配主。以物配主，确是大逆不道的。’”
（《古兰经》31：13）

虽然佛教有数千种仪式与庆典，却没有任何一种是建立在对永恒后世的信仰之上的，这让沉湎于其迷误中的人们遭受巨大的精神损伤。伴随着迷信，佛教徒们的行为指示出他们对真实的欠缺。在佛教盛行的许多地方，人们遭受着巨大的贫困，但建造供奉佛陀寺庙的开支却丝毫不减。对后世真理的否认导致佛教徒们道德与精神的沦丧，让他们与外部世界隔绝，使他们对正义熟视无睹或对他人漠不关心。那些怀有类似阴暗观点之人，绝不能找到或实行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

“除真主外，他们崇拜那对
他们既无福又无祸的东西，
他们说：‘这些是在真主
那里替我们说情的。’”
（《古兰经》1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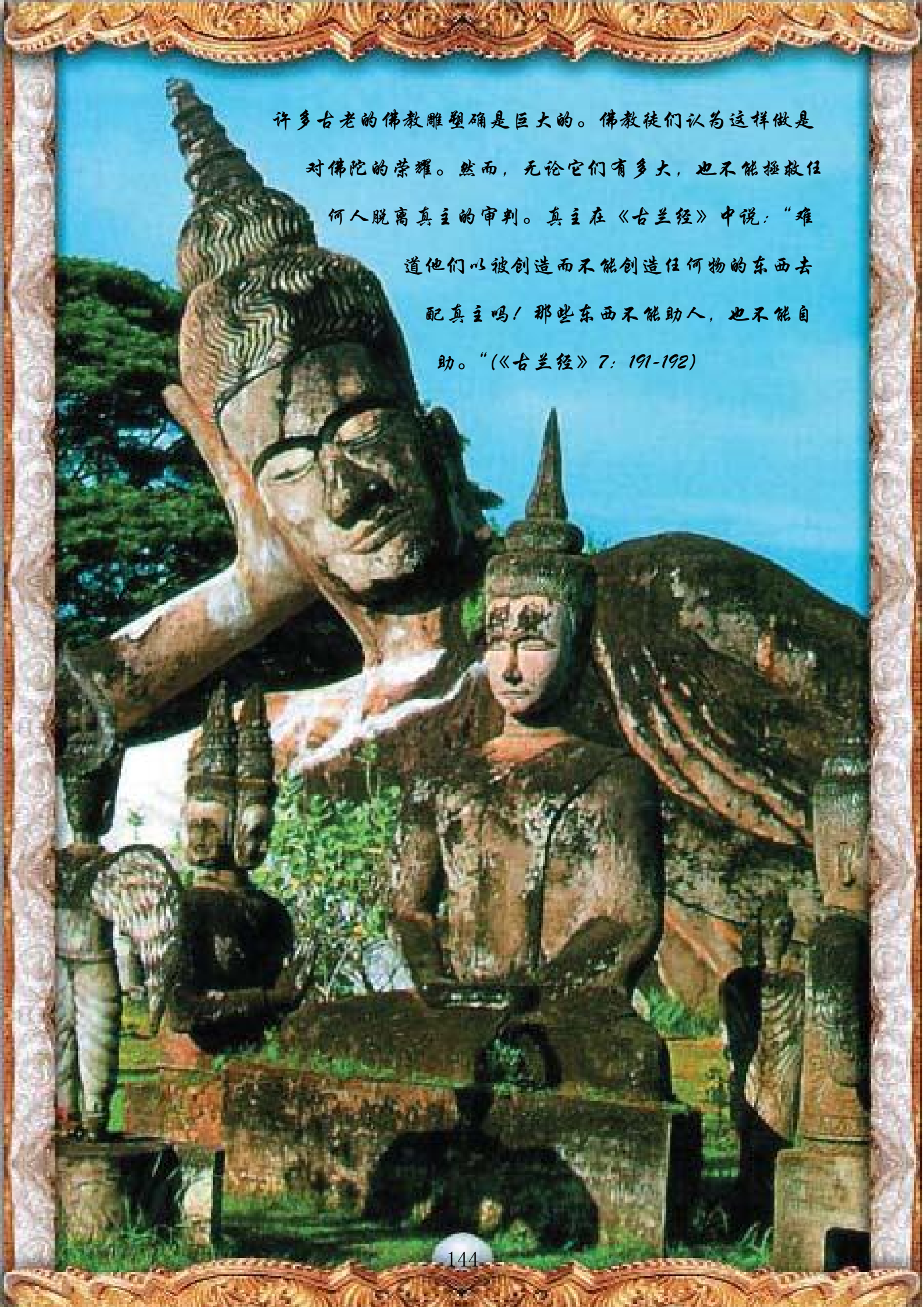
在某些地方，佛教被认为是高尚道德、互助与舍己为人之路。然而，在类似尼泊尔、西藏和柬埔寨等佛教国家和地区中，贫苦人民的生活清楚地展示了所谓的互助与舍己为人，只是一面幌子。

尼泊尔是佛教盛行的一个国家，然而尼泊尔人民却非常贫困。在喜玛拉雅山侧的马斯坦地区，人们生活在肮脏的泥屋中。

佛教
与西方
唯物主义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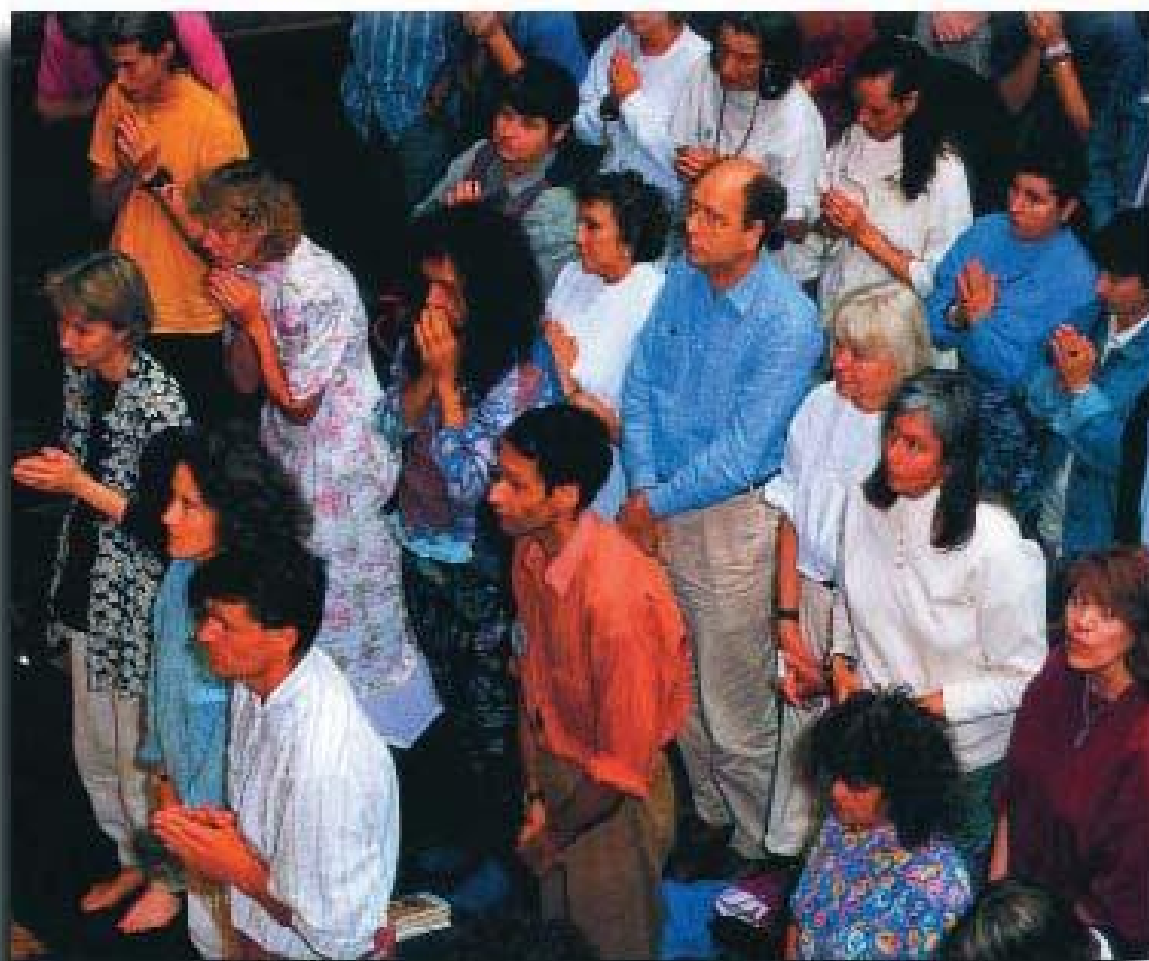
佛教吸引了世界注意力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它存在于遥远的东方——它的传统家园——而是受惠于西方的宣传运动。这一运动的发源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当它成了那些寻求“独特”之人的时尚潮流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这一潮流的开端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波普文化，大量的西方青年及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厌恶了基督教传统，转而寻求某种替代，将目光投向了远东的各宗教。这一寻找的主要动力，是通过对既定秩序的反叛，从而与众不同吸引注意力。当波普文化的主力军之一、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宣布他成为一个印度教徒、并创作了一曲歌颂克利须那神的名为“我亲爱的主”（My Sweet Lord）的歌曲之后，很多披头士的粉丝们追随了他的脚步。约翰・列侬在其名为“穿越宇宙”（Across the Universe）一歌中使用了佛教的咒语。佛教的音乐、服饰及艺术，在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中间非常流行。

有趣的是，流行文化最重要的建筑师们将佛教强加给了西方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好莱坞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好莱坞通常反映美国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思潮，经常支持反宗教的观点及与基督教相冲突的道德观和信仰观。例如，其大多数电影便将进化论强加到观众的思想当中。在有关进化与创造的争论中，所谓的“科学”电影总是站在达尔文主义的一方。（好莱坞的反宗教、支持达尔文的宣传运动始发于著名影片Inherit the Wind中文译名《向上帝挑战》）同时，今天电影中批评伊斯兰的趋势就是一个明显的计谋。

不过，虽然好莱坞对诸如基督教和伊斯兰等天启宗教不怀好意，当它面对佛教时态度却全然相反，将佛教描述为充满和平与仁爱光芒的宗教。例如，布拉德·皮特与大卫·修利斯主演的《西藏七年》这一描述达赖喇嘛生活的影片，就承担了向广大电影爱好者推广佛教的任务。

对佛教的推波助澜，演员们的私生活所起的作用同他们所出演的影片一样重要。藏传佛教宁玛派（亦称红教）佛学院院长宣称：著名的功夫明星史蒂文·席格是十五世纪的喇嘛转世！著名演员理查·基尔，除了写作推销佛教之外，还同乌玛·舒曼的父亲理查·舒曼一道在纽约建了一所藏庙。其他著名的佛教徒还包括蒂娜·透纳、哈里森·福特、奥利弗·斯通、赫比·汉卡克以及柯妮·拉芙等。

当然，个人的私生活及信仰与他人无关，人们有选择任何宗教的权利。不过，如果人们能了解到真正的伊斯兰，他们的心将会因之而温暖。下列图片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结论：西方社会中，在唯物主义文化占主导的地区，佛教正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逐步为人们所接纳。西方的唯物主义文化已经疏远了建立在精神上的犹太——基督教文化。

“如果你们祈祷他们，他们听不见你们的祈祷；即便听见了，他们也不能答应你们；复活日，他们将否认你们曾以他们配真主。任何人不能象彻知者那样告诉你。” （《古兰经》35：14）

许多古老的佛教雕塑确是巨大的。佛教徒们认为这样做是
对佛陀的荣耀。然而，无论它们有多大，也不能拯救任
何人脱离真主的审判。真主在《古兰经》中说：“难
道他们以被创造而不能创造任何物的东西去
配真主吗！那些东西不能助人，也不能自
助。“(《古兰经》7：191-192)

然而，这是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确定西方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一文化的基础建立于十八世纪，其理论框架确立于十九世纪——虽然其理论框架遭受了侵蚀——在二十世纪它成为了一项群体运动。从根本上看，它：

- 否认造物主的存在，相信宇宙是一个偶然的产生。
- 相信生物是通过进化而达到目前状态的，相信达尔文主义对生命现象以及物种起源的解释。
- 相信人类只是一种高级动物，蔑视人灵魂的存在。
- 反对后世、复活、审判日及永恒天堂与火狱的存在。

这些唯物主义文化的臆想，每一个都是虚妄的、与所有天启宗教相违背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荒谬臆想都与另一种文化——佛教相辅相成。

赫胥黎对佛教的发现

作为一个否认造物主的宗教，佛教不承认真主的存在以及永恒的后世、天堂和火狱。它认为人的灵魂与动物的灵魂并无区别，它相信不断的轮回转世。根据佛教教义，一条鱼在来世可以变成一只哺乳动物，而一个人可能会变成一条蛆虫。这种物种间的“灵魂转变”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并驾齐驱。

一位佛教研究者描述了佛教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

“佛教……与进化论是非常和谐的。事实上，佛教的哲学要求进化论占有一席之地——所有生物的存在形式都是短暂的，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的。物种不变的观点与佛教理论不能兼容。”6

因此，达尔文主义者们从十九世纪开始，就对佛教表现出支持与赞同。

第一位对佛教表达出赞赏的达尔文主义者，是托马斯·H·赫胥黎。在达尔文发表他的理论之后，赫胥黎扮演了在传布达尔文理论中仅次于达尔文的极其重要角色。赫胥黎作为达尔文主义最热情的支持者，获得了“达尔文的斗牛犬”之称。他同捍卫创造论的科学家及牧师们展开了激烈辩论，其激情的

作品与演讲使他成为了十九世纪最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

然而，赫胥黎还有其鲜为人知的一面——他对佛教的热衷。在与犹太教及基督教等天启宗教作斗争的同时，他将佛教视作一种适宜的世俗文化，希望建立在西方世界中。在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严复译《天演论》一书便是此书的节译本——译者注）一书中，赫胥黎是这样描述佛教的：

"（佛教是）一个不知道西方意义上上帝（真主、造物主）的体系，它否认人有灵魂；它把对于不朽的信仰看作是一种错误，把对于不朽的渴望看作是一种罪恶；它拒斥祈祷和牺牲的任何功效；它呼吁人们除了他们自己从事拯救的努力之外不要指望任何东西……然而（它）却以神奇的迅速在旧世界中传播了相当大的地域，并且仍然是——尽管与不管什么样的外来迷信卑劣的混和物相伴——人类一大分枝的主导信仰。"[7]

赫胥黎赞赏佛教的唯一理由就是——如赫胥黎及其他达尔文主义者一样——不相信造物主。

根据夏威夷大学教授维吉塔·拉加帕克刹(Vijitha Rajapakse)——《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佛教》的作者——的论述，赫胥黎看到了佛教与古希腊无神论观点之间的一条平行线。他说道：

"赫胥黎将佛教思想与西方哲学联系起来的明显倾向，醒目地体现于对实体概念的前述评论中，在其讨论的其它

层次中同样更进一步地体现出来。他发现，早期佛教徒采取的无神论立场与赫拉克利特的见解相类似，此外还谈到了‘斯多葛学派与佛教的许多类似之处，’……”[8]

拉加帕克刹注意到某些十八、十九世纪的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们也同样赞赏佛教。佛教与西方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平行线早在大卫·休谟（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无神论者）的思想中就开始了。拉加帕克刹写道：“足够有趣的是，在佛教与休谟有关实体化灵魂的立场之间存在的类似性，被某些研究佛教的早期评论者及时地注意到了。”以及：“里斯·戴维斯夫人（将早期佛教经藉从巴利语翻译为英语的先锋翻译家）评论道：‘至于对一个永恒的、不变的、不遭受痛苦的内心精神或自我的信仰，佛教在两千四百年前就采取了两个世纪前休漠的立场。’”[9]

正如拉加帕克刹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的，佛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便激起了很多思想家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发现它与十九世纪上升的哲学——无神论及达尔文主义——相处融洽。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因同样理由而对佛教情有独钟。

大卫·休谟

尼采对佛教的同情

弗里德里希·尼采，十九世纪最狂热的无神论思想家之一，培育人们对基督教憎恶，向人们推销叛逆文化及道德以试图取代基督教。他的思想帮助了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尼采不仅同宣传仁爱与相信上帝的基督教作战，事实上他也反对伊斯兰的道德准则与真正的犹太教。他憎恨各天启宗教不仅仅因为它们的道德准则，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狂热的无神论者。美国研究员詹森·德波尔在其《无神论是尼采思想的关键》一文中写道：

“尼采点燃了对基督教的仇恨，他的无神论著作是极其辛辣的。”[10]

可以想象，尼采将其仇恨直接对准天启的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而非其它的原因了。德波尔写道：

“尼采，虽然是历史上最凶悍的无神论者之一，但事实上并不完全反对宗教……（他）尊重并赞赏其它宗教的很多方面，甚至包括佛教。”[11]

在评论罗伯特·G·莫里森的《尼采与佛教》一书时，大学英语教师大卫·R·罗伊这样说道：

“将尼采与佛教作对比，已成为一种研究惯例，原因只有一个：在他俩之间似乎有一种强烈的共鸣。莫里森指出，他俩有着很多共同特征：两者都强调在一个无神（造物主）的宇宙中的个人，且都否认有任何永恒的生命或力量存在……两者都将人理解为一种连续不断转变的存在，

在这一不稳定的状态中，不存在任何恒常的主题（自我、灵魂）。”12

尼采与佛教共同持有的这些错误观点，其源泉无疑只是愚昧与傲慢。任何以清醒的理智观察宇宙与世界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真主（造物主）存在的证据。这已为现代科学发现所证实：宇宙大爆炸学说及人择原理（即：宇宙中所有的细节都是经过精心安排，以适合人的出现存在）已经击溃了由尼采及其他无神论者所提出的无神（造物主）宇宙观。科学清楚地证实了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且经过极其均衡的安排。这些证据宣布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无效，同时支持了一个理智设计的存在，证实了创造的真理。科学与社会学的发现结果，也令十九世纪的思想家诸如马克思、弗洛伊德及涂而干等的理论作废。

弗里德里希·尼采

佛教：唯物主义文化的虚妄精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对无神论的科学证据同佛教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有着密切关联。无神论与唯物主义文化的建筑师们看到他们的学说已经崩溃了，为了阻止回归天启宗教的运动的发展，他们开始向人们推销诸如佛教等异端

信仰。换句话说，佛教及其它类似的远东宗教，是对唯物主义的精神增援。

不过，为什么西方唯物主义文化需要这样的增援呢？英语作家迈克尔· 贝金特、理查德·莱早及亨利·林肯（三人为《圣血与圣杯》一书的作者，电影《达·芬奇密码》据此书改编——译者注）审查了西方世界中过去两千年里的思想发展（及退化）。他们解释，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陷入“意义危机”。换句话说，唯物主义哲学强加给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通过使人们远离对上帝（真主）存在的信仰与崇拜，剥夺了人们的生命意义。三位作者这样写道：

“生活逐步变得失去意义、变得无所谓，一种完全随意的现象出现，人们的生活毫无明确目的。”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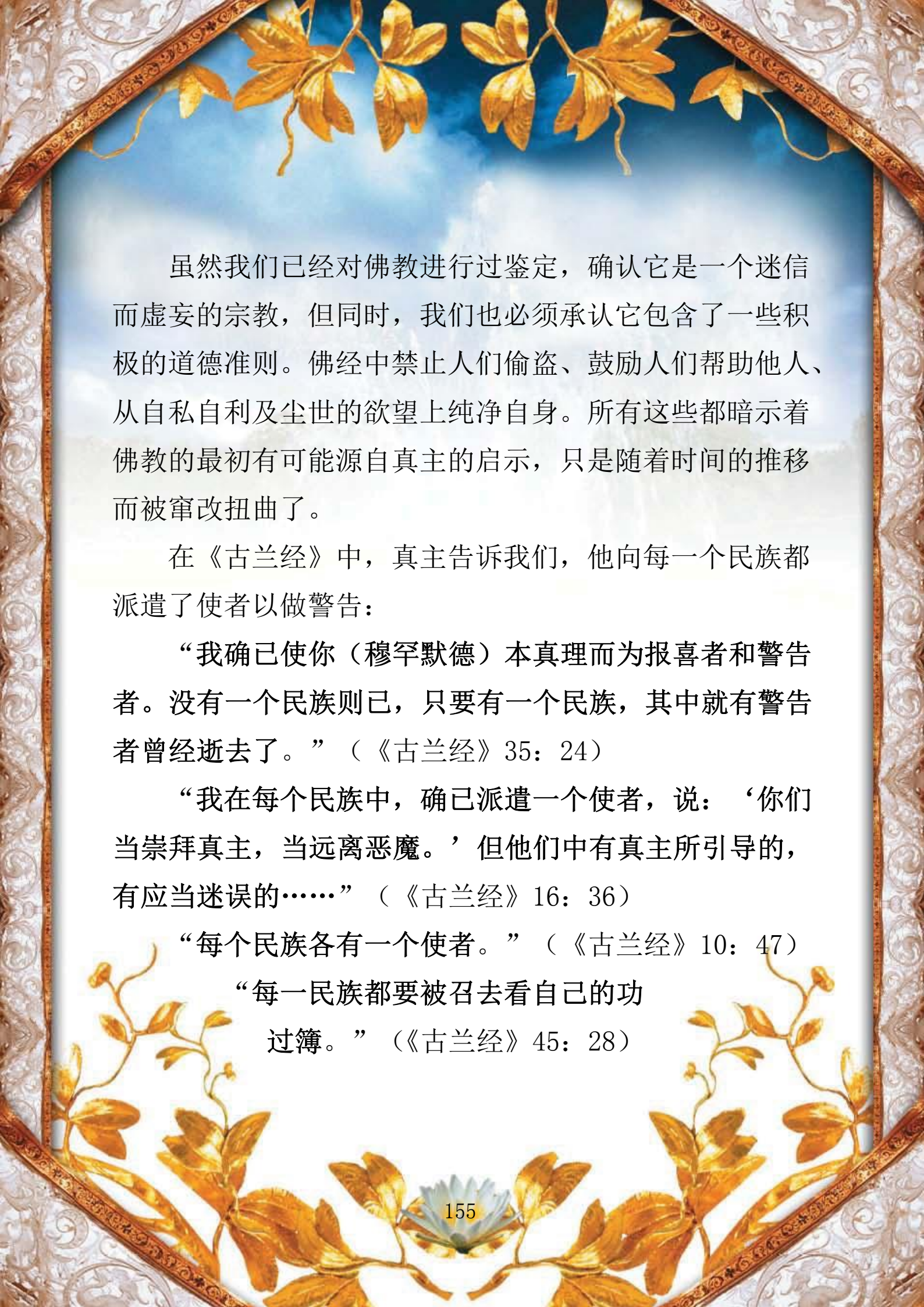
由于这场“意义危机”以及唯物主义学说在科学层面的坍塌，为人们回归天启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打开了一扇大门。因此，支持一神论的信仰的人数不断增加，信仰并实践天启宗教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宗教概念与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佛教及其它类似的迷误信仰，渴望切断这一回归天启宗教的运动，它们为那些受意义危机所困扰之人提供虚妄的救赎之路。佛教、道教、印度教以及印度教克利须那派、巫术、新纪元运动（指摒弃西方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基于异端思想、占星术等的生活——译者注）、宣称具有来自

佛教及其它异端信仰体系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不断的支持。在今天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急剧衰退之后的世界，许多迷信的信仰——尤其是佛教——以众多的运动阻挠着回归真正宗教的潮流。要理解这些虚无教义的真正本质，人们只需运用理智稍微思索一下就能做到。

太空神圣使命的不明飞行物宗教等等虚妄学说，被那些不愿与无神论及唯物主义信条决裂者所接受。此外，许多成为佛教徒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附庸风雅而盲目模仿，其实对它并不理解。

要明白这些学说的荒谬，我们只需用逻辑来衡量一下就足够了。我们已经审查了某些东方宗教基础的业报观，显示它是毫无理智依据的（欲求更多细节可参见作者哈伦·叶哈雅著《伊斯兰与业报》一书，伦敦塔哈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些宗教不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也不相信对人类的最终审判日。然而，他们如何会相信每个人将因自己的行为在下辈子获得回报呢？谁将决定这个？！那些崇敬外星人的人，也类似这样的愚蠢。一个人如何能将生活建立在争议严重的UFO哲学之上呢？退一步说，外太空即使真的有生命存在，他们也必然是被创造的，何以保证他们能指人于正道？

那些沉湎于这样的迷信观念中的人，应当思考一下真主在《古兰经》中的这段话：**“我曾创造你们，你们怎么不信（真理）呢？”**（《古兰经》56：57）人们应该追随正道，如同真主所命令的：

“这确是我的正路，故你们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真主的大道。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敬畏。”（《古兰经》6：153）

扭曲的佛教
能成为一个
真实的
宗教吗？

虽然我们已经对佛教进行过鉴定，确认它是一个迷信而虚妄的宗教，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包含了一些积极的道德准则。佛经中禁止人们偷盗、鼓励人们帮助他人、从自私自利及尘世的欲望上纯净自身。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佛教的最初有可能源自真主的启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窜改扭曲了。

在《古兰经》中，真主告诉我们，他向每一个民族都派遣了使者以做警告：

“我确已使你（穆罕默德）本真理而为报喜者和警告者。没有一个民族则已，只要有一个民族，其中就有警告者曾经逝去了。”（《古兰经》35：24）

“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说：‘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但他们中有真主所引导的，有应当迷误的……”（《古兰经》16：36）

“每个民族各有一个使者。”（《古兰经》10：47）

“每一民族都要被召去看自己的功过簿。”（《古兰经》45：28）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真主很可能已经向印度人派遣了使者；而悉达多·乔答摩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名使者。佛教的其它信条中有类似天启的宗教的地方：历史上的众先知们都向人类宣传同一真理，然而在他们之后，他们的追随者们却贬低和窜改了这些真理。事实上，在乔答摩死后，他的教诲很可能已经失去本源，在与各地流传的宗教文化相混杂、并吸收各种迷信和神话之后，成为一种扭曲的形式。（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只有真主知道真相。）

佛教徒们，以及那些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刻意转变为佛教徒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受到了多么大的蒙蔽。佛教让他们疏远了所有的美和美的价值，引领他们进入一个阴暗的世界。

可以肯定，悉达多·乔答摩的真正生平经历，将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充满神话故事的传奇大相径庭。有关他生活的故事版本矛盾重重，清楚地显示：真相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之间可能有巨大出入。佛教号召我们的某些真正的道德准则，可能是从一神论的宗教发展而来的。西方学者J·M·罗伯逊将佛教信仰解释为“众先知的锁链”：

“（佛教）并没有宣称为一个新的教义。传统上，它在乔答摩之前已经被宣扬过很多次了——乔答摩只是漫长佛链中的一环，众佛宣讲的都是同一内容。在乔答摩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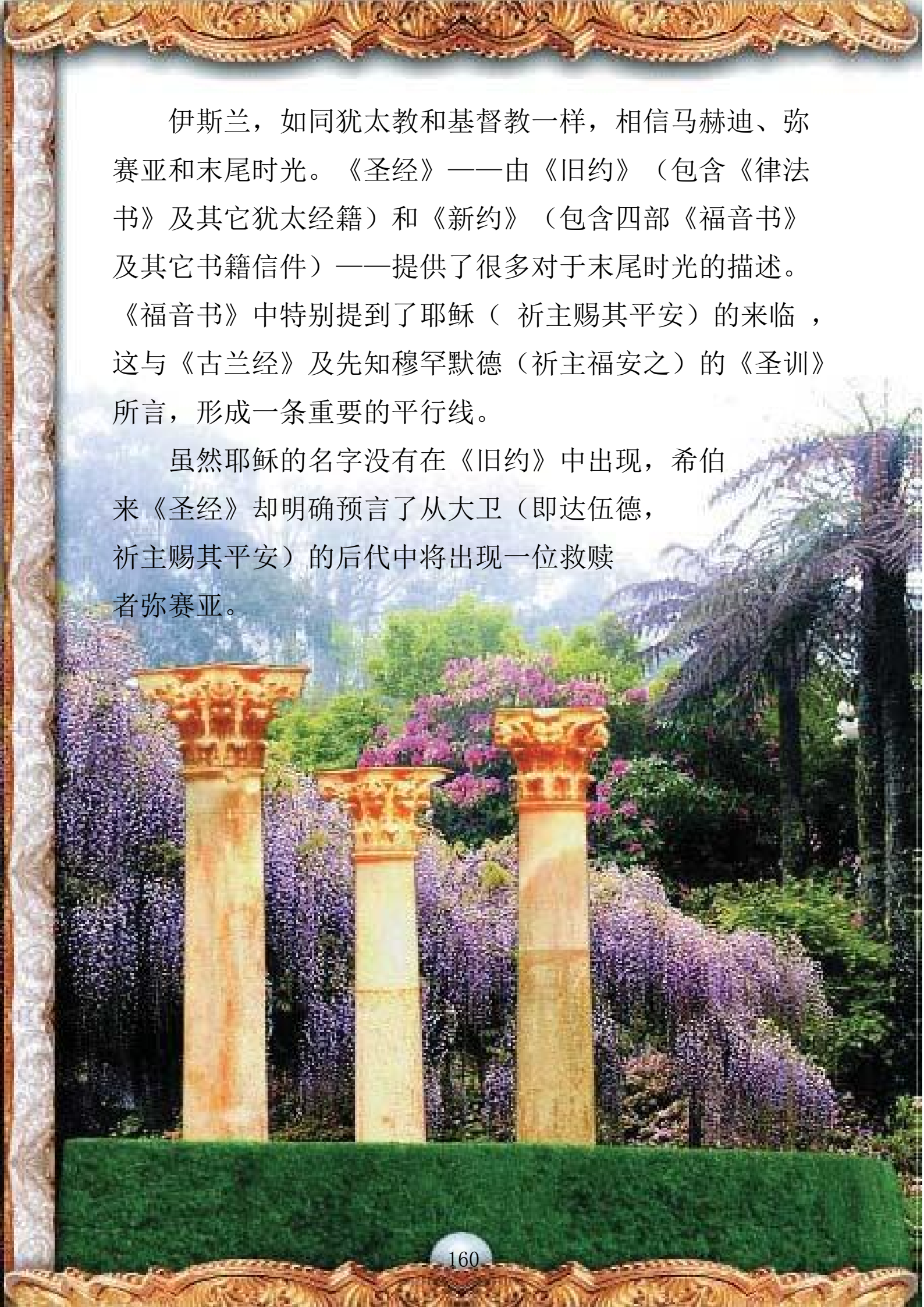
出现的二十四佛的名字都有记录……每一位佛死之后，他的宗教学说都会繁荣一段时间，然后逐渐衰败。当这些（训导）被人遗忘的时候，一位新的佛会出现并宣传遗失的佛法，或真理。”[14]

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佛教可能是众先知宣传的信仰衰败后，遭受篡改与扭曲形成的。另一方面，佛教的保守结构也提醒我们，它可能是在真实宗教衰败过程中的传统扭曲。《古兰经》中，真主说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已经落入相同的陷阱，让无用的琐碎细节和禁令将他们的宗教束缚。例如，佛教中关于出家与苦修的观点，同样在衰退时期的基督教中产生。真主在《古兰经》中叙述这一错误：

“在他们之后，我曾继续派遣我的众使者，我又继续派遣玛丽亚之子耶稣，我赏赐他《引支勒》（福音书），我使他的信徒们心怀仁爱和慈悯。他们自创出家制——我未曾以出家为他们的定制——他们创设此制，以求真主的喜悦；但他们未曾切实的遵守它，故我把报酬赏赐他们中的信道者。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悖逆的。”（《古兰经》57：27）

佛教可能是在僧侣制度发展之后而荒灭的一个曾经的真实宗教。它比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衰退严重得多。这两个宗教虽然在历史进程中遭受了篡改歪曲，但还依然专注于真主的启示、保持对真主的信仰。而佛教即便其本质真的来自于真实之源，早已完全脱离其源泉而面目全非了，除了极少数真实的道德准则之外，充满了迷信和荒诞的仪式。

佛教与一神论的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相比，有另一共同点：它同样相信末尾时光及将在末尾时光出现的一位人类救赎者——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称其为弥赛亚，而穆斯林们将其称为马赫迪。

末尾时光是复生日（审判日）之前的最后时间阶段。《古兰经》与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圣训》中都叙述了很多末尾时光的征兆，那时候伊斯兰的道德将传遍整个世界。《古兰经》中说耶稣（祈主赐其平安）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在活着的情况下被擢升到了真主御前，并且要再次降临大地。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也宣布了耶稣将再临的喜讯，在耶稣降临之后，大地将充满和平、公正、康乐与繁荣。先知的《圣训》中揭示马赫迪将协助耶稣的神圣工作。（欲求更多细节，请参阅作者著《耶稣将再临》，伦敦塔哈出版社2001年出版）

在先知的《圣训》中，末尾时光将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真主受到公开的否认；根据正教价值观生活的人，数量很少；来自唯物主义的生活损失与灾难巨大。将会有饥荒。人们将遭受自然灾害；不义普遍、战争和冲突增多、无情与残酷战胜爱、慈悯与同情。在此之后，人性将从无神论和无正信的学说中得到拯救——那些哲学是人们痛苦的真正根源——人们将回归到正教的价值观。以此为结果，冲突、不义和残酷将会终止。取代忧愁与压抑，人们将生活在舒适、平和、安全与顺意之中。整个世界将会充满富足与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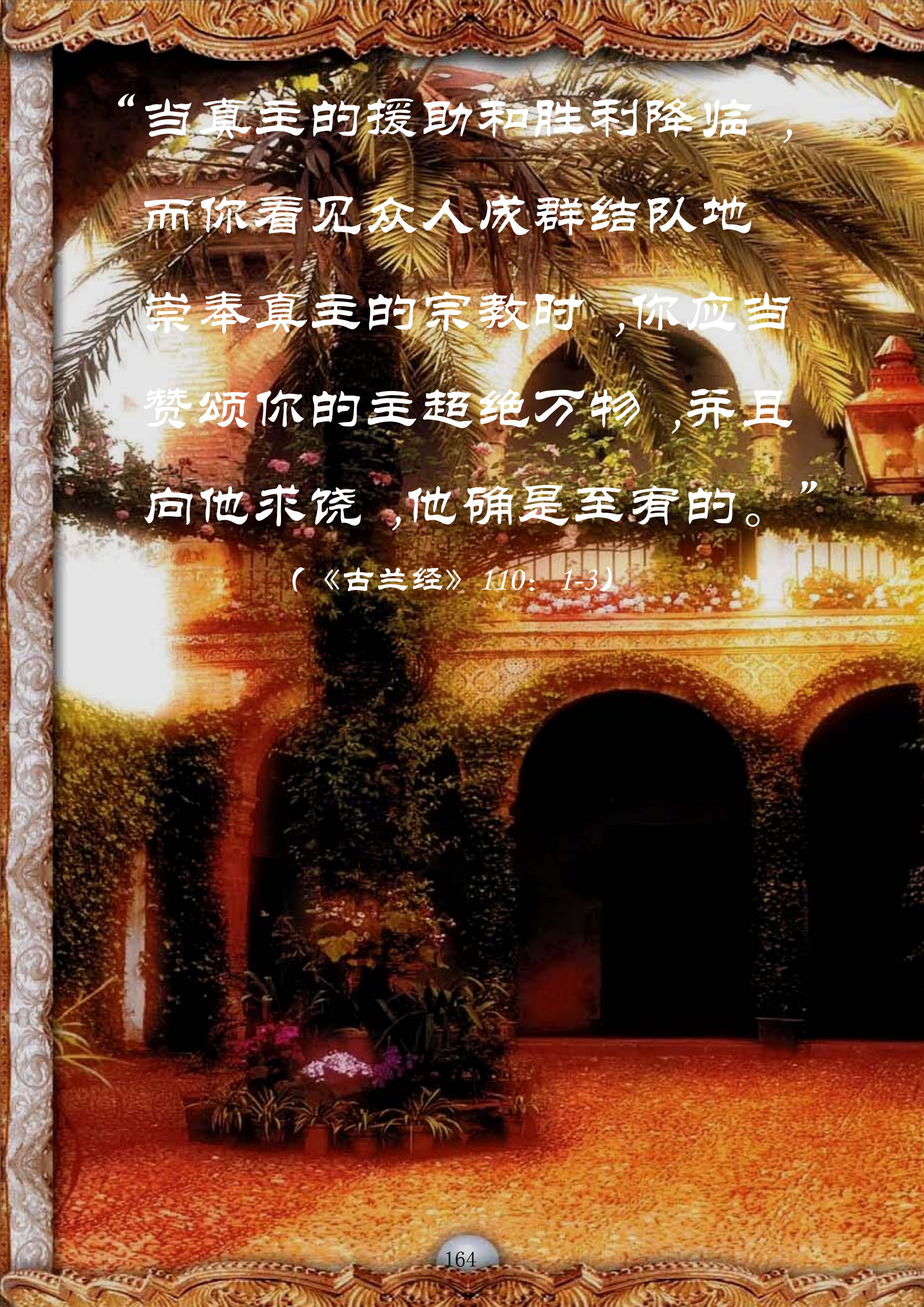
“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
一个使者，说：‘你们当
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
（《古兰经》16：36）

伊斯兰，如同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相信马赫迪、弥赛亚和末尾时光。《圣经》——由《旧约》（包含《律法书》及其它犹太经籍）和《新约》（包含四部《福音书》及其它书籍信件）——提供了很多对于末尾时光的描述。《福音书》中特别提到了耶稣（ 祈主赐其平安）的来临 ，这与《古兰经》及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圣训》所言，形成一条重要的平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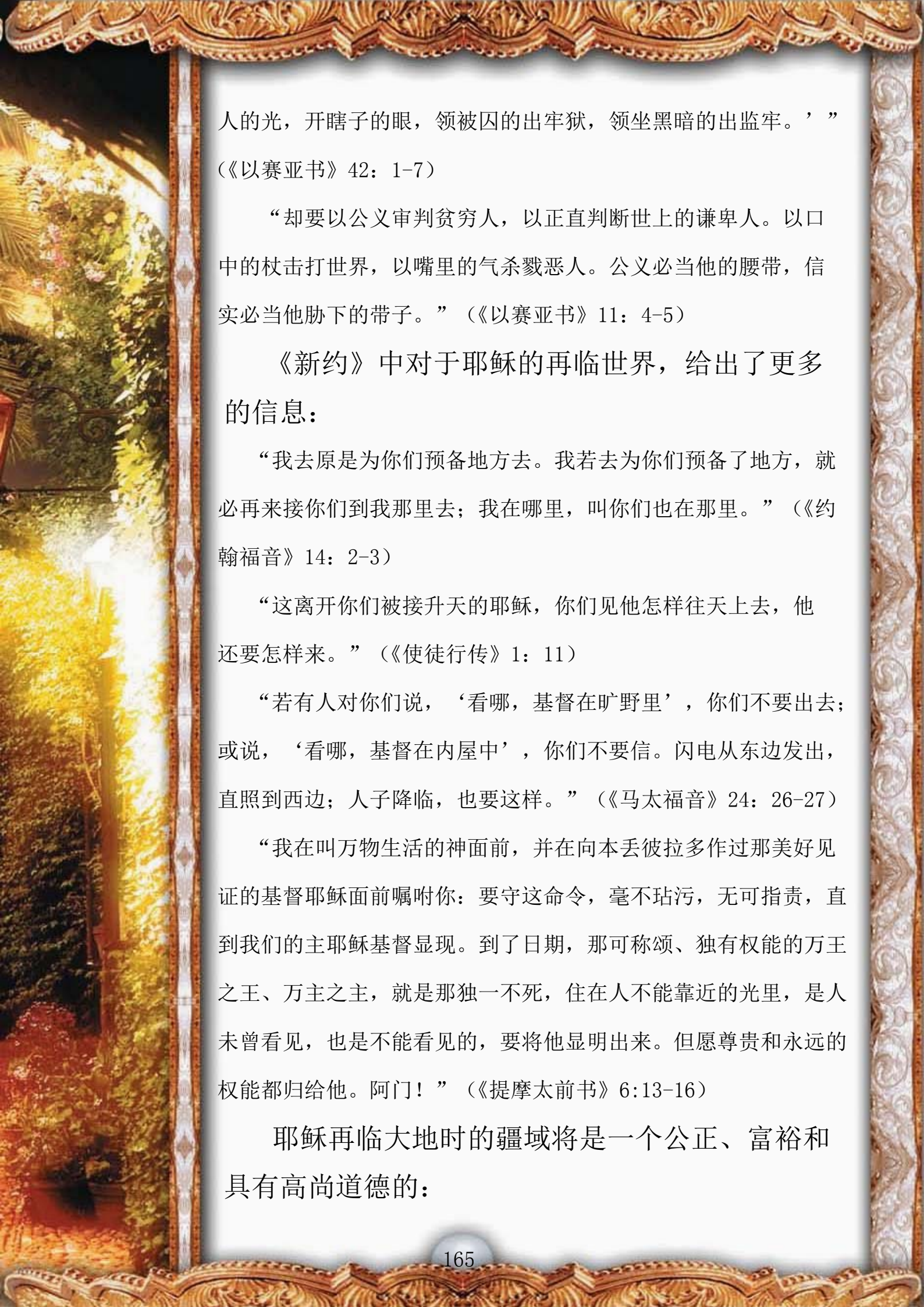
虽然耶稣的名字没有在《旧约》中出现，希伯来《圣经》却明确预言了从大卫（即达伍德，祈主赐其平安）的后代中将出现一位救赎者弥赛亚。

在《旧约》中的一些地方，提到了在末尾时光将要出现的事情。《旧约》中的弥赛亚，根据对其言行的描述，就是——《古兰经》中也提到的——耶稣。除了“弥赛亚”这一称号之外，这个人还被描述为“王”、“主”和“至圣者”等。15

《旧约》中叙述弥赛亚的到来，还提到了他将在大地上建立的王国。一些关于他的必要之事就是，他将把各民族聚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他是大卫（祈主赐其平安）的世系，并类似于他的先祖大卫（大卫在世时，在他到达的每一个地方都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旧约》中部分有关的章节如下：

“这些城市，我已把它们
的部分故事告诉了你。
各民族的使者，确已用
许多明证昭示本族的人。”
（《古兰经》7：101）

“与耶和华（希伯来语对造物主的称呼，即基督教所称的上帝或神、伊斯兰所称的安拉或真主——译者注）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撒母耳记上》2：10）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2：44）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

“当真主的援助和胜利降临，
而你看见众人成群结队地
崇奉真主的宗教时，你应当
赞颂你的主超绝万物，并且
向他求饶，他确是至宥的。”
（《古兰经》110：1-3）

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以赛亚书》42：1-7）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以赛亚书》11：4-5）

《新约》中对于耶稣的再临世界，给出了更多的信息：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2-3）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行传》1：11）

“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福音》24：26-27）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彼拉多作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门！”（《提摩太前书》6:13-16）

耶稣再临大地时的疆域将是一个公正、富裕和具有高尚道德的：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马太福音》5：5）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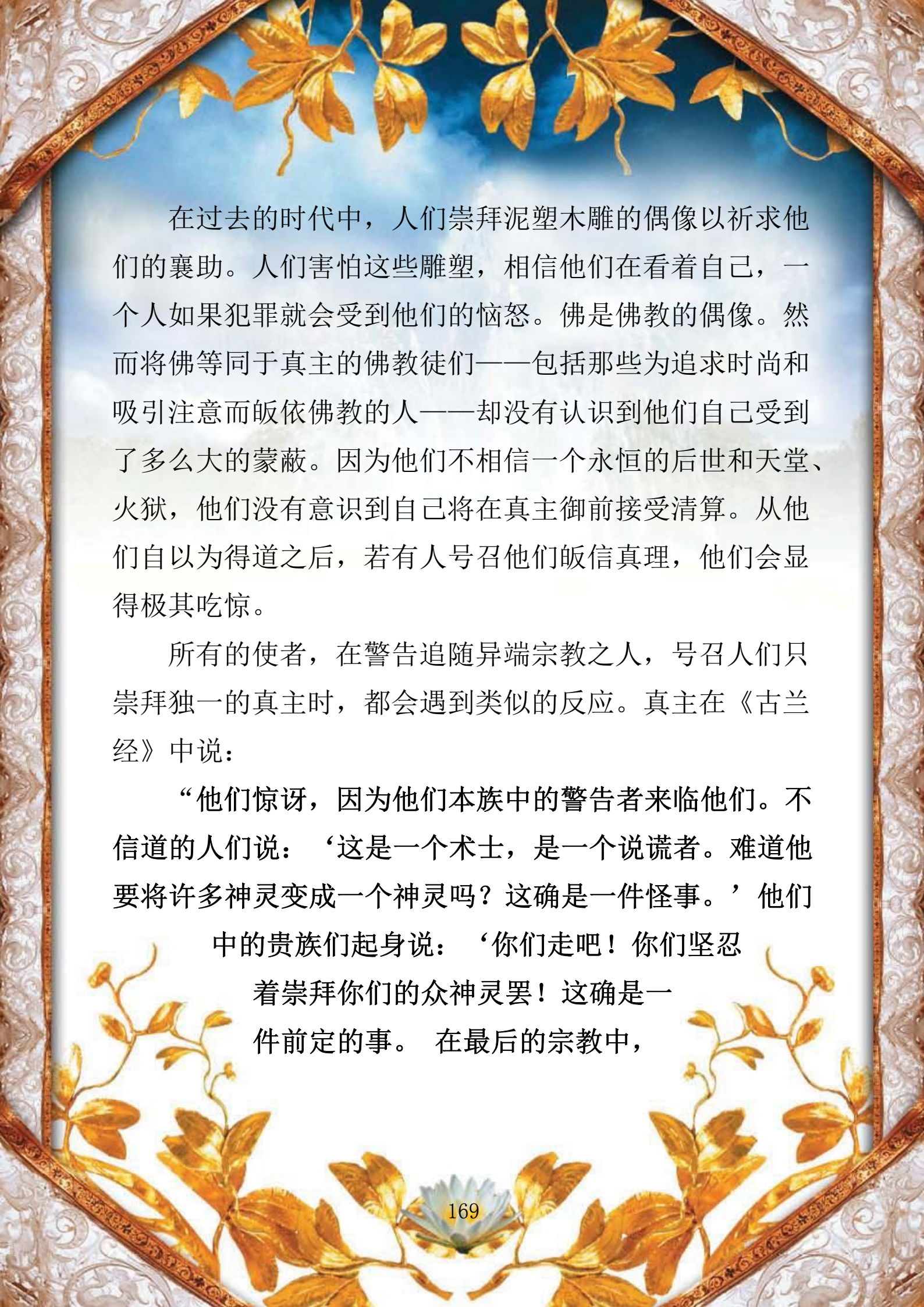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易卜拉欣）、以撒（易斯哈格）、雅各（叶尔孤白），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路加福音》13：28-30）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佛教也预言并期待着一位救世的弥赛亚。佛陀说在他之后一千年，慈氏佛（弥勒佛）将来临，把慈悲带给整个世界，并随着他的来临，宗教将达到圆满。以下是两个不同国家中有关佛经对未来佛期待的记述。我们首先看一下缅甸的佛经：

“佛说：‘我们的道是幸福之道，三位首领在其间……我是最高的佛，然而在我之后，慈氏佛将来临。在世尽之前，福道依然运行。这位佛，慈氏佛，将为世人最高的首领。’”16

再看一下斯里兰卡的佛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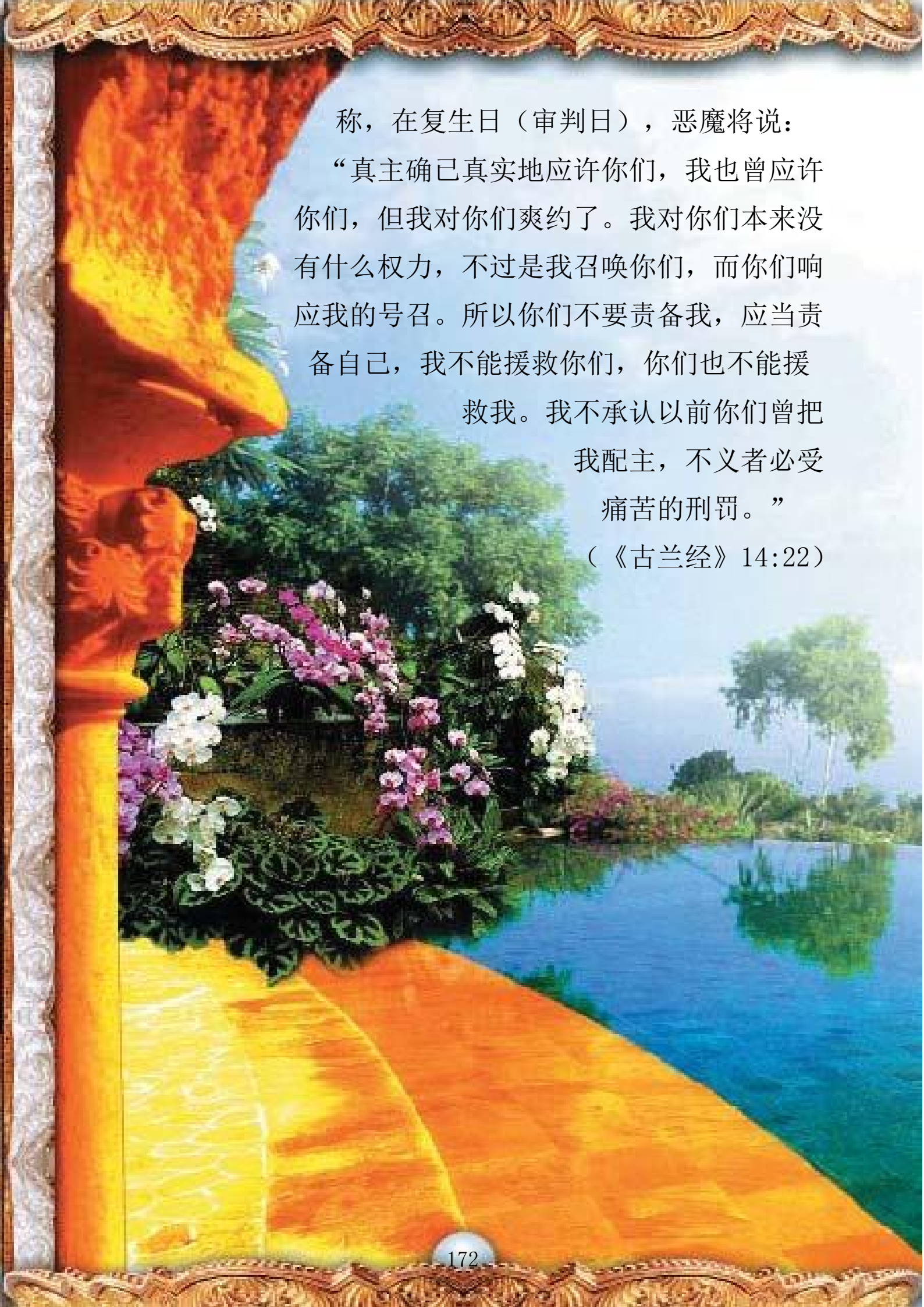
“我并非来到大地上的第一位佛，也不是最后一个。之后，另一位佛将在世上出现，他是神圣的，尊大的，被赋予了大智慧，是世人的无双首领……他将告诉你们我曾教导你们的真理。他将建立他的法律（宗教）……他将号召一个完美纯洁的生活，就如同我现在号召的一样。我的追随者成百上千，而他的追随者将成千上万。他被称为慈氏佛。”17

“真主召人到平安的住宅，
并引导其所欲引导的人走
上正路。行善者将受善报，
且有余庆，脸上没有黑灰
和忧色，这些人是乐园的
居民，将永居其中。”
（《古兰经》10:25-26）

结语：
真理来临
虚妄就消亡

在过去的时代中，人们崇拜泥塑木雕的偶像以祈求他们的襄助。人们害怕这些雕塑，相信他们在看着自己，一个人如果犯罪就会受到他们的恼怒。佛是佛教的偶像。然而将佛等同于真主的佛教徒们——包括那些为追求时尚和吸引注意而皈依佛教的人——却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受到了多么大的蒙蔽。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永恒的后世和天堂、火狱，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将在真主御前接受清算。从他们自以为得道之后，若有人号召他们皈信真理，他们会显得极其吃惊。

所有的使者，在警告追随异端宗教之人，号召人们只崇拜独一的真主时，都会遇到类似的反应。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他们惊讶，因为他们本族中的警告者来临他们。不信道的人们说：‘这是一个术士，是一个说谎者。难道他要将许多神灵变成一个神灵吗？这确是一件怪事。’他们中的贵族们起身说：‘你们走吧！你们坚忍着崇拜你们的众神灵罢！这确是一件前定的事。在最后的宗教中，

“你说：‘真理已来临了，
虚伪将幻灭，而不复出。’”
（《古兰经》34：49）

的宗教中，我们没有听见这种话，这种话只是伪造的。’”（《古兰经》38： 4 － 7 ）

我们号召佛教徒及其他支持这一迷信的宗教的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真正地来理解“除安拉（真主）外别无应受崇拜者”这一真理，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号召他们皈信伊斯兰——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萨）、耶稣（尔萨）以及穆罕默德（祈真主赐他们平安）的宗教。一个其祖先以物配主自己也以物配主的人，可能很难做出这一决定。他可能不理解在放弃崇拜所有虚伪的配主之后，可以只崇拜独一的真主。真主是唯一给他援助与给养的主，是唯一监察着他并保护他的主，是唯一赋予他生命并使疾病痊愈的主，是众世界的化育主，他创造了诸天与大地及其中的一切。正如《古兰经》（81:29）中所言，人类都要服从真主的意志，除开真主的意欲，他们没有任何能力，也不能做任何事。真主说道：**“没有一种生物不归他管辖。”**（《古兰经》1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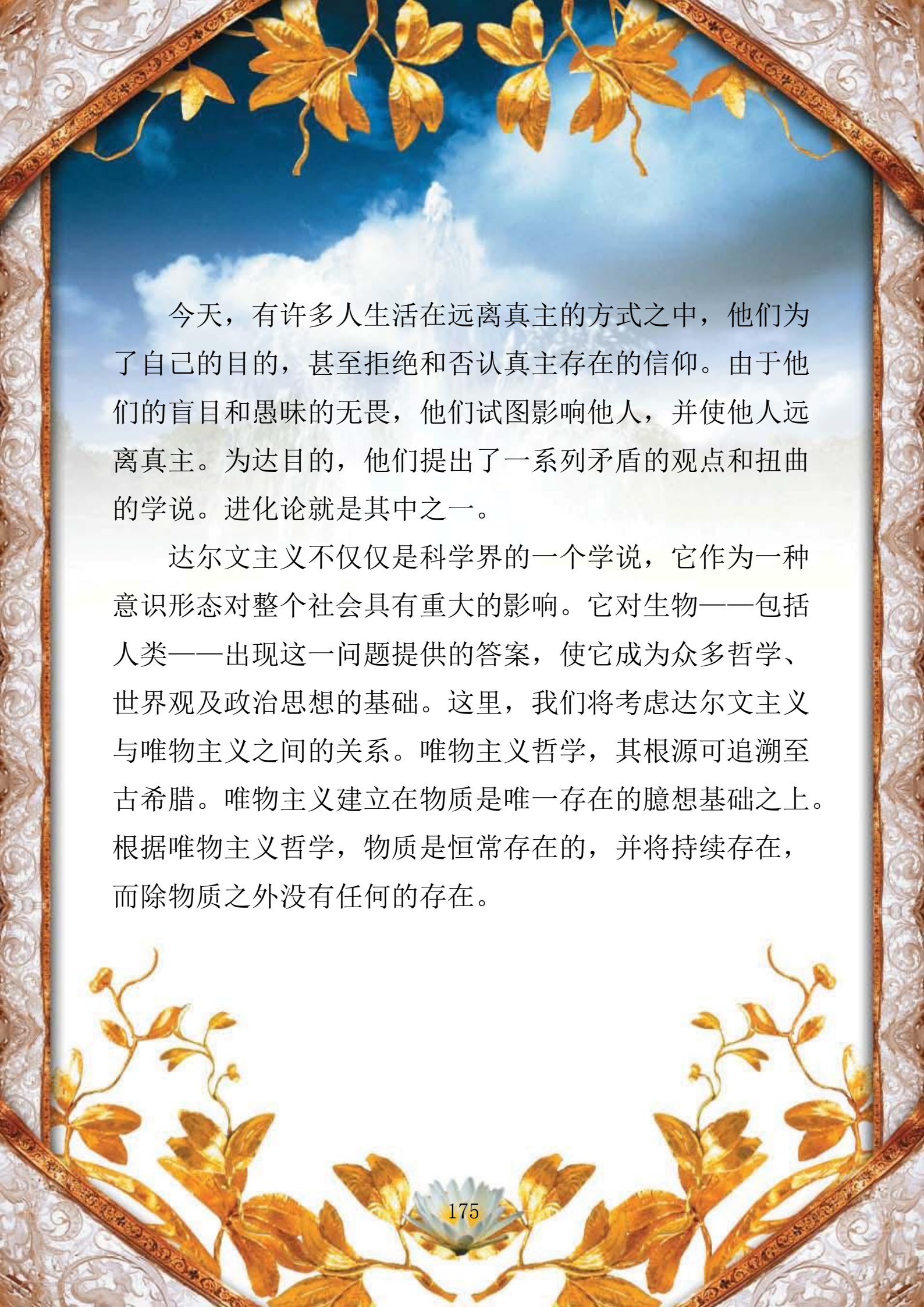
恶魔可以告诉佛教徒们以及任何人：脱离以物配主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只是来自恶魔的妄语，《古兰经》宣

称，在复生日（审判日），恶魔将说：“真主确已真实地应许你们，我也曾应许你们，但我对你们爽约了。我对你们本来没有什么权力，不过是我召唤你们，而你们响应我的号召。所以你们不要责备我，应当责备自己，我不能援救你们，你们也不能援救我。我不承认以前你们曾把我配主，不义者必受痛苦的刑罚。”

（《古兰经》14:22）

要从以物配主的迷误中得到拯救，人必须有转变的诚意，必须记想独一的造物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必须坚信真主、忠实地服从《古兰经》而生活。当然，他的忠实与坚决必将带来真主的援助、恩惠与慈悯；真主将指引他于正道，从恶魔的诱惑与误导上保护他。

任何服从真主之人都知道，真正的幸福与满足只能来自于对独一真主的信仰。真主向信士们报喜：

“谁敬畏真主，他将为谁辟一条出路。而且从他料想不到的地方供给他。谁信托真主，他将使谁满足。真主确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古兰经》65:2-3）

因此，一个后悔以物配主的人，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弃他的偶像。那些相信佛陀是神的人，必须转变思想、抛弃这些荒谬的理解。那些沉湎于毫无根据的业报说而否认永恒后世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理智去拯救他们自身，因为**“那些人所崇拜的神灵是要被毁灭的，他们所行的善功是无效的。”**（《古兰经》7:139）

进化的骗局

今天，有许多人生活在远离真主的方式之中，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甚至拒绝和否认真主存在的信仰。由于他们的盲目和愚昧的无畏，他们试图影响他人，并使他人远离真主。为达目的，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的观点和扭曲的学说。进化论就是其中之一。

达尔文主义不仅仅是科学界的一个学说，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它对生物——包括人类——出现这一问题提供的答案，使它成为众多哲学、世界观及政治思想的基础。这里，我们将考虑达尔文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唯物主义哲学，其根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唯物主义建立在物质是唯一存在的臆想基础之上。根据唯物主义哲学，物质是恒常存在的，并将持续存在，而除物质之外没有任何的存在。

查尔斯•达尔文

虽然唯物主义学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出现，却使它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查尔斯·达尔文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的《物种起源》一书使它成为科学界最热门的话题。在这本书中，达尔文否定上帝（真主）分别创造了大地上的各式各样的物种，而宣称所有的生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它们是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步进化演变而来的。达尔文的学说并没有建立在具体的科学发现之上，就如他自己也承认的一样，这只是一种“假定”。甚至，达尔文在他名为《学说的难点》一书中，用了很长的一章承认，进化论在很多尖锐的问题前失败了。

达尔文对新的科学发现抱着所有希望，期望能解决这些困难。然而，与他的期盼相反，科学发现扩大了这些困难。达尔文注意在科学面前的落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回顾：

（一）进化论不能解释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

（二） 没有任何的科学发现显示所谓的“进化机制”具有任何的进化动力。

（三） 化石记录证明了进化论的完全对立面。

第一个不能逾越的阶段：生命的起源

进化论设想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从三十八亿年前原始地球上出现的一个生物细胞演化而来的。一个单细胞如何能够产生千百万计的复杂物种呢？假如这种进化真的发生，那在化石记录中为什么发现不了它的痕迹？这是进化论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首先我们要问的最重要问题是：这“第一个细胞”是如何产生的？

由于进化论否认真主的创造及任何超自然种类的介入，它声称这“第一个细胞”是在自然法则下偶然产生的，没有任何设计、计划或安排。根据这种说法，无生命的物质偶然地产生了生命细胞。然而，这种宣称是与生物学上的定律相矛盾的。

“生命来源于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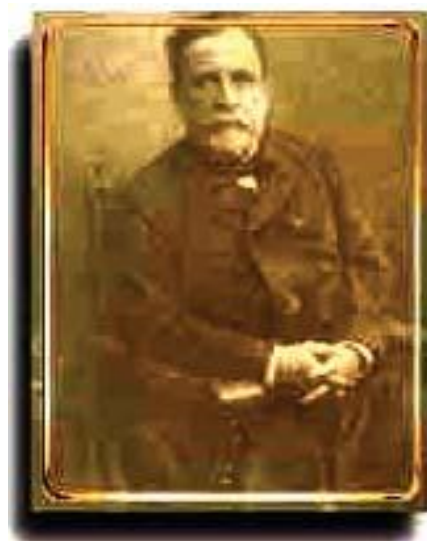
在他的书中，达尔文根本没有提到生命的起源。他那个时代依赖的简单科学理念认为生物具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中世纪时，声称无生命的物质聚在一起可形成生物的自然发生理念，是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人们通常相信昆虫是从食物残渣里产生的，老鼠是从麦子中出现的等等。为证明这种说法，人们还做了一些有趣的实验：在一块干燥的布上放上一些麦子。他们相信随后老鼠将从中发生。

类似地，自然发生理念相信蛆虫是从腐烂的肉中演变出来的。然而，人们随后明白了蛆虫并不是来自腐肉，而是来自由苍蝇带来的肉眼难以看到的虫卵。

甚至在达尔文写《物种起源》一书时，细菌是来自无生命物质的说法还在科学界得到广泛接受。

然而，在达尔文出版他的书之后五年，路易斯·巴斯德（法国细菌学家）宣布了他在经过长期研究与实验之后的结果，推翻了自然发生理念这一达尔文学说的奠基石。巴斯德于一八六四年在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前身）发表的胜利演说中说道："通过这一简单的实验，自然发生理念遭受致命打击，绝不可能再恢复。"18

路易斯·巴斯德

很长一段时间，进化论的倡导者们都反对这些发现。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揭示了生物细胞的复杂构造之后，那种生命来自巧合的观点终于陷入绝境。

二十世纪的无用努力

二十世纪第一个继续生命起源课题的进化论者,是俄国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奥巴林。他试图证明生物细胞可以巧合产生。然而，这些研究都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奥巴林不得不这样承认：

亚历山大·奥巴林

"很不幸，细胞起源问题可能是整个生物进化研究中最令人费解的一点。"[19]

追随奥巴林的进化论者们，进行了大量实验以图解决这一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化学家史坦利·米勒在一九五三年所做的实验。在实验中，他将所宣称的几种气体混合在一起，然后在其中放电，以模仿原始地球时的大气环境。最后，米勒合成了一些有机分子（氨基酸）。

然而，仅仅过了几年，然而，仅仅过了几年，这被认为是进化论史上重大突破的实验，被宣告无效。因为实验中所采用的气体成分同真正地球上的状况大相径庭。[20]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米勒承认他在实验中使用的空气环境是子虚乌有的。[21]

二十世纪所有进化论者用于解释生命起源的努力，都宣告失败。美国加州圣迭戈思克力普斯研究所的地球化学家杰弗里·巴达，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地球》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了这一事实：

"在告别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面对的最大的、从二十世纪一开始就未能解难题，就是：地球上的生命如何起源的？"

进化论的最大骗局之一，就是它想象生命可以从如上图所示的原始地球自然地出现。他们进行了大量类似米勒的研究，试图证明这些宣言。然而他们依然在科学事实面前遭受了巨大的失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结论证明，他们所描述的原始地球的大气是完全不适合生命的。

生命的复杂构造

为什么进化论在生命起源问题上会陷入这样的绝境呢？那是因为即便是最简单的生物也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构造。生物的细胞比任何人造的技术产品都要复杂得多。今天，即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也不可能用有机化学物质制造出一个生物细胞。

细胞形成所要求的状况，其量度是极其巨大而不能用偶然来解释的。用于组成细胞的一个普通蛋白质，其偶然

所有关于生命的信息都储藏在DNA分子中。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信息储藏方式，证明了生命并非来源于偶然，而是来自于一个刻意的设计，或者更准确的说，它是被绝妙创造出来的。

形成的的几率是10的九百五十次方分之一。在数学中，任何小于10的50次方分之一的可能性，都被认定为不可能发生的。

细胞核中的记录遗传信息的DNA分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材料。如果将一个DNA中的信息密码全部记录下来，估计将需要九百部每本五百页的书籍。

一个非常有趣的困境是：DNA只有在其它特殊蛋白质分子（酶）的帮助下，才能自我复制。然而，这种酶又只能被DNA中的信息密码识别。由于它俩彼此依赖，它俩必须同时存在才能进行复制。这让生命自我起源的推测进入僵局。美国加州圣迭戈大学著名的进化论者莱斯利·欧格尔教授，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中，承认了这一事实：

“蛋白质与核酸，两者的构造都很复杂，如果要它俩同时自然地出现在同一地方，是极其不可能的。同时，如果只需要其中一个存在而撇开另一个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不得不得出结论：生命绝对无法通过化学途径起源。”[23]

毋庸置疑，如果生命不可能是自然起源的话，那就只能承认生命是以一种超自然的途径被创造出来的。这一事实明确宣告了以否认创造为主要目的的进化论的无效。

进化论的虚拟机制

否定达尔文学说的第二重点就是，进化论宣称宣称一种“进化机制”在运行，然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进化的力量。

达尔文宣称的进化完全建立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上。他强调这一机制的重要性，反映在他的书的书名中——《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

自然选择认为越强壮越能适应自然环境的生物，将从生存斗争中存活。

例如，一个生存在野兽威胁下的鹿群中，跑得快的鹿将会幸免。因此，这个鹿群将由健壮快跑的个体组成。然而，毫无可疑的是，这一机制不可能让鹿进化或变化成另外的物种，比如，马。

因此，自然选择的机制并不具备进化的能力。达尔文也

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不得不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写道：

“自然选择只有在有利的个体差异或变异发生时才有效。”[24]

拉马克的影响

因此，这些“有利的差异”是如何发生的呢？达尔文试图以那一时期人们对科学的初级理解来回答这一问题。根据达尔文之前的法国生物学家谢瓦利埃·德·拉马（1744-1829）的观点，生物将它们生命中所获得的特性传递给下一代。他声称这些一代代积累的特性，造成了新物种的形成。例如，他宣称长颈鹿是由羚羊进化来的，因为它们努力去吃树叶，它们的脖子便通过一代代的演变而变长。

达尔文使用了类似的例子。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他说某些熊因为到水中寻找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成了鲸。[25]

然而，格雷戈·门德尔（1822-1884）的遗传法则的发现及二十世纪遗传学的证实，完全地推翻了后天获得的特性可遗传至下一代的神话。因此，自然选择作为进化机制的说法不攻自破。

新达尔文主义及突变

为了找到解答，达尔文主义者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创立了“新达尔文主义”这一现代的荒谬学说。新达尔文主义除肯定自然演变之外，增加了突变说，宣称生物基因根据一些外部因素，如辐射或复制错误等，可以发生“有利变异”。

今天，世界上捍卫进化论的就是新达尔文主义。这一学说宣称，数以千百万计的的生物是由生物的很多器官（如耳朵、眼睛、肺、翅膀等）产生突变（即遗传混乱）后，综合形成的结果。然而，有一个科学事实却可以完全反驳这一学说：突变并不会导致生物的发展；相反地，它通常导致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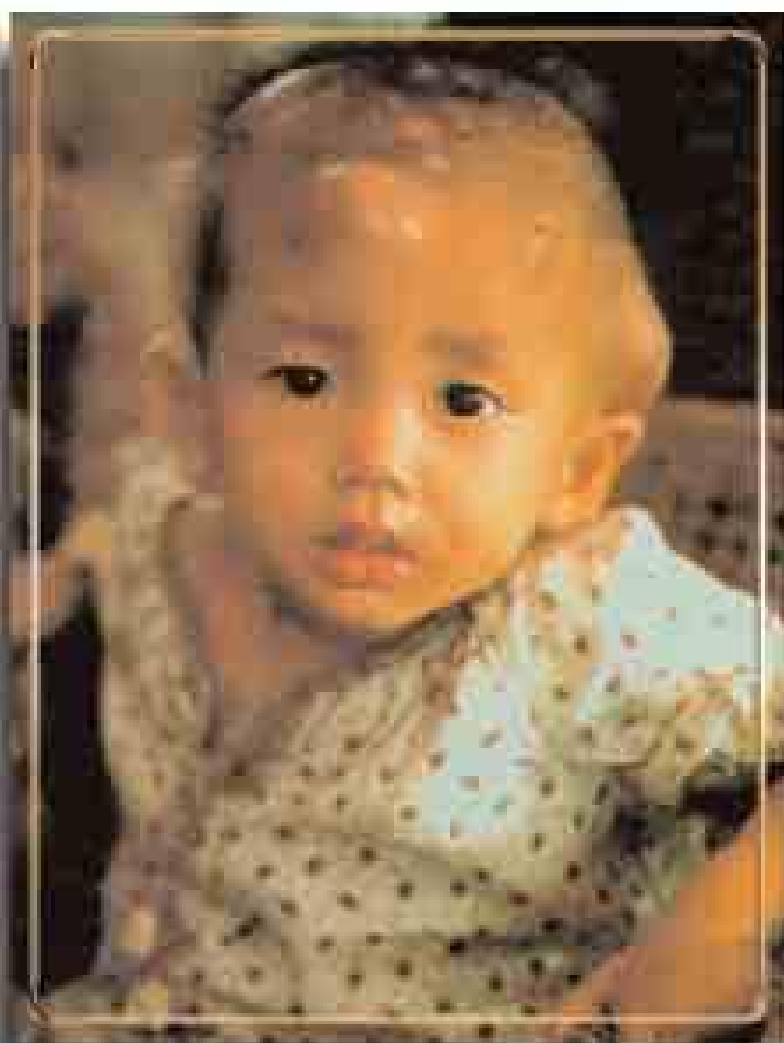
原因很简单：DNA具有非常复杂的构造，随意的影响只能导致对它的伤害。美国遗传学家B·G·兰加纳坦解释如下：

“首先，基因突变在自然界中极少发生。其次，绝大多数突变都将导致伤害，因为它们是随意的，而并非基因结构的有序变化；任何对高秩序系统的随意改变，都将带来更糟糕的结果，而不可能改善。例如，一个地震发生，震动了诸如大楼这样高秩序的结构，这种随意改变大楼结构的变化，无论如何不可能让大楼变得更好。”[26]

因此，没有任何突变是有益的、可以改善遗传密码的。所有的突变都被证实具有危害性。作为“进化机制”的突

突变，事实上只会对生物造成伤害、导致残疾。（基因突变对人类最常见的影响就是癌症。）自然地，一个破坏性的机制不可能成为“进化机制”。

另一方面，自然选择“靠自身不能做任何事”——就如同达尔文自己也承认的那样。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大自然根本不存在什么“进化机制”。

由于没有进化机制的存在，所谓“进化”的假想过程也就毫无立足之地。

突变——破坏或替换DNA分子——是由外在的影响如辐射或化学作用等导致的。这是一个受到核辐射而导致突变的越南男孩。

化石记录：不存在中间环节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进化论所假想的情况没有任何的化石记录。

根据进化论，每一种生物都是从上一物种进化而来的。一个先前存在的物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成了另一物种——所有物种都是这样。这就是说，这种转变过程持续了千百万年。

既然这样，无数的中间变种应该存在并生活在这一转变时代中。

例如，某种半鱼半爬行动物的生物应该生存在过去，它们既具有已有鱼的特点又具有某些正在获得中的爬行动物的特点。或者应该存在某种半爬行动物半鸟的生物，它们既具有已有爬行动物的特征又有某些鸟类的特性。因为他们在过渡期间，应该是残缺、不健全的生物。进化论者假象这些生物，以“过渡形式”生存在过去。

如果这样的动物确实存在的话，应该有数以千百万计甚至数以亿万计的品种和数量。更重要的是，这戏奇怪生物的遗骸应该被保存在化石记录之中。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解释道：

“如果我的学说是真的，无数的中间变种，必然存在……因此，它们的存在证据理应在化石残骸中找到。”[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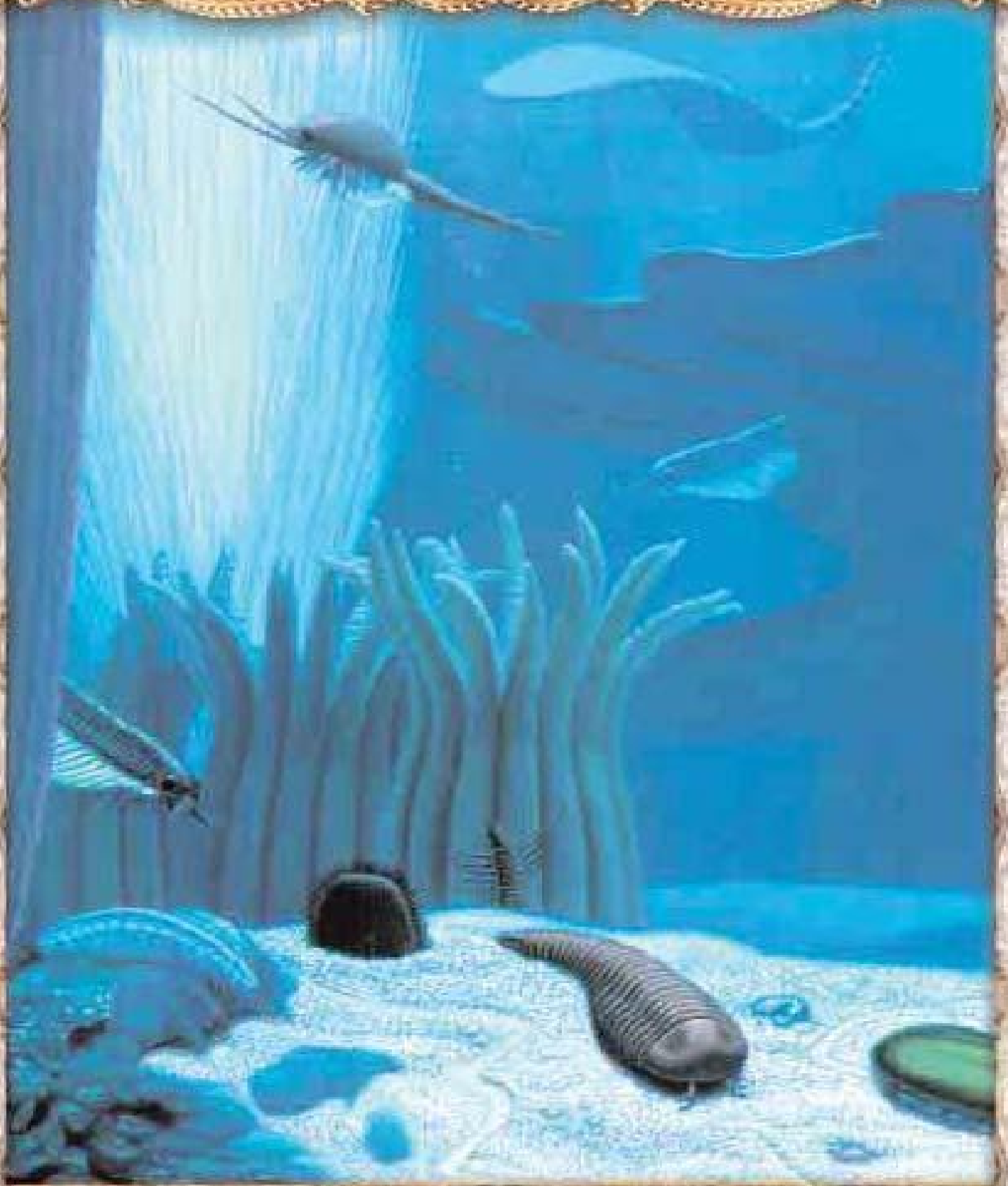
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年前（侏罗纪时代）的蜻蜓化石，与今天的蜻蜓并无二致。

达尔文希望的破灭

然而，虽然进化论者们从十九世纪中期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竭力寻找化石，任何中间变种都没有被发现。所有的化石，与进化论者们的期望恰恰相反，都显示地球上的生命是以完全形式突然间出现的。

著名的英国古生物学者德里克·V·埃杰尔，承认了这一事实——虽然他也是一名进化论者，他说：

“如果我们细致地检查化石记录——无论是其秩序还是物种——一次次地细致检查，我们发现不了逐步的进化，却只会看到一群群物种的突然爆发。”[28]

这意味着在化石记录里，所有的生物物种都以完全形式突然间出现，而其间并没有任何中间形式。这是达尔

进化论宣称生物物种是逐步从一种形式进化到另一种形式的。然而，化石记录却明确地反驳了这种主张。例如，在大约五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大量的生物物种突然间出现。这些生物具有非常复杂的结构。这一事实，在科学上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创造的一个明显证据。

文假说的一个对立面。同样的，这也是生物被创造的一个有力证据。生物物种以细节完全的形式突然间出现，而没任何进化的祖先，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它是被创造出来的。

这一事实也被知名进化论者、生物学家道格拉斯·弗图伊玛所承认：

“在创造与进化之间，对于生命的起源很难做出解释。生物或是以完全的形态出现在地球上的，或者不是。如果不是，它们必然是从先前的物种逐步发展而来。如果它们确是以完全的状态出现的，它们就必然是被某种全能的智慧所创造出来的。”29

化石显示，所有的生物都是以完全的状态出现在地球上的。这就是说，“物种起源”，与达尔文的假想完全相反，不是进化，而是创造。

人类进化的故事

进化论通常带来的一个课题就是人类的起源。达尔文主义者宣称现代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在这一所谓的进化过程中——通常被认为是四五百万年前——某些介于现代人与猿之间的“过渡形式”理应存在。根据这一完全的假想推测，四个基本“种类”如下所述：

1、 南方古猿；

2、 能猿人（东非猿人）；

3、直立猿人；

4、现代人。

进化论者将所谓人类最早祖先的类人猿称为“南方古猿”。这些生物事实上只是早已灭绝的一个古老物种。两位世界知名的解剖学家——英国的罗德·索里·朱克曼及美国的查尔斯·奥克斯纳德教授，通过对不同南方古猿的大量研究之后，发现这些古猿属于普通种类的猿，早已灭绝，没有任何人类特征。[30]

进化论者们分类的人类进化的下一阶段是“猿人”。根据他们的宣称，“猿人”系列的生物是比南方古猿更进步的。进化论者们通过这些生物的不同的化石，以一种特别的秩序，设计出一个奇特的进化方案。这一方案仅仅是一种幻想，因为这些不同的层次之间，从没有被证实出有任何的进化关系。恩斯特·迈尔——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进化论者之一，他在其《一场持久论辩》一书中写道：“特定的历史谜团，诸如生命的起源或人类的起源，是极其难解的，甚至可能与最近的解释相违背。”[31]

通过列举出南方古猿—能猿人—直立猿人—现代人这一链条，进化论者们暗示他们之间上一物种是下一物种的祖先。然而，古人类学家们最近的发现却揭示南方古猿、能猿人和直立猿人在同一时期生活在地球的不同地方。

此外，一些特定的猿人如直立猿人，一直生存到了非常近代的时期。而类现代人与现代人则共同生活在同一个

地区。[32]

这一状况清楚地指示出它们依次为下一物种祖先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来自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史蒂芬·杰·古尔德，自身也是一名进化论者，他解释进化论陷入的这一僵局时说：

“三种体系的原始人（南方古猿、能人与直立人）共同生存在同一时期，很清楚地显示出它们之间并非一个物种起源于另一个物种。我们的路将如何走下去呢？甚至，这三个物种中没有任何物种在它们的存在期内显示出任何进化的趋势。”[34]

简而言之，作为人类进化“证据”的、出现在媒体和书本上的多种多样“半猿半人”的生物，事实上只是一种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言。

罗德·索里·朱克曼——英国最著名、最受尊重的的科学家之一，曾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数年的研究，并研究南方古猿长达十五年之久，最后得出结论——虽然他自己也是一名进化论者——类人猿与人类之间根本没有所谓的家族关系。

朱克曼还根据自己对科学与非科学的认定，做了一个有趣的“科学谱”排列。根据朱克曼的科学谱， 最科学的领域——根据明确数据——是化学与物理。其次是生物科学，再其次是社会科学。在“科学谱”最远端尽头，即他认为最不科学的领域，是稍靠前的“超感”——即诸

虚构的“原始人”图像经常以故事形式出现于宣传进化论的报纸杂志上。建立在这些虚构图像上的故事，仅仅是其作者们的幻想。由于进化论在科学事实面前已经遭遇巨大的失败，当今的科学杂志上已经极少出现有关进化的报道。

如心灵感应与第六感等概念——以及最后最远的“人类进化”。朱克曼这样解释：

“我们然后离开客观真实的记录，转向那些假定的生物科学领域，例如超感或者人类的进化。忠实的进化论者相信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即便是某些互相矛盾的事实也是有可能的。”35

人类进化的故事最终只是那些盲目坚持他们学说之人，对与人类毫无关系的物种化石编造出来的解释。

眼睛与耳朵

进化论不能回答的另一课题是眼睛与耳朵的优越感官特性。

在对眼睛这一课题展开论述之前，让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我们是怎样看到东西的。光线从物体反射进入眼睛视网膜，通过视网膜细胞，光线装换为电子信号，到达大脑的“视觉中枢”点。在这个中枢点，这些电子信号再转换为系列的图像。通过这一技术背景，我们应该想到些什么呢？

大脑是与光线隔绝的。这意味着其内部是完全黑暗的，没有任何光线到达这一位置。因此，“视觉中枢”从未接触过光线，它甚至可能是你所知道的最黑暗的位置。然而，在这高暗区域，你看到了一个明亮而鲜艳的世界。

眼睛里形成的图像是极其清晰的，即便是二十世纪的技术也难以企及。例如，看一下你双手捧着正在阅读的这本书，然后抬起头环顾四周。你在其它地方看到过这样清晰的影像吗？即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视机厂家生产的电视荧屏，也无法为你提供这样清晰的图像。这是一个三维的、彩色的、极度清晰的图像。一百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工程师们一直在努力去达到这种清晰度。为了这一目标，人们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工厂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方案和设计。再看一下电视荧屏与你手上的书。你会看到在它俩之间，清晰度与分辨率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

同照相机和录音设备相比，眼睛和耳朵要复杂得多、成功得多，它俩的设计远远超越于这些高科技产品。

电视荧屏给你展示的只是二维图像，而你的眼睛给你提供的却是三维立体影像。

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工程师们试图制造一种三维电视，以企及眼睛的视觉质量。是的，他们造出了三维电视系统。然而，这种系统只有在带上三维眼镜之后才能看出效果，并且，这只是一种虚拟三维——背景越模糊，前景才越能显示出效果。要生产出类似眼睛的清晰度与分辨率的视觉效果，是不可能的。无论是相机还是电视机，图像的质量都是有欠缺的。

进化论者宣称进化机制偶然间产生了这一高度清晰的视觉。现在，如果某人告诉你，你家里的电视机是偶然间产生的，它的所有原子在偶然间聚到了一块，就形成了这一产生图像的装置，你会怎么想？！

如果一个产生图像的装置不可能是偶然自动形成的——这一装置的图像相对眼睛而言落后得多，那么很明显的，眼睛及通过眼睛产生的图像绝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

同样的情形适用于耳朵。耳廓收集到声波，通过外耳传到中耳，中耳将声波振动增大后再传入内耳，内耳将这些振动翻译转换为电子信号后传入大脑。就如同眼睛有视觉中枢一样，大脑中的听觉中枢形成了听觉活动。就像与光线隔绝一样，大脑同样与声音隔绝，其中不容许有任何的声音。因此，无论外部多么喧闹，大脑内部都是完全的寂静。然而，大脑却感知到了最敏锐的声音。在你完全寂静的大脑中，你听到了交响乐，听到了所有的声音。然而，有什么精密仪器探测到你大脑中的声波吗？那只是一片完全的寂静。

数十年以来，许多人致力于从事生成与重现声音的装置。他们的努力导致了录音机及高保真、高灵敏度的声音仪器的出现。然而，虽有这一技术与成千上万工程师们的努力，能与耳朵感觉到的敏锐而清晰的声音相媲美的声音，依然无法产生。想一下音乐工业中最大的公司生产的最高质量的高保真声音系统。即便是这些设备，记录声音时依然会有遗漏；或者当你打开高保真音响设备时，在音乐开始前你总会听到一些嘶嘶声。然而，人体技术产生的声音是极其敏锐清晰的。人的耳朵从不会像高保真音响那样有嘶嘶声，也不会受天电干扰；它精确地感知声音，清晰而

而敏锐。这是从人被创造伊始就具备的。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造的视听装置能够如眼睛和耳朵那样敏锐和成功。视觉与听觉越受到关注，真理就越显得伟大。

大脑中的视听意识来自于谁？

人们可以在大脑中以意识去观看迷人的世界、倾听音乐与鸟鸣、嗅闻花的芳香。

电子信号从人的眼、耳、鼻传输到大脑。在生物学、生理学以及生物化学的书籍中，你可以找到很多有关这一形式的细节描述。然而，你却不能发现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在大脑中具有图像、声音、气味以及其它感觉的意识。大脑不需要眼睛、耳朵或鼻子，却能具备所有这些意识。这些意识来自于谁呢？当然，它不可能来自与组成大脑的神经、脂膜或神经元。这是相信任何事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达尔文——唯物论者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之一。

因为这种意识是真主创造的一种精神，它观看图像不需要眼睛，倾听声音不需要耳朵。甚至，它思维也不需要大脑。

任何读到这一明确而科学的事实之人，应该想到全能的真主，敬畏并向他寻求庇护。真主在人脑中仅只几立方厘米的暗黑之地，让人感受到了三维、彩色、阴影与明亮。

某人在大脑中感受看着一头海豹。同样地，他在他的大脑中审查着他看到的这一生物。他认识到的这一事情，向他显示了真主的完美创造以及他智慧与知识的优越性。

唯物主义者的信仰

我们至今所提供的信息告诉我们进化论是与科学发现格格不入的。进化论宣称的生命的起源与科学相互矛盾，其提出的进化机制毫无进化能力，化石证明了进化所必须的中间环节根本不存在。因此，进化论应当作为一种非科学观点而被抛弃。历史上，有很多观点都被摒弃出科学范畴，如地球中心论等。

然而，进化论至今还被纳入科学范畴。某些人甚至企图将反进化论指责为“反科学”。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一学说是某些团体赖以生存的基础信条。这些团体盲目地遵从唯物主义并接受进化论，是因为只有唯物主义的

解释能使它们获得发展。

有趣的是，它们有时也会承认这一事实。一个非常著名的遗传学家及坦率的进化论者，来自哈佛大学的理查德·C·列万廷教授，承认他“首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科学家”：

“并不是科学的方式和制度迫使我们去接受唯物主义对这个卓越世界的解释，相反的，来出于对唯物主义的信奉，我们被迫去创立一个研究机制及一系列符合唯物主义的概念——无论它是如何反直觉的，也无论它是如何的莫名其妙。唯物主义是绝对的，我们不能容忍神的脚步进入这一领域。”[36]

这些都明白的告诉了我们，达尔文主义是支持唯物主义的一种信条。这一信条主张除物质外没有的任何存在。因此，它坚称无生命、无意识的物质创造了生命。它坚持千百万计的不同生物物种（如鸟、鱼、鹿、虎、昆虫、树木、花草、鲸、人类等等）都起源于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如下雨、闪电等等，是无生命物质的产生。这一说法是违背理智与科学的！达尔文主义者们依然为它辩解的理由就是“不能容忍神的脚步进入。”

任何没有以唯物主义偏见去看待生命起源之人，将会看到这一明显的真理：所有生命都是独一造物主所创造的，他是全能、全智与全知的。这一造物主就是真主，他从无到有创造了整个宇宙、设计了它最完美的形式、创造了所有的生命。

进化论是世界的最大魔咒

任何不存偏见、不受特定思想意识影响的人，只要以他或她的理智与逻辑去判断，必会清楚地明白进化论的信条是绝不可能的，它毫无科学或文化依据，只会将人带入社会迷信之中。

正如上面所解释的，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认为将少量的原子和分子投入一个巨大的容器之中，就能产生出有思想有理智的教授和大学生们，以及诸如爱因斯坦和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家、诸如汉弗莱·博加特、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卢奇亚诺·帕瓦罗蒂这样的艺术家，还有羚羊、柠檬树、康乃馨等等。此外，由于相信这一谬论的科学家与教授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之人，将这一学说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魔咒”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从未有过其它信仰或观点思想能如此夺走人们的理智思维，让人们盲目地拒绝理性与逻辑思考、背弃真理。这甚至比古埃及人崇拜太阳神拉、某些非洲崇拜图腾、萨巴人崇拜太阳、先知易卜拉欣（即亚伯拉罕，祈真主赐其平安）的民众崇拜他们自己亲手雕刻的偶像或先知穆萨（即摩西，祈真主赐其平安）的民众崇拜金牛犊还要恶劣与盲目！

事实上，真主在《古兰经》中指出了这种理智的欠缺。在很多经文中，真主叙述某些人的心智将被关闭，他们因此无能看见真理。部分经文如下：

“不信道者，你对他们加以警告与否，这在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毕竟不信道。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膜；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古兰经》2：6-7）

“我确已为火狱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他们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这等人好像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疏忽的。”（《古兰经》7：179）

“假若我为他们开辟一道天门，而他们从那道天门继续登天，他们必定说：‘我们的眼睛受蒙蔽了，不然，我们是中了魔术的民众。’”（《古兰经》15：14-15）

进化论这一魔咒在一百五十年间奴役了宽广的社会、让人们远离了真理，这种震惊令人难以用言语来表述。少数人可能会相信某些充满愚蠢和荒诞的无理智推测。然而，遍布世界的许多人相信无意识、无生命的原子突然间聚到一起，就此形成了秩序而规律运作的完美无瑕的宇宙、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地球的完全适宜生命生存的行星、形成了充满无数复杂系统的各种生命。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只能用“魔术”一词来解释。

事实上，在《古兰经》中记述了先知穆萨（摩西）与法老的故事，以说明那些支持无神论的人，实际上是受到魔术的影响。当法老被告知真理的宗教之时，他让摩西去会见他的魔术师们。当摩西见到那些魔术师的时候，他让他们首先展示他们的能力。下面这节经文这样记述：

“他说：‘你们先抛吧！’当他们抛下去时，（变出的大蛇）眩惑了众人的眼睛，而且使人们恐怖。他们施展了大魔术。”（《古兰经》7：116）

正如我们所见，法老的魔术师们能够欺骗人民大众——除了穆萨以及那些追随他的人之外。然而，穆萨的迹象破除了这一魔咒：

“我启示穆萨说：‘你抛出你的手杖吧。’于是，那条手杖立刻消灭了他们所幻化的（大蛇）。于是，真理昭著，而他们所演的魔术变成无用的。法老等当场败北，而变为屈辱者。”（《古兰经》7：117-119）

如我们所见，当人们意识到中了魔咒，他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种幻觉的时候，法老的魔术师们便失去了所有的可信性。

在当代的今天，那些受到类似魔咒影响、相信那些打着科学幌子的荒谬理论之人，当真理显现、魔咒被破除之后，也将会受到类似的屈辱。事实上，无神论哲学家及进化论支持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承认了他对这一前景的担忧：

“我自己确信进化论——特别是它被应用的范围——未来将被作为一个巨大的笑话而载入史册。对于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假说竟然会得到广泛的认可，后人们将会感到极其诧异和怀疑。”[37]

这一未来并不遥远了，人们将会很快认识到“偶然”并不是神灵，将会把进化论作为世界上最恶劣的欺诈与最严重的魔咒加以回顾。这一魔咒已经开始在世界上快速消失。许多看清其真实面目之人，对于自己曾经竟然接受它将会感到非常地惊异。

他们说：“赞你超绝，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你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的。”

（《古兰经》2：32）

注 释

1. *Sahih Bukhari*
2. *Sahih Bukhari*
3. Buddhism,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3, Copyright © 1908 by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Online Edition Copyright © 1999 by Kevin Knight, http://www.newadvent.org
4. Edward Washburn Hopkins, *The Religions of India*, Ginn & Company, pp. 319-320
5. Dr. Ali Ihsan Yitik, *Hint Kokenli Dinlerde Karma Inancının Tenasuh Inancıyla Iliskisi* (The Relation of the Idea of Karma in Indian Religions with the Ideaof Reincarnation) , pp. 130-131
6. Sean Robsville, *Arguments Against Buddhism*, http://www.geocities.com/scimah/argumentsagainstbuddhism.htm
7. Thomas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p. 74; Vijitha Rajapakse "Buddhism in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A note on a Victorian evaluation and its comparativist dimens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35, no. 3 (July 1985), p. 298
8.Thomas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p. 90; Vijitha Rajapakse "Buddhism in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A note on a Victorian evaluation and its comparativist dimens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35, no. 3 (July1985), p. 301
9. Ryhs Davids, *Buddhism-A Study of the Buddhist Norm,* (London, n.d.), p. 79; Vijitha Rajapakse "Buddhism in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A note on a Victorian evaluation and its 'comparativist dimens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35, no. 3 (July 1985), p. 299
10. Jason DeBoer, "Sublime Hatred: Nietzsche's Anti-Christianity," http://www.absinthe-literary-review.com /archives/fierce6.htm
11. Jason DeBoer, "Sublime Hatred: Nietzsche's Anti-Christianity," http://www.absinthe-literary-review.com /archives/fierce6.htm
12. Robert G. Morrison, *Nietzsche and Buddhism: A Study in Nihilism and Ironic Affinities*, Reviewed by David R. Loy. *Asian Philosophy*, Vol. 8, No. 2, (JUly 1998), pp. 129-131,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EPT/ loy.htm
13. Michael Baigent, Richard Leigh, Henry Lincoln, *Messianic Legacy*, London: Corgi Books, 1991, p. 184
14. *"Buddha as Fiction"* excerpt from *Pagan Christs*, by JM Robertson, Dorset Press
15. Psalms, 149:1-9; 145:1-17; 110:1-7, Isaiah 66:13-4, Daniel 9:23-4
16. Henry C. Warren, *Buddhism in translation*, p.481-82
17. John Hogue, *The Messiahs, The visions and prophecies for the second coming,* Element Books, p. 35

18. Sidney Fox, Klaus Dose, *Molecular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 of Life*, W.H. Freeman 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1972, p. 4.
19. Alexander I. Oparin, *Origin of Life*, Dover Publications, NewYork, 1936, 1953 (reprint), p. 196.
20. "New Evidence on Evolution of Early Atmosphere and Lif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vol 63, November 1982, p. 1328-1330.
21. Stanley Miller, *Molecular Evolution of Life: Current Status of the Prebiotic Synthesis of Small Molecules*, 1986, p. 7.
22. Jeffrey Bada, *Earth*, February 1998, p. 40
23. Leslie E. Orgel, "The Origin of Life on Earth", *Scientific American*, vol.271, October 1994, p. 78.
24.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p. 127.
25.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84.
26. B. G. Ranganathan, *Origins?,* Pennsylvania: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88, p. 7.
27.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79.
28. Derek A. Ager, "The Nature of the Fossil Record",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Ge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87, 1976, p. 133.
29. Douglas J. Futuyma, *Science on Trial*,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3. p. 197.
30. Solly Zuckerman, *Beyond The Ivory Tower,* Toplinger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70, pp. 75-94; Charles E. Oxnard, "The Place of Australopithecines in Human Evolution: Grounds for Doubt", Nature, vol 258, p. 389.
31. "Could science be brought to an end by scientists' belief that they have final answers or by society's reluctance to pay the bills?" *Scientific American,* December 1992, p. 20.
32. Alan Walker, *Science*, vol. 207, 7 March 1980, p. 1103; A. J. Kelso, Physical Antropology, 1st ed., J. B. Lipincott Co., New York, 1970, p. 221; M. D. Leakey, Olduvai Gorge,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1, p. 272.
33. Jeffrey Kluger, "Not So Extinct After All: The Primitive Homo Erectus May Have Survived Long Enough To Coexist With Modern Humans," *Time*, 23 December 1996.
34. S. J. Gould, *Natural History*, vol. 85, 1976, p. 30.
35. Solly Zuckerman, *Beyond The Ivory Tower,* p. 19.
36. Richard Lewontin, "The Demon-Haunted Worl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9, 1997, p. 28.
37. Malcolm Muggeridge, *The End of Christendo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p. 43.